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
本影印原書版框高十四釐
米寬十·三釐米



五代史記

陳師錫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自生民已來一治一亂旋相消長未有去仁而興積仁而亡者甚哉五代不仁之極也其禍敗之復殄滅剝喪之威亦其效耳夫國之足以存者以相自任刑戮相高兵革不休夷滅構禍上猶易史變國若傳舍生民膏血陰草野骸骼暴虐小惡君民相眎如鬻蠻草木幾何其不胥為夷也皇天悔禍 真人出寧易暴以仁轉禍以德民咸保其首領收其族屬正性令 小邪方夷夏相示連兵亂結非無忠良之十明謀單智以緩

之死乃堙沒而無聞矣否閉極而泰道升

聖人作而萬物覩指揮中原兵不頓刃向之滔天巨猾搖毒煽禍以害斯人者蹈鼎鑊斧鑕之不暇豈非人邪天與人相為表裏和同於無間聖人知天之所助人之所歸國之所恃以為固者仁而已非特三代然也堯舜之盛唐漢之興秦隋之暴魏晉之亡南北之亂莫不由此也五代鉅今百有餘年故老遺俗往往垂絕無能道說者史官秉筆之士或文采不足以耀無窮道學不足以繼述作使五十有餘年間廢興存亡之迹姦臣賊子之罪忠臣義士之節不傳於後世來者無所考焉惟廬陵歐陽公慨然以此自任蓋潛心累年而後成書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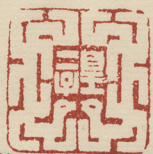


事迹實錄詳於舊記而褒貶義例仰師春秋由遷固而來未之有也至於論朋黨官女忠孝兩全義子降服豈小補哉豈小補哉

公脩五代史記褒貶善惡其法甚精發論必以嗚呼曰此亂世之書也吾用春秋之法師其意不襲其文其論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此其志也書滅舊史之半而事迹比舊史添數倍議者以謂功不下司馬遷又謂筆力馳騁相上下而無駸雜之說至於紀例精密則遷不及也亦嘗自謂我作伶官傳豈不滑稽也

公遺事

五代史記序終



唐

具越

錢鏐

文權

弘佐

弘徽

閩

王審知

延翰

鑄

昶

延義

延政

具

揚行密

渚

演

淳

南唐

李昇

璟

楚

馬殷

希範

希範

希範

希範

希範

希範

梁

太祖

後唐

莊宗

明宗

晉

高祖

高祖

梁

太祖

後唐

莊宗

明宗

晉

高祖

高祖

蜀

王建

衍

後蜀

孟知祥

昶

昶

南平

高季興

從誨

保融

保勗

鏐

鏐

南漢

劉隱

夔

玢

晟

鏐

鏐

南漢

劉昊

史鈞

鏐

宋

梁都汴統七十八州二主十七年。後唐都洛統

百二十三州四主十三年。晉都汴統一百九州

二主十一年。漢都汴統一百六州二主四年。

周都汴統百十八州三主九年。吳據廬州統二

十八州四主四十六年。南唐據金陵統三十五

州三主三十五年。前蜀據廣州統四十八州一

主三十五年。後蜀據成都統四十六州二主三

十六年。南漢據廣州統四十七州五主五十五

年。楚據潭州統二十三州六主五十七年。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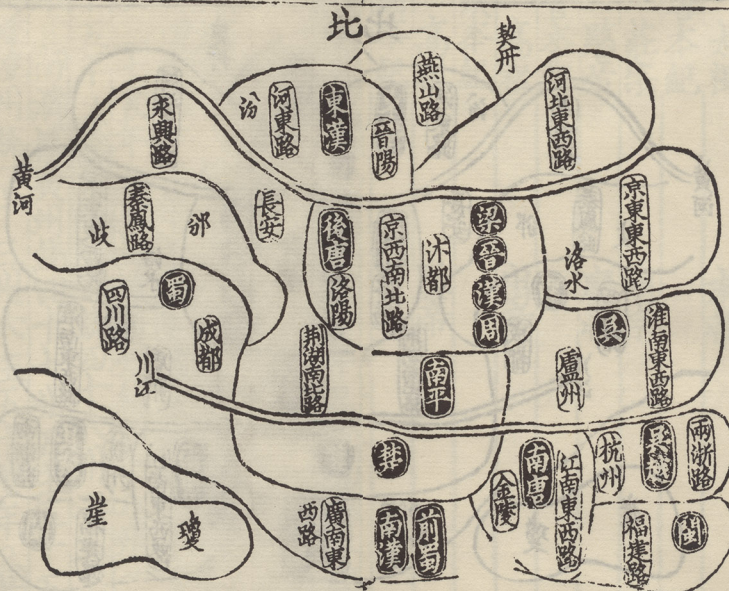
越據杭州統十三州四主八十四年。閩據福州

統五州六主五十五年。南平據荆南統三州五主

五十七年。東漢據太原統十一州四世二十八

五代分據地理之圖

梁自篡唐都汴而河東汾晉間為李克用所據鳳翔邠岐則李茂貞保而有之故所統州治為最少唐既并梁取燕既又收蜀旋復失之故所統州治



差多晉始皆唐求援契丹乃以十六州入賂而中華沒為虜地至漢之末劉崇復據汾并迄周之代而世宗僅復三關今大約纂其圖于左方云

京本增修五代史詳節目錄

○卷之一

梁本紀

末帝

太祖

唐本紀

明宗

莊宗

廢帝

愍帝

晉本紀

出帝

高祖

漢本紀

隱帝

高祖

周本紀

世宗

太祖

○卷之二

梁家人傳

元貞皇后張氏

文惠皇后王氏

康王友孜

博王友文

唐家人傳

皇后劉氏

正室劉氏

存義

克寧

淑妃王氏

繼岌

秦王從榮

從景

重美

晉家人傳



皇后李氏

皇后馮氏

漢家人傳

周家人傳

皇后柴氏

皇后符氏

○卷之二

梁臣傳

敬翔

龐師古

寇彥卿

牛存節

賀壤

朱珍

葛從周

劉鄩

楊師厚

謝彥章

唐臣傳

郭崇韜

周德威

史建瑭

元行欽

臣翰

安重誨

符存審

王建及

烏震

○卷之四

唐臣傳

孔諫

李巖

劉延朗

豆盧革

趙鳳

張憲

張延朗

朱弘昭

康義誠

任圜

李襲吉

蕭希甫

馮贇

劉賚

晉臣傳

桑維翰

吳錡

漢臣傳

史弘肇

王章

李業

○卷之五

周臣傳

王朴

扈載

死節傳

王彥章

劉仁贍

死事傳

張源德

姚洪

張敬達

沈斌

史彥超

一行傳

鄭遨

石昂

景延廣

楊邠

劉銖

鄭仁誨

裴約

夏魯奇

王思同

翟進宗

王清

孫晟

張薦明

程福賈

李自倫

六臣傳

張文蔚

張策

薛貽矩

義兒傳

李嗣昭

伶官傳

周匝

景進

郭門高

宦者傳

張承業

馬紹宏

○卷之六

雜傳

王鎔

王處直

李茂貞

溫韜

李罕之

趙彥

李振

孔循

楊涉

趙光逢

蘇循

李存孝

敬新磨

史彥瓊

張居翰

孟漢瓊

羅紹威

劉守光

韓建

王師範

孟方立

馮行襲

裴迪

孫德昭

劉知俊

賀德倫

闕寶

康延孝

張全義

朱友謙

袁象先

朱漢賈

段凝

趙在禮

霍彥威

房知溫

○卷之七

雜傳

王晏球

王守恩

康福

郭延魯

華溫琪

萇從簡

張筠

李周

劉處讓

張希崇

皇甫遇

王弘贄

劉審交

王周

高行周

安叔千

馮暉

皇甫暉

王進

劉詞

王環

范延光

安重榮

安從進

楊光遠

杜重威

李守貞

張彥澤

慕容彥超

○卷之八

雜傳

馮道

李琪

李愚

盧尊

劉昫

盧文紀

馬胤孫

劉嶽

馬縞

崔統

李澤

和凝

呂琦

何澤

史圭

李崧

張允

裴皞

王仁裕

王延

馬重績

趙延義

○卷之九

十國世家

吳

楊行密

楊渥

楊隆演

楊溥

徐溫

南唐

李昇

李景

前蜀

王建

王衍

後蜀

孟知祥

孟昶

南漢

劉隱

劉龔

劉玢

劉晟

劉鋹

楚

馬殷

馬希聲

馬希範

馬希廣

馬希萼

○卷之十

吳越

錢鏐

錢元瓘

錢佐

錢俶

閩

王審知

王延翰

王鏐

王繼鵬

王延義

王延政

南平

高季興

高從誨

高保融

高保勗

東漢

劉晏

劉承鈞

劉繼恩

四夷

阿保機

邪律德光

兀欲

述律

京本增修五代史評節目錄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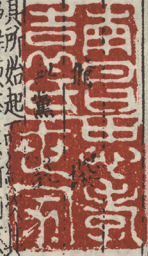


五代史詳節卷之一

歐陽



徐



本紀因書以爲名本原其所始起
故事以時也即位以前其事詳原本其所自來
故曲而備之見其起之有漸有暴也則自以
後其事略居傳任重所責者大故以書者簡
惟簡乃



封梁王

弒昭宗
弒太后

太祖姓朱氏宋州碭山午溝里人也其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生三子曰全昱存温誠卒三子貧不能爲生與其母備食蕭縣唐僖宗乾符四年黃巢起温亡入賊中巢陷京師以温爲同州防禦使時天子在蜀諸鎮會兵討賊温歸河中因王重榮以降天子賜温名全忠拜汴州刺史。天復元年封梁王自劉季述等誅宰相崔胤

外與梁交欲假梁兵盡誅宦者矯制召之王以兵七萬至河中宦官韓全誨劫天子奔鳳翔王兵犯之。三年李茂貞殺全誨天子出幸梁軍殺宦官七百餘人。天

祐元年王遣寇彥卿如京師請遷都洛陽并徙長安居人以東天子行至陝州六軍諸衛散亡天子左右皆梁人矣時李克用李茂貞趙匡凝王建勳行密皆欲舉兵

討梁王遣蔣玄暉弒昭宗。二年王欲代唐使人諭諸鎮遣人告蔣玄暉與何太后私通殺玄暉弒太后。開元年正月張文蔚率百官勸進四月壬戌更名晁即位改元封唐王爲濟陰王升汴州爲開封府建東都。

李思安及晉人戰于潞州敗績。二年正月弒濟陰王

弒臣子之大惡也書濟陰
從其實書弒正梁罪名
都復燃燈以祈福天風俗相傳自天子至于庶人
天下同其嗜樂風俗敝之大者。

梁太祖

四年正月朔始用樂自唐末禮樂亡至是始用二月之九曲池舟傾

帝墮水舊史云元年正月王景仁及晉人戰于柏鄉

敗績吳後晉圍邢州及魏州黎陽貝州棣州九月朔御文明殿入閣而二

見禮失。二年六月友珪反帝崩年六十一

嗚呼天下惡梁久矣自後唐以來皆以為偽也至子
論次五代獨不偽梁而議者譏子矣春秋之旨以謂梁
負大惡當加誅絕而反進之是疑篡也子應之曰是春
秋之志爾魯相公弑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弑子赤而自
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衎
而自立者春秋皆不絕其為君此子所以不偽梁者用
春秋之法也聖人之於春秋用意深故能勸戒切為言
信然後善惡明夫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其
實嘗為君矣書其為君其實篡也書其篡各傳其實而
使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得而掩然後人知惡名不
可逃則為惡者庶乎其息矣春秋於大惡不誅絕之者
不害其優善貶惡之旨也惟不沒其實以著其罪而信
乎後世與其為君而不得掩其惡以息人之為惡能知
春秋之此意然後知子不偽梁之旨也

末帝

末帝太祖第三子友貞也為人美容貌沈厚寡言雅好
儒士太祖即位封均王太祖遇弑友珪自立以王為東
京留守趙巖至東都王私與謀遣告袁象先等以禁兵
討賊友珪死象先遣趙巖請王入洛陽王報曰夷門太
祖所以興王業也北拒并汾東至淮海國家藩鎮多在
東方命將出師利於便近是月即位于東都。自明元
年三月天雄軍亂賀德倫叛附于晉晉王入魏州取德

州。二年三月劉鄩及晉人戰于故元城敗績晉人取

衛州是冬何北諸州悉入于晉。三年十二月晉人取揚州是年王

獲揚州大將周德威兩京共殺二。晉人進軍太行臺因周

月進軍于德勝自四年十二月晉人進軍太行臺因周

拔獲揚州梁人大恐晉遂於德勝。六年四月朱友謙

叛附于晉。謂德元年十月戴思遠襲魏州取成安梁破

敗績晉破州。二年正月戴思遠襲魏州取成安梁破

梁東晉孟俊文德勝自。三年四月唐人取鄆州晉始

五月王彥章取德勝南城唐軍率舟師斷德勝浮梁

十月王彥章及唐人戰于中都敗績死之唐人取曹州

盜竊傳國寶奔于唐而帝崩帝召皇甫麟進

稱唐十月梁始立見

唐不特滅梁而立

唐本紀

莊宗

莊宗其先本號朱邪蓋出於西突厥至其後世別自號

曰沙陀而以朱邪為姓唐德宗時有朱邪蓋忠居虢

金滿州其子執宜歸唐其部落驍勇善騎射號沙陀軍執宜

子曰赤心討龐勛以功拜振武節度使賜姓名曰李國

昌國昌子克用善騎射能仰中雙鳧因國昌拒命據雲

州後亡入達韃克用驍勇車中號李鷓兒其一目眇及

貴號獨眼龍威名蓋代北在達韃從群豪射獵或掛針

于木或立馬鞭百步射之輒中群豪以為神黃巢陷京

師中和二年以步騎萬七千來赴敗巢將橫尸二十里

京師平克用功第一拜河東節度使。四年黃巢敗走

克用追至冤胸不及而旋過汴朱全忠饗之于上源驛

夜以伏兵攻之會大雨滅火克用隨電光還軍中詎其

能仰射
變是

敗黃巢

事于京師信宗和解之光啓元年朱玫討河中王重榮

克用反以兵助重榮敗攻于沙苑遂犯京師信宗出居

于興元。大順元年朱全忠賂宰相張濬請伐克用戰

于陰地瀋軍三戰三敗克用兵大掠晉絳至河中赤地

千里。二年攻王鐸于鎮州以十餘騎渡漳汎覬敵遇

大雨平地水深數尺鎮人襲之克用匿林中擣其馬曰

吾世有太原者馬不嘶馬偶不嘶以免。昭宣二年昭

宗使與李茂貞解仇封克用晉王。天復元年全忠封

梁攻下晉絳河中執王珂以歸晉失三與國劉仁恭以

定皆附于全忠乃為善幣聘梁以求和梁以為晉弱大舉伐晉

二年梁軍乘勝圍太原克用懼謀奔雲州又欲奔幽

奴未決梁軍大疫解去。四年梁遷唐都于洛陽改元

天祐克用以謂劫天子遷都者梁也天祐非唐號仍稱

天復。六年梁攻燕滄州劉仁恭來乞師克用欲不許

存勗諫曰此吾復振之時也今天下之勢歸梁者十七

八疆如趙魏中山莫不聽命是自河以北無為梁患所

卒

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常困我而我急其難可因德而懷

之是一舉而兩得此不可失之機也克用乃為燕出兵

攻破潞州梁圍解去。七年克用疾是歲梁滅唐五月

○嗚呼世久而失其傳者多矣豈獨史官之繆哉李氏

數世皆為沙陀都督然予考于傳記其說皆非也夷狄無姓氏朱邪部族之號耳按野古與朱邪同時人非其始祖唐太宗破西突厥分諸部置十三州以同羅為龜林都督府僕骨為金微都督府按野古為幽陵都督府未嘗有沙陀府也是時西突厥有鐵勒延陀阿史那之類為最大其別部有同羅僕骨按野古等以十數蓋其小者也又有處月廳密諸部又其小者朱邪者處月別部之號耳太宗二十三年已降按野古明年阿史那賀魯叛高宗永徽二年處月朱邪孤注從賀魯戰于牢山為契苾何力所敗後百五十年憲宗時有朱邪蓋沙及子執宜見於中國而自號沙陀以朱邪為姓矣蓋沙陀者大磧也在金莎山之陽蒲類海之東自處月以來居此磧號沙陀突厥而夷狄無文字傳記朱耶又豈不足錄故後世自失其傳至盡忠孫始勝姓李氏李氏後大而夷狄之人遂以沙陀為貴種云

奇兒

存勗克用長子也初克用破孟方立還軍上黨置酒三垂崗一作人奏百年歌至于衰老之際聲其悲坐上懷槍時存勗在側方五歲克用慨然曰此奇兒也後二十年其能代我戰此乎存勗年十一從克用破王行瑜遣獻捷于京師附錄異其狀貌賜以瀉瀉危翡翠盤而撫其背曰兒有奇表後當富貴無忘予家及長善騎射膽勇過人晉春秋通大義尤喜音聲歌舞俳優之戲附錄五年即王位于大原叔父克寧殺季存質倖臣史欽銘告克寧謀叛執而戕之梁夾城兵聞晉有大喪頗懈王乃出兵上黨行至三垂崗歎曰此先王置酒處也會天霧晝暝兵行霧中攻夾城破之梁軍大敗凱旋告廟。十

立皇后

一年即梁朝殺燕王劉守光用其父仁恭于鴈門燭祭

也。十二年魏軍亂賀德倫來附王入魏誅張彥以兵

獻唐受命寶一。同光元年四月即帝位國號唐以魏

州為東京太原為西京十月滅梁。二年正月河南尹

張全義及諸鎮進暖殿物。二月立劉氏為皇后正不

書。七月如雷山賽天神夷狄之車。九月置水於城門穰

熒惑以非。三年三月寒食望祭于西郊里俗。五月

皇太后薨廢朝五日太祖止至於莊宗為嫡母書太

四年二月趙在禮反于貝州李嗣源討之嗣源反入于

汴州郭從謙反四月帝崩年四十三帝薨為伶人焚之

明宗世本夷狄無姓氏父為鴈門將生子邈信

以騎射事太祖勝峻太祖養為子即名嗣源以所將騎

五百號橫衝都奮擊高從周由是李橫衝名重四方。

勸莊宗
入計

唐明宗

賜百官
笏

求直言

始置三
司使

降莊宗後見嗣源大喜手攬其衣以頭觸之曰天下與爾共之

元

年四

郭崇韜朱友謙以讒死嗣

源名位高亦見疑趙在禮反嗣源至魏軍變與在禮合

莊宗崩入洛即位易斬縷以袞冕漢釋表服冕以見其情

安重誨殺馬延于御史臺門人于臺門惡甚矣

以象笏三十二賜百官之無笏者鞠甚矣

二月春正月更名置。三月辛會節園群臣買宴君買宴見

年御札求直言。四年五月朝羣臣賀朔非朔之不

興元年八月張延朗為三司使始於此

五月殺安重誨及妻張氏子崇贊崇緒。四年十一月

秦王從榮以兵入興聖宮不克伏誅君病不待疾以兵求立當誅故書伏

誅帝崩年六十七

嗚呼自古治世少而亂世多三代之王有天下者皆

數百年其可道者數君而已况五代邪子聞長老為子

言明宗雖出夷狄而為人純質寬仁愛人於五代之君

有足稱也嘗夜焚香仰天而祝曰臣本蕃人豈足治天

下世亂久矣願天早生聖人自初即位減罷宮人伶官

廢內藏庫四方所上物悉歸之有司廣壽殿火災有司

理之請加丹雘喟然嘆曰天以火戒我豈宜增以侈邪

歲嘗早已而雪暴坐庭中詔武德司宮中無掃雪曰此

天所以賜我也數問馮道等民間疾苦道等言穀帛賤

民無疾疫則欣然曰吾何以堪之當與公等作好事以

報上天吏有犯贓鞭笞之死曰此民之蠹也以詔書褒

廉吏孫徽等風示天下其愛人恤物亦有意於治矣其

即位時春秋已高不邇聲色不樂遊畋在位十年於五

代之君最為長世兵革粗息年屢豐登生民賴以休息

泉澄上
疏言時事

然夷狄性果仁而不明屢以非辜誅殺臣下至於從榮父子之間不能慮患為防而變起倉卒陷以大惡帝亦由此飲恨而終當是時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言時事其言曰為國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懼天象變見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竭不足懼水旱蝗蟲不足懼賢士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識者皆多澄言切中時病若從榮之變任圜安重誨等之死可謂上下相徇而毀譽亂真之散矣然澄之言豈止一時之病凡為國者可不戒哉

愍帝

愍帝明宗第五子從厚也為人形質豐厚明宗以貌類已特愛之。長壽二年徙鎮天雄明宗病甚遣召王于

鄴明宗崩即帝位。

顯德元年正月改用樂。二月

潞王從珂反。三月安從進叛殺馮贇朱弘昭自殺從

進傳二首于從珂帝如衛州。不書帝崩者當於廢帝紀書

廢帝

廢帝鎮州平山人也本姓王氏母魏氏少寡明宗過平山掠得之有子已十餘歲明宗養以為子名曰從珂及長驍勇善戰明宗愛之自晉兵戰梁于河上從珂常立戰功莊宗呼其字曰阿三不徒與我同年其敢戰亦類我。明宗立拜河中節度使封潞王時明宗春秋已高王於諸子次最長安重誨患之數請行軍法明宗不聽後重誨見殺乃為鳳翔節度使愍帝即位朱弘昭馮贇用事從王為北京留守王據城反。清泰元年三月愍帝出居衛州王以太后令降天子為鄂王及即帝位弒

之。○三年三月石敬瑭反十一月契丹立晉楊光遠殺張敬達以軍叛降于契丹契丹及晉人至潞州帝崩年五十一

帝自焚死晉高祖命葬其墓階於徽陵城下

○嗚呼君臣之際可謂難哉蓋明者慮於未萌而前知暗者告以將及而不懼故先事而言則雖忠而不信事至而悔其可及乎重誨區區獨見潞王之禍而謀之不臧至於殞身亦族其隙自茲及愍帝之亡也宄於徽陵其土一隴路人見者皆為之悲使明宗為有知其有愧於重誨矣哀哉

晉本紀

高祖

高祖其父臬拔難出於西夷自朱邪歸唐從晉王征伐有功官至洛州刺史生敬瑭其姓石氏不知其始也敬

瑭沈厚寡言

劉志妻以女永寧公主常謀明宗帳下號

左射軍

劉志為劉邰所掩敬瑭馳取之莊宗拊其背而

壯之手啗以蘇趙趙在禮之亂明宗討之至魏而

兵變明宗初欲自歸于天子明已不反敬瑭曰豈有軍

變於外上將獨無事乎且猶豫者兵家大忌不如速行

願得騎兵三百先攻汴州夷門天下之要害也得之可

以成事明宗然之遂入汴莊宗自洛後至而兵潰明宗

立拜保義軍節度使○晉志元年復鎮太原來朝京師

潞王反愍帝出奔遇敬瑭于道敬瑭幽帝于衛州○天

福元年徙鎮天平敬瑭不受命謂其屬曰先帝受吾太

原使老焉今無故而遷是疑吾反也且太原地險而粟

多吾當內撤諸鎮外求援於契丹桑維翰劉知遠等以

為然乃上表論廢帝不當立請立許王從孫廢帝命張

朝京師

求直言

敬達討之敬瑭求援於契丹耶律德光入應門與唐兵
戰敬達大敗敬瑭見德光約為父子十一月即位以幽
涿薊檀順瀛漠蔚朔雲應新媯儒武寰州入于契丹。
十二月御札求直言二年五月二年六月傳箭於符茂饒
。三年二月諸鎮皆進物以助國歲民以獻其上君三
月祭造銅器。七月以皇業錢作受命寶天子畜十一
月除鑄錢令。四年七月復禁鑄錢。五年冬至始用
二舞。七年六月帝崩年五十一。

出帝

出帝父敬儒高祖兄也高帝六子五皆早死而重睿幼
故重貴得立高祖為契丹所立謀以一子留守太原契
丹拍重貴曰此眼大者可也遂拜太原尹天福三年冬
封鄭王高祖崩即帝位使石德超以御馬二撲祭于相
州之西山夷狄之禮八年三月寒食望祭顯陵于南莊焚御
衣紙錢焚衣野祭之類五月追封皇伯敬儒為宋王。六
月括借民粟殺藏粟者。十月立馮氏為皇后馮氏於
冊。開元年正月北征。三月籍民為武定軍率借
民財。三年十二月杜威李守貞張彥澤以軍叛降于
契丹彥澤犯京師殺桑維翰契丹滅晉

括借民
粟

嗚呼余書封子重貴為鄭王又書追封皇伯敬儒為
宋王者豈無意哉禮兄弟之子猶子也重貴書子可矣
敬儒出帝父也書皇伯者何哉出帝立不以正而絕其
所生也蓋出帝於高祖得為子而不得為後者高祖自
有子也方高祖病抱其子重睿寘於馮道懷中而託之
出帝豈得立耶晉之大臣既違禮廢命而立之以出帝
為高祖子則得立為敬儒子則不得立於是深諱其所

晉出帝

生而絕之以欺天下為真高祖子也禮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使高祖無子出帝得為後而立以正則不待絕其所生以為欺也故余書敬儒為宋王者以見其立不以正而滅絕天性臣其父而爵之以欺天下也

漢本紀

高祖

高祖姓劉氏初名知遠其先沙陀部人後居太原嚴重寔言面紫色目多白睛與晉高祖俱事閹宦為偏將潞王反愍帝出奔高祖自鎮州朝京師遇愍帝于衛州議事未決左右欲兵之知遠擁高祖入室盡殺愍帝左右高祖將舉兵知遠與桑維翰密為高祖謀畫贊成之高祖即位拜河東節度使北京留守知遠從高祖起太原有佐命功自出帝立與契丹絕盟用兵北方當疑知遠勳位已高幸晉多故而有異志每優尊之。四年契丹犯京師出帝北遷王遣王峻奉表契丹耶律德光呼為兒賜以木榜虜法貴之如中國凡杖峻還為王言契丹必不能有中國乃議建國二月張彥威等上牋勸進即帝位稱天福十二年。三月契丹遷唐開元而太五月蕭翰潛歸于契丹以李從益唐宗子知南朝軍國事。六月殺李從益及其母于京師甲子至自太原戊辰改國號漢以漢高皇為高祖光武為世祖皆不祧。乾祐元年正月帝崩年五十四

隱帝

隱帝高祖第二子承祐也。元年二月即帝位。三年十一月郭威反宋延渥叛附于威郭允明反帝崩蘇逢吉自殺漢亡

即帝位

嗚呼人君即位稱元年常事爾古不以爲重也孔子未修春秋其前固已如此雖暴君昏主妾庸之史其記事先後遠近莫不以歲月一二數之其謂一爲元亦夫嘗有法蓋古人之語爾及後世曲學之士始謂孔子書元年爲春秋大法遂以改元爲重事自漢以後又各年以建元而正偽紛雜稱號遂多不勝其紀五代亂世其事無法而不合於理者多矣至年號再錯以惑後世則不可不明初太祖以乾化二年遇弒明年末帝已誅友珪黜其鳳曆之號復稱乾化三年尚爲有說至高祖建國黜晉出帝開運四年復稱天福十二年者蓋以愛增之私爾方出帝時漢高祖居太原嘗憤憤下視晉而晉亦陽優禮之幸而未見其隙及契丹滅晉漢未嘗有赴難之意出帝已北遷方陽以兵聲言追之至上門而還及其即位改元而黜開運之號則用心可知矣蓋其於出帝無復君臣之義而幸禍以爲利者其素志也可勝歎哉夫所謂有諸中必形諸外其見於是乎

周本紀

太祖

諱威

太祖姓郭氏邢州堯山人也少孤依潞州人常氏潞州李繼韜募勇敢士爲軍卒威年十八應募負氣好使酒以通書筭補軍吏好讀閩外春秋畧知兵法漢太祖起兵太原即位拜威樞密副使高祖疾以隱帝託威拜樞密使時李守貞趙思綰王景崇相次反隱帝遣白文珂常思等討之無功乃使西督諸軍威居軍中延見賓客褒衣博帶及臨陣行營幅巾短後與士卒同將士皆懼樂威至河中治攻具破羅城守貞死思綰景崇降隱帝

濫賞遍天下

勞威以玉帶威辭以破賊皆將相之賢帝悉召楊外史弘肇蘇逢吉等皆賜之威又推功大臣請加爵賞及宗室方鎮由是濫賞遍天下（一）三年拜鄴都留守以樞密使之鎮蘇逢吉謂樞密使不可以藩鎮兼領卒以樞密使行隱帝與李業等謀使郭崇殺威使者至威召魏仁浦謀於則內仁浦勸威反倒用留守印為詔書詔威誅諸將校以激怒之將校憤然效用十一月威舉兵渡河隱帝乃誅威家屬于京師郭允明弒隱帝于趙村威入京師縱火大掠率百官朝太后請立貳為嗣高祖弟崇子也十二月威伐契丹至澶州旋王峻遣郭崇殺貳于朱州太后制以威監國（一）顯德元年正月即位改元。劉崇自立于太原高祖弟也。二月寒食望祭于蒲地名佛手顯德元年正月帝崩年五十一

世宗

諱榮

通書史
豐佛寺

世宗本姓柴氏邢州人也幼從姑長高祖家以謹厚見愛太祖遂以為子器貌英奇善騎射通書史黃老周兵起魏犯京師留榮守魏（一）顯德元年正月即帝位。二年二月御札求真言。五月大毀佛寺禁民親無侍養而為僧尼及私度者。九月頒銅禁。五年二月克淮南十四州以江為界。七月頒均田圖。十一月作通禮正樂。六年四月取乾寧軍取益津關（一）取尾橋關州為五月取瀛州。六月帝崩年三十九

帝神武雄畧一代英主留心政事諫伏辨姦駕馭豪傑文武參用然稟性傷於太察用刑失於太峻事行之後多自追悔而降年不永美志不就悲夫舊史

恭帝

開太祖

世宗

恭帝

恭帝世宗第四子宗訓也世宗北取三關遇疾還京始封宗訓為梁王及崩嗣位。七年正月鎮定二州奏契丹與劉延鈞合勢入寇帝詔

太祖北征晚至陳橋驛軍變擁逼南歸恭帝自內降制入禪位時正月五日舊史云

嗚呼五代本紀備矣備謂後亂之君臣之際可勝道哉梁之友珪反唐唐戕克寧無所不有而殺存義莊宗殺友父

從藥明宗殺則父子骨肉之恩幾何其不絕矣大妃薨而輟朝道宗同立劉氏光宗年馮氏為皇后世宗則夫

婦之義幾何其不乖而不至於禽獸矣寒食野祭而焚紙錢世宗居喪改元而用樂德宗殺馬延明宗及任

園天成則禮樂刑政幾何其不壞矣至於饗雷山同傳箭成二年而撲馬世宗則中國幾何其不夷狄矣

世宗區區五六年間取秦隴德平淮右克南復三關開威武之聲震懾夷夏州

而方內延儒學文章之士考制度脩通禮定正樂議刑統其制作之法皆可施於後世其為人明達英果論議

偉然即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二十六是時中國之錢乃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

說以身世為妄以利人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况銅像豈所惜哉由是群臣皆不敢言嘗夜

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歎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

歲大均天下之田其規為志意豈小哉其伐南唐問宰相李穀以計策後克淮南出穀疏使學士陶穀為贊而

盛以錦囊嘗置之坐側其英武之材可謂雄傑及其虛

讀元稹均田圖

心聽納用人不疑豈非所謂賢主哉其北取三關兵不
血刃史家猶譏其輕社稷之重而僥倖一勝於倉卒殊
不知其料疆弱較彼我而乘述律之殆主契用得不可失
之機此非明於決勝者孰能至哉誠非史氏之所及也

京本增修五代史詳節卷之一



寒雲秘笈
珍藏之印

三

聖理

京本增修五代史詳節卷之二

梁家人傳

梁之惡極矣自起盜賊至於亡唐其遺毒流于天下豪傑並起孰不欲戡刃於曾然卒不能少挫其鋒以得志梁之無敵於天下可謂虎狼之強矣及其敗也因一二女子之娛至於洞胷流腸封若羊豕禍生父子之間乃知女色之能敗人矣自古女禍大者亡天下其次亡家其次亡身苟免矣猶及其子孫雖遲速不同未有無禍者也然原其本末未始不起於忽微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家人之初九曰閑有家悔亡梁之家事詩所謂不可道者至唐晉以後親踈嫡庶亂矣

文惠皇后王后

梁太祖母后王氏生三子曰全昱曰存次太祖后少寡獲三子傭食劉崇家太祖鎮宣武置酒太夫人前舉觴為壽啓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為節度使無忝先人也后曰汝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如先人朱二况與汝俱從黃巢獨死蠻嶺其孤在午溝汝今富貴不念之乎太祖乃召存諸子歸太祖即位追尊文惠皇后

元貞皇后張氏

元貞皇后張氏^{張氏}少以婦聘之生末帝封魏國夫人后賢明精悍動有禮法雖太祖剛暴亦嘗畏之太祖每以外事訪之后言多中太祖時時暴怒殺戮后嘗救護人賴以全太祖嘗出兵行至中途后意以為不然馳一介召之如期而至太祖破朱瑾納其妻以歸后見瑾妻悽然泣下曰若不幸汴州失守妾亦如此矣言已又泣太祖為之感動乃送瑾妻為尼卒追尊元貞皇太后

動有禮法

文惠皇后王后

元貞皇后張氏

已死太祖始為荒淫卒以及禍

博王友文

友文太祖養子也本姓友珪太祖與逆旅婦人野合而
生也辨點多智友文多材藝太祖即位嫡嗣未立心獨
屬友文太祖自張后崩無繼室諸子在鎮皆邀其婦入
侍友文妻王氏有色尤寵之太祖病久王氏與張氏跋
專房侍疾太祖謂王氏曰汝之東都召友文來吾與
之決辨端守乃以友珪為萊州刺史友珪懼見韓勅計
事勅隨友珪夜三鼓斬關入寢中馮廷諤諤珪以劍犯
太祖洞其腹腸胃皆流友珪秘喪殺友文後表象先以
禁兵入宮友珪使廷諤刃其妻及已

康王友孜

友孜太祖弟目重瞳嘗自負當為天子使刺客夜入寢
中末帝方寐夢入室已既寤聞榻上寶劍鏗然有聲乃
索寢中得刺客殺之遂誅友孜由此遂踈弱宗室信任
趙岩張漢傑以至亡

嗚呼春秋之法是非與奪之際難矣哉或問梁太祖
以臣弑君友珪以子弑父一也與弑即位踰年改元春
秋之法皆以君書而友珪不得列於本紀何也且父子
之惡均而奪其子長與其父也豈春秋之旨哉予應之
曰梁事著矣其父之惡不待子奪其子而後彰然末帝
之志不可以不伸也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者國之
臣子任其篡弒於友珪之事所以伸討賊者之志也

唐太祖家人傳

正室劉氏

太祖正室劉氏封秦國夫人明敏多智略習兵機嘗教侍

敬待安
騎射

勸勿攻
梁

妾騎射以佐太祖太祖追黃巢過梁梁王邀置酒夜以
兵攻之左右有先脫歸者以難告夫人神色不動立斬
告者陰召大將謀保軍以還遲明太祖還軍欲舉兵擊
梁夫人曰公本為國討賊今梁事未暴而反兵相攻天
下聞之莫分曲直不若斂軍還鎮自訴于朝太祖從之
○梁圍太原晉兵屢敗李存信勸太祖亡入北邊收兵
以圖再舉夫人罵曰存信代北牧羊兒耳安足與計成
敗且公嘗笑王行瑜奔邠州走卒為人擒昔公亡在達
鞠幾不能脫賴天下多故乃得南歸今屢敗之兵散亡
無幾一失其守誰肯從公北邊其可至乎太祖悟乃止

皇后劉氏

莊宗皇后劉氏父劉叟吏建豐得后納之晉宮太后賜
莊宗生子繼歲莊宗愛之遂專寵其父詣魏宮下謁然

好聚斂

莊宗後

佛

劉氏與諸夫人爭寵以門望相高因大怒命笞劉叟于
宮門莊宗即位欲立劉氏未發郭崇韜希旨言劉氏當
立遂冊為皇后莊宗自城梁志意驕怠宦官伶人亂政
后用事於中好聚斂遣人為商賈四方貢獻必分為二
一以上天子一以入中宮宮中貨賄山積唯寫佛書饋
賂僧尼而莊宗由此亦佞佛。○**同光**三年秋大水兩河
之民流徙道路京師賦調不充六軍往往殍踣乃預借
明年夏秋租稅百姓愁苦莊宗與后荒于畋遊時大雪
軍士寒凍金鎗衛兵萬騎所至責民供給壞什器徹盧
舍焚之縣吏懼竄山谷明年三月客星犯天庫有星流
于天棊占星者言御前有急兵宜散積聚以禳之宰相
請出庫物給軍后不肯曰吾夫婦得天下雖因武功亦
有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及趙在禮作亂出兵討魏

始出物賚軍軍士詔曰吾妻子已餓死得此何為莊宗幸汴軍士離散莊宗見從官執兵仗者勞曰適報魏王平蜀得金銀五十萬當悉給爾等對曰陛下與之太晚得者亦不感恩郭從謙反莊宗中流矢崩后與李存渥姦至太原削髮為尼明宗入賜死

唐自朱邪得姓而為李氏得國而為晉得天下而為唐其始出於夷狄而終以亂亡故其世次不可詳見其可見者曰太祖四弟八子五孫三世而絕

克寧 太祖弟

克寧居兄弟中最賢太祖病召莊宗屬張承業與克寧太祖崩莊宗即位告克寧曰兒年孤推恐不足當大事叔父勲德俱高先王嘗任以政敢以軍府煩季父以待兒之有立克寧曰吾兄以兒屬我誰敢易之因此面拜初太祖起雲朔得驍勇之士養為子而與英豪戰爭卒成霸業諸養子麾下皆有精兵侍功自恣嘗見優假及新王立或託疾不朝或見而不拜養子有顯存賀謂克寧曰兄亡弟及古之道也以叔拜姪理豈安乎人生富貴自當取之克寧曰吾家三世父慈子孝先王上下苟有所歸吾復何求克寧妻孟氏剛悍存顯等久遣妻入說孟氏數迫克寧克寧仁而無斷惑於羣言幸臣史敬銘見太后告克寧與存顯謀執王及太后以降梁莊宗召承業告曰季父所為如此然骨肉不可自相魚肉吾當避賢路以紓禍於吾家承業等因請誅之

存義 太祖弟

存義娶鄭崇韜女時妖人楊千郎用事自言有墨子術能使鬼神化丹砂水銀莊宗頗神之其妻出入宮禁

存義往往朋淫其家及宗翰被族莊宗遣宦官陰察外議而宦官因欲盡誅宗翰親黨乃誣存義過千郎家號為婦翁稱冤莊宗怒誅之

繼安 莊宗長子

繼安同光三年封魏王代蜀為行營都統鄭崇壽為招討使自出師至隆王衍凡七十五日兵不血刃用兵之易未有如此繼安雖為都統而軍政號令一出宗翰及破蜀崇翰曰決軍事將吏買客趨走盈庭而都統府惟大將晨謁牙門闌然已而宗翰率蜀人請崇翰鎮蜀莊宗遣宦官馬彥珪視宗翰去就時兩川新定孟知祥未至崇翰遣任圜等招集恐後生變故師未即還彥珪將行劉皇后為教與繼安使殺宗翰遂班師至興平聞明宗反至渭南左右皆潰繼安徘徊墜下謂李環曰吾道盡途窮子當殺我環縊殺之

唐明宗家人傳

淑妃王氏

明宗淑妃王氏母家子也有姿色號花羞少賈梁故將劉鄩為侍兒後明宗納之議立皇后而曹氏當立曹氏謂曰我素多病而性不耐煩妹當代我王氏曰石帝匹也至尊之位誰敢干之乃立曹氏為皇后王氏為淑妃明宗病妃專用事殺安重誨秦王從榮皆與焉石敬瑭兵犯京師妃與許王從益後自生子從益冊之子匿鞠院晉遷都汴以妃子母置宮中封從益鄆國公以奉唐祀契丹犯京師乃召從益委以中國從益子母逃於徽陵域中使者迫之遂以從益權知南朝軍國事漢高祖擁兵而南從益召高行周等為拒行周不至乃謀閉城自守妃曰吾家

號花見
羞

繼安

淑妃王氏

亡國之餘安敢與人爭天下乃上書迎漢高祖高祖聞其聲召行周乃遣郭從義入京師殺妃母子妃臨死呼曰吾家子母何罪何不留吾兒使每歲寒食持一盂飯酒於明宗墳上聞者悲之

從璟明宗子

從璟從莊宗戰有功明宗軍變于魏謂曰爾父於國有大功忠孝之心朕自明信今為亂軍所逼爾且往宣朕意從璟至衛州為元行欽所執從璟呼曰我父為亂軍所逼公等不亮我心我不至魏願歸衛天子行欽釋之莊宗如汴將士多亡獨從璟不去莊宗聞明宗已渡黎陽復欲遣從璟通問行欽以為不可遂殺之

忠臣

子之大節

豈不相為用而又相害者乎抑私與義而已蓋以其私則兩害以其義則兩得其父以兵攻其君為其子者身從其居志從其義可也身居君所則從君君父所則從父其從於君者必辭其君曰子不可以射父願無與兵焉則又號泣而呼其父曰盍捨兵而歸我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終喪而事君其從於父者必告之曰君不可射也盍捨兵而歸吾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待罪於君赦已則終喪而事之古之知孝者莫如舜知義者莫如孔孟其於父子君臣之際詳矣使不幸而遭焉其亦如是而已矣從璟之於莊宗知所從而得其死矣哀哉

秦王從榮明宗子

從榮為人輕雋而鷹視多招文學之士賦詩飲酒浮薄

從榮 秦王從榮

之徒日進諛佞以驕其心明宗不能裁判嘗問曰爾軍政之餘習何事業對曰有暇讀書與諸儒講論經義明宗曰經有君臣父子之道然須碩儒端士乃可親之汝將家子文章必不能工傳於人口徒取笑也吾老矣於經義雖不能曉然喜聞之其餘不足學也是歲封秦王受冊朝太朝明宗召太臣議立太子事從祭入白曰臣聞奸人欲立臣為太子臣實不願也出見范延光趙延壽等曰諸公議立吾為太子是欲奪吾兵柄時別入軍諸衛事幽之東宮耳延光等患之乃加從祭天下兵馬大元帥有司言元帥或統諸道專一面自前世無天下大元帥之名請自節度以下凡領兵職者皆具囊鞬以軍禮庭祭其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初見亦如之其後許如客禮凡元帥府文符行天下皆用帖升班在宰相上嘗命寮屬試依征淮檄陳已平一天下之意將相大臣見從祭權位益隆而輕脫如此皆知其禍莫敢言者明宗疾從祭入問起居見帝已不知人乃謀兵入宮馮贇入見曰從祭反已攻端門明宗問朱弘昭等對曰實有之明宗令以兵守諸門從祭擁兵叩端門左掖門皆閉乃走歸河南府兵潰使安從益殺之明宗聞其死悲咽幾墮於榻絕而蘇者再馮道率百寮入見明宗曰吾家事若此君臣相顧泣下沾襟從祭死六日而明宗崩

唐廢帝家人傳

重美廢帝子

重美幼而明敏如成人廢帝即位封雍王石敬瑭反廢帝如河陽重美守京師居民出城以窺門者禁止之重美曰國家多難不能與民為主而禁其避禍可乎因縱

民出晉兵將至劉后積薪將焚其宮室重夷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坐他日重勞民力取怨身後耳后以爲然廢帝自焚后及重夷俱死

嗚呼家人之道不可不正也夫禮者所以別嫌而明微也五代之際君君臣臣父子之道乖而宗廟朝廷人鬼皆失其序唐一號而三姓周一號而二姓唐太祖莊宗爲一家明宗愍帝爲一家廢帝爲一家周太祖爲一家世宗爲一家別其家而同其號者何哉唐從其號見其盜而有也周從其號與之也而別其家者昭穆親疎之不可亂也號可同家不可不別梁博王文文之不同何哉著禍本也梁太祖之禍自交文始存之所以戒也

晉家人傳

高祖皇后李氏

高祖皇后李氏唐明宗女也出帝尊爲皇太后后馮后用事太后數訓戒之出帝不從乃及于敗邪律德光已降晉兵遣張彥澤先犯京師太后與帝欲自焚壁巨薛超止之范質爲帝草降表又爲太后表陳謝德光入京師封帝負義侯遷于黃龍府舉族從帝而北太后疾亟謂帝曰我死焚其骨送范陽佛寺無使我爲虜地鬼也

出帝皇后馮氏

出帝皇后馮氏高祖爲重胤娶封其國夫人重胤卒高祖崩出帝納爲后契丹犯京師暴帝之惡曰納叔母於中宮亂人倫之大典后隨帝北遷哀帝之辱數求毒藥以死而藥不可得

嗚呼古之不幸無子而以同宗之子爲後者聖人許之著之禮經而不諱也後世閭閻鄙俚之人則諱之諱

重立夫 高祖皇后李氏 出帝皇后馮氏

則不勝其欺與偽也故其苟偷竊取嬰孩襁褓謹其父母而自欺以爲我生之子曰不如此則不能得其一志盡愛於我而其心必二也而爲其子者亦自諱其所生而絕其天性之親欺其九族而亂其人鬼親疎之屬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愛其父母者使是子也能忍而真絕其天性數曾禽獸之不若也使其不忍而外陽絕之大偽也聖人以人道莫大於繼絕此萬世之通制而天下之公行也何必諱哉所謂子者未有不由父母而生者也故爲人後者必有所生之父有所後之父其簡易明白不尚不竊不欺不偽可以爲通制而公行者聖人之法也又以謂爲人之後者所承重故如其服以斬而不絕其所生之親者天性之不可絕也然而恩有屈於義故降其服以替服外物也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故著於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自三代以來有天下國家者莫不用之而晉氏不用也出帝之於敬儒絕其父道臣而爵之非特以其義不當立不得已而絕之蓋亦習見閭閻鄙俚之所爲也晉氏起於夷狄以篡逆而得天下高祖以邪律德光爲父而出帝於德光則以爲祖而稱孫於其所生父則臣而名之是豈可以入理責哉

漢家人傳

周太祖敗漢兵而隱帝遇弒太祖入京師白太后高祖立漢嗣遣馮道迎贊高祖道揣太祖意不在贊謂曰公此舉由衷乎太祖指天爲誓道既行謂人曰吾平生不爲謬語人今謬語矣贊至宋州太祖自澶州爲兵擁還京師贊以幽死詳傳初贊自徐入也以鞏姪美楊

溫守徐州及聞贇不待立乃閉城拒命廣順元年王彥超克徐州庭美等見殺

嗚呼予既悲湘陰公贇之事太祖監國漢太廷美揚溫之所為贇於漢止非嫡長特以周氏移國畏天下而難之當是時天下皆知贇之必不立也然庭美溫區區為贇守孤城以死何愧於死節之士哉然史氏不著不知其何以死也當王彥超之攻徐州周嘗遣人招庭美等予得其詔書皆言庭美等送款於周後懼罪而復叛然疑狀亦不見皆不可知也予嘉一人之忠而悲其志不得列於死節之士惜哉

周太祖家人傳

皇后柴氏

太祖一后三妃聖穆皇后柴氏邢州人與太祖同里遂以歸焉太祖微時喜飲博任俠不拘細行后常諫止之太祖狀貌奇僕后心知其貴人也事之甚謹及太祖即位后已卒追冊為皇后

周世宗家人傳

周太祖皇后柴氏無子養后兄守禮之子以為子是為世宗守禮居洛陽終世宗之世未嘗至京第以元舅禮

之
嗚呼父子之恩至矣孟子言舜為天子而瞽叟殺人則棄天下竊負之而逃以謂天下可無舜不可無至公舜可棄天下不可刑其父此為世立立之說也然事固有不得如其意者多矣蓋天子有宗廟社稷之重百官之衛朝廷之嚴不幸有不得竊而逃則如何而可讀周史見守禮殺人世宗寢而不問蓋進任天下重矣而子於

其父亦至矣故寧受刑法之過以申父子之道其所以合於義者蓋知權也君子之於事擇其輕重而處之耳失刑輕不孝重也刑者所以禁人為非孝者所以教人為善其意一也孰為重刑一人未必能使下無殺人而殺其父滅天性而絕人道權其所謂輕重者則天下雖不能弃而父亦不可刑也然則為舜與世宗者宜如何無使督叟守禮至於殺人則孝矣然有不得如其意則擇輕重而處之世宗知權明矣

皇后符氏

世宗皇后符氏父魏王彥卿后世王家出於將相之貴明果有大志初適李守貞子崇訓有術者善聽人聲守貞出家人使聽之術者聞后聲驚曰此天下之母也守貞曰吾婦猶為天下母吾取天下何疑於是決反及守貞敗崇訓自殺家人后走匿以帷幔自蔽及漢兵入其家后儼然坐堂上顧軍士曰郭公與吾父有舊汝輩無犯我軍士見之不敢迫太祖聞而奇之世宗性特英銳聞后如此遂納為繼室世宗即位冊為皇后

嗚呼至公天下之所共也甚矣非由直之際雖父愛其子亦或有所不得私焉當太祖舉兵于魏漢遣劉錡誅其家族於京師酷毒備至後太祖入立遣人責錡錡辭不屈太祖雖深恨之然以錡辭直終不及其家也及追封妻子之被殺者其言深自隱痛之而已不敢有非漢之辭焉蓋知其曲在己故有其辭以見周之有愧於心矣

乱兵不敢犯

京本增修五代史詳節卷之三

梁臣傳

孟子謂春秋無義戰。予謂五代無全臣。無者非無一人。僅有之耳。余得死節之士三人。其仕不及于二代者。以國繫之作梁。唐晉漢周。臣傳其餘仕非一代。不可以國繫者。作雜傳。夫入于雜誠君子所羞。而一代之臣未必皆可貴也。覽者詳其善惡焉。

敬翔

敬翔字子振。客大梁。為人作牋刺傳之軍中。所作皆俚俗語。**太祖**愛之。問曰。子讀春秋所記何事。翔曰。諸侯戰爭之事。太祖曰。兵法可用乎。翔曰。兵者應變出奇。以取勝。春秋古法。不可用於今。太祖與蔡人戰。休翔為太祖謀。畫多中。太祖喜。以得翔之晚。梁之篡弑。翔謀為多。

樞密院
改為崇
政院

○太祖即位。以唐樞密院。故用官者。乃改為崇政院。以翔為使。遷金鑾殿大學士。翔深沉。有大畧。從太祖用兵三十餘年。細大之務必關之。翔盡心勤勞。晝夜不寐。自言。惟馬上得休息。支珪立。以翔舊。自懼其圖已。乃以李振代翔為崇政使。**自是**即位。趙巖用事。梁盡失河北。與晉相拒。楊劉翔曰。故時河朔半在。以先帝之武。御貔虎之臣。猶不得志於晉。今晉日益強。梁日益削。陛下與計事者。非其近習。即親戚之私。而晉攻揚劉。李亞子負薪渡水。為士卒先。陛下委蛇守文。以儒雅自喜。遣賀瓌為將。豈足當彼餘鋒乎。王彥章敗段凝。擢精兵。願望不來。翔曰。臣今為相。實委氏老奴兩事。陛下如郎君。今疑不來。敵勢已迫。臣請先死。不忍見宗廟之亡。及莊宗入汴。李振邀翔入見。翔曰。李振謬為丈夫矣。何面目入梁。

梁臣

敬翔

建國門乎乃自經卒

朱珍

朱珍為太祖勅立軍制選將練兵甚有法舉敗黃巢破秦宗權東并兗鄆常勇出諸將後因斬唐賓太祖執殺之

龐師古

龐師古事太祖為將出兵必受方畧與葛從周攻揚行密于淮南營清口地勢卑或請就高為柵師古以非太祖命不聽及淮人決水侵之請者告曰淮人決河上流水至矣師古以為搖動士卒斬之已而水至兵不能戰遂見殺

樂三敗
子具

今嗚呼兵之勝負豈易言哉梁兵彊於天下而吳人號為輕弱然師古再舉擊吳輒再敗以死其後太祖自將出光山攻壽春然亦敗也自高駢死唐以梁兼統淮南遂與孫楊爭孫楊揚行密凡三十年間三舉而三敗以至強遭至弱如此此不可以理得也兵法固有以寡而敗衆以弱而勝彊者顧吳豈足以知之哉豈非適與其機會耶

葛從周

葛從周字通美少從黃巢敗降梁後太祖遣畧地山東五日而下三州洛州鄆州德州皆斬殺其刺史太祖遣攻劉守文于滄州以蔣暉監其軍暉語諸將以燕兵不可迎戰宜縱入城而後取之從周怒曰兵在上將豈監軍得言且暉之言乃常談爾勝敗之機在吾心暉豈知之乃逆仁恭戰於老鸚堤敗之太祖即位拜上將軍

寇彥卿

寇彥卿字俊臣開封人身長八尺隆準方面語音如鐘工騎射好書史善伺太祖意太祖曰敬翔劉捍寇彥卿

朱珍 龐師古 葛從周 寇彥卿

真神將

皆天為我生之賜以所乘愛馬一丈鳥太祖圍鳳翔彥
卿為排陣使乘鳥馳突陣前太祖曰真神將也。太祖
遣奉表附迫請遷都彥卿恐徙長安居人以東人皆
折屋為椽浮渭而下道路號哭罵國賊崔胤朱溫使我
至此昭宗顧瞻陵廟傍徨不忍去謂左右為俚語去統
千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相與位下遣入告太
祖以何皇后有娠願留華州待冬而行太祖怒顧彥卿
曰汝趣官家來不可一日留也即日迫上道太祖即位
拜感化軍節度使

劉鄩

劉鄩密州人少事王師範師範敗降梁太祖以為元從
都押衙是時太祖將吏皆功臣舊人鄩一旦以降將居
其上及諸將見鄩皆用軍禮鄩居自如太祖益奇之未

喜機變
用兵

帝時為開封尹莊宗入魏鄩以太原可襲乃結豈為人執
旗幟以驢負之往來城上而潛軍出黃澤關襲太原至
樂平遇雨不克進末帝以書責鄩鄩報曰晉兵銳未可
擊請人給米十斛米盡則敵破矣末帝怒遣督其軍鄩
召諸將坐之軍門人以河水一杯飲之諸將或飲或毋
鄩曰一杯之難猶若此滔滔河流可盡乎附與諸將
謀曰劉鄩學六韜喜以機變用兵本欲示弱以襲我今
見迫必求速戰乃虛言歸太原命符存審守魏潛兵貝
州鄩果報末帝曰晉王西歸魏無備可擊乃以兵萬人
攻魏莊宗自貝州返趨擊之鄩忽見晉軍驚兵稍却追
至故元城莊宗與符存審為兩方陣夾之鄩為圓陣以
禦晉人兵再合鄩大敗河朔皆入于晉後段凝詰鄩醜

救澤州

牛存節

存節字贊正青州人。事諸葛奕。奕卒。存節顧其徒曰：天下洵當得英雄事之。乃歸梁。從康懷英攻潞州。以兵歸。至天井關。聞晉攻澤州。存節曰：吾行雖不受命。然澤州要害。不可失也。諸將不欲救之。存節曰：事急不赴。豈曰勇乎？舉策而先士卒隨之。及入城。晉人穴地道攻之。存節選勇士亦穴地應之。晉辭去。遷匡國節度使。同州水賊無井。始劉知俊叛。梁以渴不能守而走。朱友謙叛。梁與岐合圍。持久。故以渴疲之。存節禱而擇地鑿井。八十水。甘可食。友謙不能下。及梁晉相距于河上。存節病瘠。治軍督工。未嘗言病。病革歸卒。

揚師厚

師厚潁州人。從晉奔梁。梁攻王師範。師厚戰臨朐。擒偏

代二

將八十人為天雄節度使。梁天恩與晉戰河北。乃為招討使。悉領梁之勁兵。矜倍難制。復置銀槍効節軍。友珪欲圖之。召師厚計事。其吏勸勿行。師厚曰：吾二十年不負朱家。今雖往無如我何。乃以勁兵二萬朝京。師未帝謀討友珪。問於趙巖。巖曰：此事成敗在招討。揚公得一言。諭禁軍。吾事立辦。末帝使布腹心師厚。遣其將見友象。先計事。卒殺友珪。末帝封師厚鄴王。詔書不名。事無巨細皆諮之。已而卒。末帝為之受質於宮中。

賀瓌

瓌字光遠。濮州人。事朱宣。為指揮。使梁太祖攻朱瑾于兗州。瓌救之。趨待賓館。以六壬占之。得斬闕卦。名以為吉。乃選兵夜馳百里。期至待賓。以逆瓌。擊敗之。降其卒三千。是日大風揚沙蔽天。太祖曰：天怒我殺人少邪。即

太祖殺
降卒

牛存節 揚師厚 賀瓌

盡殺降卒而熱環感太祖不殺誓以身自效。晉取
劉尋環與謝彦章有隙伏甲殺之莊宗曰將帥不和梁
亡無日矣乃以輕兵襲濮州環躡之戰于胡柳破晉軍
亂斬其將周德威既又大敗晉以濮州夾河為柵環以
舟攻南柵不能得還以疾卒

謝彦章

彦章幼事高從周從周授以兵法以千錢置大盤中為
行陣偏伍之狀示以出入進退之節事梁太祖為騎將
賀瓌善用步卒而彦章與溫裕善將騎兵溫裕所將不
過二千彦章多而益辦彦章為將好禮儒士雖居軍中
嘗儒服或臨陣御衆肅然有將帥之威左右馳驟疾若
風雨晉人望其行陣整齊相謂曰謝彦章必在此也名
重敵中賀瓌誣以反殺之

唐臣傳

郭崇韜

崇韜代人明敏以材幹見稱莊宗為晉王孟知祥為中
門使懼求外任莊宗曰公欲避事當舉可代公者知祥
乃薦崇韜為之。崇韜即位拜樞密使梁王彦章破德
勝唐軍東保揚劉彦章圍之莊宗引短兵出戰為彦章
伏兵所射大敗時唐已得鄆州崇韜曰彦章圍我其志
在取鄆州臣願得兵數千據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
以應鄆州彦章必來爭既分其兵可以圖也莊宗乃遣
崇韜與毛璋將數千人渡河築壘於博州六日壘成彦
章果引兵急攻之時大暑彦章兵熱死攻壘不克還趨
揚劉莊宗擊敗之。唐自失德勝梁兵日掠澶相取黎
陽衛州而李繼韜以澤潞叛入于梁契丹數犯幽涿又

多而益
解

論漢州
不可失



八日減
舉

諫起獲

聞康延孝言梁方召諸鎮兵欲大舉莊宗以問諸將皆曰唐得鄆州隔河難守才若棄鄆與梁而西取衛州黎陽以河爲界與梁約罷兵庶爲後圖莊宗問崇韜崇韜曰陛下興兵仗義將士疲戰爭生民苦轉餉十餘年矣今大號已建自河以北人皆引首以望成功今得一鄆而棄之雖欲扣河爲界誰爲陛下守之且唐未失德勝時四方尚賈征輸必集薪芻糧餉其積如山自失南城退保楊劉道路轉徙耗亡大半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竭民而歛不支數月豈按兵持久之時乎臣自康延孝來自梁盡得梁之虛實此天亡之時也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長駟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大喜曰此大丈夫之事也因問司天言歲不利用兵崇韜曰古者命將鑿凶門而出况成筭已決區區常談豈足信也莊宗即日下令軍中夜渡楊劉從鄆州入襲汴八日而滅梁謂推功拜侍中莊宗即位累表自陳請依唐舊制還樞密使於內臣而并符鎮陽優詔不允崇韜辭不已遂罷其命同光三年夏莊宗患宮中暑濕欲得高樓避暑乃使人問崇韜曰昔吾與軍對壘於河上雖祁寒盛夏被甲跨馬不以爲勞今居深宮陰廈厦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爲心今以一身爲意艱難使豫爲慮不同其勢自然也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何上則可使繁暑坐鑿清泉莊宗默然終遣允平起樓崇韜切諫由是讒間愈入明年征蜀議擇大將時明宗爲揔管當行而崇韜以讒見危思立大功爲自安計乃曰魏王繼岌國之儲副而功未立且親王爲元帥唐故事也莊宗曰必爲我擇其副崇韜未

及言莊宗曰無以易卿也乃以繼岌為西南而行營都
統崇韜為招討使軍政皆決崇韜唐軍入蜀所過仰降
李從襲等見崇韜專任軍事遂皆切齒思有以圖之莊
宗聞破蜀遣向延嗣勞軍從襲等共構之延嗣還且誣
其有異志將危魏王莊宗怒遣宦官馬君珪至蜀視崇
韜去就珪矯詔魏王殺之

安重誨

重誨應州人少事明宗為人明敏謹恪明宗鎮安國以
為中門使及立變于魏所與謀議大計皆重誨決之明
宗即位以為兵部尚書累加侍中兼中書今事無大小
皆以參決其勢傾動天下雖其盡忠勞心時有補益而
恃功矜寵威福自出旁無賢人君子之助其獨見之慮
禍豐所生至於君主俱傷幾滅其族斯其可哀者也重
誨嘗出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廷慎衝其前導重誨怒即
臺門斬廷而後奏宰相任圜判三司以其職事與重誨
爭不能得圜怒辭疾退居朱守殷以汴州反重誨遣人
矯詔殺圜而後白誣圜與守殷通謀明宗皆不能詰也
其威福自出多此類也是時四方奏事皆先白重誨然
後聞河南縣獻嘉禾一莖五穗重誨視之曰偽也笞其
人而遣之夏州李仁福進白鷹重誨却之明宗陰取之
他日按鷹于西郊戒左右無使重誨知宿州進白兔
重誨曰免陰且狡却而不白馬牧軍使田令方牧馬
瘠多斃坐劾當死重誨諫曰使天下聞以馬故殺一軍
使是貴畜而賤人今方因減死其盡忠補益亦此類也
○重誨以天下為己任欲內為社稷之計外制諸侯之
強然輕信韓致之譖而絕錢鉞之臣徒陷考溫於死而

却進免
却建鷹

絕錢氏

陰苗從

不能去。路王之患，李嚴一出而知。祥貳仁短，未至而董璋叛。四方騷動，師旅並興，如投膏止火，此獨見之慮。禍釁所生也。錢鏐據兩浙，自梁及莊，宗常異其禮。明宗即位，鏐寓書重誨，其禮慢重誨，遣韓致政使鏐，及致還，諸昭過坐死。乃下制，削鏐官爵，錢氏遂絕於唐。路王從珂為河中節度使，重誨以非李氏子，欲陰圖之。從珂閱馬黃龍莊，其牙內拍揮使楊彦溫以叛。從珂曰：「彦溫非叛也，得樞密院宣，請公趨歸朝廷耳。」從珂上變，明宗疑其事，重誨固請用兵。明宗遣藥彥稠討之，誠曰：「為我生致彥溫，吾將自訊其事。」彥稠希重誨旨，斬彥溫以滅口。從珂罷鎮居清化里，第重誨數諷，宰相言從珂失守，宜得罪。明宗曰：「吾為小校，此兒為我，搗石灰，拾馬糞，以相活，今為天子，獨不能庇之耶？」董璋等反，遣石敬瑭討之。

川路險阻，糧運甚艱，每費一碩而致一斛，關西民苦輸送，聚為盜賊。重誨請行過鳳翔，李弘昭言重誨怨望不可，今至孟漢瓊自行營還，亦言西人聞重誨至，震駭之狀。重誨被召還拜河中節度使，明宗遣程光業至河中視其去就。又以李從璋代之，光業至從璋園，其卒因擊死之。重誨歎曰：「我固當死，但恨不與國家除去路王。」

○嗚呼！官失其職久矣。予讀梁宣底見敬翔李振為崇政院使，凡承上之旨，宣之宰相而奉行，之宰相有非其見時而事當上決者，與其被旨而有所復請者，則具記事而入。記事指今李士院諸報公士大夫文字因指往來謂之簡帖俚俗獄獄之記事也

崇政使聞得旨，則復宣而出之，使之崇政院，乃唐樞密之職。蓋出納之任也。唐常以宦者為之，至梁戒其禍，始專用士人。其備顧問參謀議于中，則有之。未始專行事。

樞密任
重宰相
失職

於外也。至崇韜重誨為之始。復唐樞密之名。然權侷於
宰相矣。後世因之。遂分為二。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樞密。
樞密之任既重。而宰相自此失其職也。

周德威



德威字鎮遠朔州馬邑人。勇而多知。能望塵知敵數。當
梁晉之際。周陽五字之。勇聞天下。梁圍晉太原。今軍
中能生得周陽五者。為刺史。有陳章者。號陳野。乘白
馬。被朱甲。以自異。求陽五欲生致之。德威出此戰。擒之。
新立晉之重兵。悉屬德威。于外。莊宗召之。即還軍
太原。晉人乃安。梁遣王景仁等擊趙。鎗鎗乙師于晉。
晉遣德威屯趙州。景仁所將皆梁精兵。人馬鎧甲飾以
錦繡。金銀。其光耀日。晉軍望之色動。德威曰。此汴宋傭
販兒。徒飾其外耳。不足懼也。退告莊宗。曰。梁兵銳。未可

一六二

六

與爭。少退待之。莊宗曰。吾提孤軍。出千里。利速戰。不乘
勢擊之。使敵知吾眾寡。則無所施矣。德威曰。不然。趙人
能城守。不能野戰。吾之所勝利。在騎兵。平原廣野。騎兵
之所長也。不如退軍鄆邑。誘敵出營。擾之。已而獲梁遊
兵。問景仁何為。曰。治舟數百。將為浮梁。莊宗曰。果如所
料。乃退鄆南。兩軍皆陣。梁軍橫亘六七里。汴宋之軍居
西。魏滑之軍居東。德威曰。梁軍遠來。不暇齎糧。縱其能
齎。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俱饑。因其退而擊之。勝至。
未申時。梁軍東偏塵起。德威鼓譟而進。麾其西偏曰。魏
滑軍走矣。又麾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陣動。不可復整。
自梁與晉爭。凡十數戰。其大敗。未嘗如此。德威擊劉
守光。破幽州。與梁劉勰相持。爭趨臨清。積粟以故。困鄆
莊宗勇而好戰。尤銳於見敵。德威老將。常務持重。以挫

老將持
重

周德威

人之鋒故用立常伺敵之隙以取勝。十五年德威將三萬人從莊宗于河上進軍趨汴或報與軍至莊宗問之對曰此去汴州信宿而近梁之家國繫此一舉吾以深入之兵當其必死之戰可以計勝難與力爭且吾軍先至糧饟具而營柵全是以逸待勞之師王宜按軍無動臣以騎軍擾之使營柵不得成樵爨不服給因其勞而乘之可勝也莊宗曰吾軍河上終日待敵今見敵不擊復何為乎德督軍而出梁軍犯晉輜重德威軍亂父子皆戰死

符存審

存審字德詳陳州人歸晉為義兒賜姓李從戰胡柳敗晉軍晨敗存審力戰暮復敗梁軍于土山遂取德勝築河南北為兩城晉人謂之夾寨。梁朱友謙降晉梁遣劉鄩攻同州存審救之諸將速戰存審以不若緩師示弱伺隙出奇可以取勝居旬日望氣者言有黑氣狀如鬪雞存審曰可以一戰乃進擊鄩敗之為將有機畧大小百餘戰未嘗敗衄與周德威齊名

史建瑭

子匡翰

建瑭鴈門人少事軍中為裨校自晉與梁相距建瑭為晉兵先鋒梁兵數為所殺相戒常避史先鋒建瑭子匡翰尚晉高祖女歷義成軍節度使史氏世為將而匡翰好讀書喜春秋左傳從事閑徹尤嗜酒嘗醉罵匡翰曰近聞張茂孿鬻張式未見史匡翰斬闕徹天下談者未有偶耳匡翰不怒引滿自罰而慰勉之人服其量

王建及

建及許州人從莊宗戰皆先登陷陳晉軍德勝為南北

符存審

史建瑭 王建及

出奇
勝

史先鋒

城于河上梁將賀瓌攻南城以竹竿維戰艦于河晉兵不得渡南城危○積金帛於軍門寡能破梁戰艦者至於吐火禁呪莫不皆有建及重鎧執稍即以大甕積薪自上流縱兵焚梁艦建及以二舟載甲士隨之斧其竹竿梁兵走晉軍得渡救南城環圍解

元行欽

行欽幽州人爲劉守光裨將與嗣宗相拒凡八戰明宗七射中行欽行欽拔矢而戰亦射明宗中股元欽降明宗撫其背而飲以酒曰壯士也因養爲子賜姓名曰李紹榮莊宗好戰而輕敵梁兵圍之行欽馳騎斷其二矛梁軍解去莊宗還營持行欽泣曰富貴與卿共之。趙在禮反莊宗命行欽攻鄴無功明宗軍變與在禮合行欽退屯衛州以明宗反聞○遣從環行至衛州行欽

執之從環還莊宗復遣行欽以爲不可因殺之○詳見從環傳

及明宗入汴莊宗至萬勝鎮不得進曰卿等從我久富貴難與不同也今茲危蹙卿等各陳利害何如行欽位與諸將解髻斷髮誓以死報郭從謙反莊宗崩行欽奔至平陸爲野人所執折兩足檻送京師明宗罵曰我兒何負於爾行欽瞑目曰先皇帝何負於爾乃斬洛陽市

嗚呼死之所以可貴者以其義不苟生爾故曰主在與在生亡與亡社稷之臣也方明宗之兵變于魏諸將未知去就而行欽獨以反聞又殺其子從環至於斷髮自誓其誠節有足嘉矣及莊宗之崩不能自決而反逃死以求生終於被執而見殺其言雖不屈而死非其志也烏足貴哉

烏震

飛冀州人也。少翦趙王鎔鎔為張文禮所弑。震從符習討文禮。而家在趙文禮執震母妻子十餘人。招震。震不顧。文禮皆斷手鼻。縱至習軍。軍中不忍。正視震。憤激勵。身先士卒。攻破鎮州。

嗚呼。忠孝以義則兩得。吾既言之。若烏震者可謂忠乎。甚矣震之不思也。夫食人之祿。而任人之事事。有任專其責。而其國之利害。由己之為不為。為之。雖利於國。而有害於其親者。猶將辭其祿而去之。矧其事。眾人所皆可為。而任不專已。又其為與不為。國之利害。不繫者。如是。而不顧其親。雖不以為利。猶曰不孝。况因而利之乎。夫能事其親以孝。然後能事其君以忠。若烏震者可謂大不孝矣。尚何有於忠哉。

京本增修五代史詳節卷之四

唐臣傳

孔謙

為租庸使

謙魏州人為莊宗度支使工書筭頗知金穀聚斂之事
晉與梁相拒河上十餘年大小百餘戰謙調發供饋未
聞闕乏所以成莊宗之業者謙力居多然民不勝其苦
孔謙初建大號後以謙為租庸使直以聚斂為事莊宗
除百姓田租放場務課利欠負者謙違詔督理故事觀
察使所治屬州筭皆不得專達上所賦調亦下觀察使
行之而謙直以租庸帖調發諸州不閑觀察觀察使交
章論理以謂制刺不下支郡刺史不專其事唐制也租
庸直帖公偽梁之弊不可為法願還舊制詔從其請而
謙不奉詔又請減百官俸錢省罷節度觀察判官推官
負數以至郭塞天下山谷徑路禁止行人以收商旅征
筭遣大程官放猪羊柴炭占庇人戶更制括田竿尺盡
率州使公解錢天下怨苦之**明宗**立異謙罪斬之遂罷
租庸使額

張延朗

始置租庸使

始置三司使

延朗汴州人**明宗**即位為三司使長興元年唐制戶部度支
以本司郎中侍郎判其事而有鹽鐵轉運使其後用兵
以國計為重遂以宰相領其職乾符已後國用愈空始
置租庸使使用兵無常隨時調斂兵罷則止梁興租庸使
領天下錢穀廢鹽鐵戶部度支之官明宗誅孔謙而廢
其使職以大臣一人判戶部度支鹽鐵號曰判三司延
朗因請置使中書用唐故事拜延朗特進工部尚書充
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兼判戶部度支事以延朗充三司

孔謙 張延朗

使班在宣徽使下三司置使自此始延朗號為有心計以三司為已任而天下錢穀無所建明晉高祖有異志三司財貨在太原者延朗悉調取之晉兵起廢帝欲親征延朗藉諸道民為丁及括其馬丁馬未至晉兵入京師斬延朗

李嚴

嚴幽州人為入明敏多藝能習騎射同光三年使蜀為王衍陳唐功德之盛音辭清亮衍樞密使亦光嗣召嚴置酒問中國事嚴曰天子建大號于艷宮自鄆趨汴定天下不旬日而梁之降兵猶三十萬東漸于海西極甘涼北攝幽陵南踰閩嶺莫不臣妾而淮南楊氏承累世之疆鳳翔李公恃先朝之舊皆遣子入侍荆湖吳越脩貢賦效珍竒願比列郡天子方懷之以德而震之以威天下之勢不得不一蜀人聞嚴應對竒之嚴還具言可取之狀（附）遣嚴以名馬入蜀市珍竒以充後宮而蜀法嚴禁以竒貨出劍門其非竒物而出者名曰入草物嚴惟得金二百兩地衣毛布之類莊宗大怒由是決意伐蜀以嚴為三川招撫使馳騎入益州衍見嚴以妻母為託即以蜀降其後孟知祥屈彊於蜀安重誨思有以制知祥者嚴求為西川兵馬都監知祥惡其來蜀人亦惡即斬之

朱弘昭馮質附

弘昭太原人少事（附）與安重誨有隙為鳳翔節度使石敬瑭伐蜀父無功明宗遣重誨督軍至鳳翔弘昭迎謁甚恭使妻妾侍飲食重誨酒酣具豆家天子厚恩與譏間之端弘昭即奏其怨望陰遣人生岳敬瑭使拒重誨

重誨由此得罪死。明宗病秦王從祭禍有端唐諸大臣皆欲避禍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罷以弘昭及馮贇代之時孟漢瓊王淑妃用事弘昭及贇並掌機務於中大事皆決此四人及殺秦王而立愍帝而以漢瓊知後事贇帝從又議徙成德范延光代漢瓊北京留守石敬瑭代延光鳳翔潞王從珂代敬瑭三人皆唐大臣以漢瓊故輕易其地又不降制書弟遣使者監其上道從珂遂反愍帝召弘昭計事弘昭投井死安從進殺贇于家

劉延朗

延朗宋州人廢帝起鳳翔與共事者韓昭胤李專美宋審虔房景與延朗謀之。有張濛事太白山神神即魏崔浩也

其言吉凶無一不中高使問於神神傳語曰三珠併一珠驢馬没人驗歲月甲庚午中興戊巳土帝將反兵少

壬食濛又傳神語曰正當有天下可無憂於是決反使

專美作檄書問罪於朝而延朗調率城中民財以給軍

帝即位受冊歲次甲午四月庚午帝曰張濛神言豈不

驗哉帝既立以審虔將兵專美薛文遇主謀議昭胤高

延朗掌機密初帝與晉高祖俱事明宗帝既立高祖來

朝既歸鎮帝將罷高祖總管徙鄆州延朗等言不可司

天趙延義言大象失度宜安靜以弭災帝召薛文遇謀

之文遇曰臣聞作金道邊二年不成國家之事斷在陛

下且敬瑭徙亦反不徙亦反不如先事圖之帝乃令文

遇手書除日夜半下學士院草制明日宣制文武兩班

皆失色居五六日敬瑭以反聞延朗等請帝親征行至

懷州契丹立敬瑭為天子帝遂自焚。初延朗掌機密專任事諸將當得州者不以功次為先後納賂多者得

議敬瑭必反

然賂得善州

善州少及無賂者得惡州晉兵入延朗以一騎走南山
過其家嘆曰吾積錢三十萬于此不知何人取之遂為
追兵所殺

○嗚呼禍福成敗之理可不戒哉張濠神言驗矣然焉
知其不為禍也廢帝之起所與同議者此五六人攷其
逆順之理雖有智者為之謀未必能不敗况如此五六
人哉

康義誠

義誠字信臣代北人從明帝討趙至魏而軍變乃勸明
宗南嚮明宗即位遷捧聖指揮使又遷侍衛親軍馬步
軍都指揮使秦王從榮舉兵明宗召義誠使自廩置而
義誠不出兵義誠始結秦王故持兩端兵馬軍指揮使朱弘實以兵
擊敗從榮廢帝即位興元張虔劍兵叛降從珂諸鎮兵
皆潰廢帝謂朱弘昭等曰朕事兄未有失節諸公以大
計見迫不能獨違謂討從珂故事一至此義誠曰西師驚潰
主將怯耳今京師兵多臣請盡將以西扼關而守廢帝
以為然親給將士人絹二十匹錢五千軍士負物曰到
鳳翔更請一分朱弘實見軍士無鬪志而疑義誠二心
謂義誠曰今西師小衄無一騎東者人心可知不如以
見兵守京師義誠怒曰如此言弘實反矣廢帝不能決
遂斬弘實以義誠為招討使悉將禁軍以西遂降從珂

從珂斬之

○嗚呼五代為國興亡以兵而其軍制後世無足稱焉
惟侍衛親軍之號今猶因之然原其始起微矣當
末方鎮兵多凡一軍有指揮使一人而合一州之諸軍
又有馬步軍都指揮使一人蓋其卒伍之長也

宣武軍建國因其舊制有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
因之至時始更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當
是時天子自有六軍諸衛之職六軍有統軍諸衛有將
軍而又以大臣宗室一人判六軍諸衛事此朝廷大將
天子國兵之舊制也而侍衛親軍者天子自將之私兵
也天子自爲將則都指揮使乃卒伍之都長耳自國
以來其職益重漢有侍衛司獄凡朝廷大事皆決侍衛
獄是時史弘肇爲都指揮使與宰相樞密使並執國政
語曰消消不絕流江河焚不滅
方鎮各自有兵天子親軍不過京師之兵而已今方鎮
名存而實亡六軍諸衛又益以廢朝廷大將之職而舉
天下內外之兵皆侍衛司矣則爲都指揮使者其權豈
不益重哉親軍之號始於明宗其後又有殿前都指揮
使亦親軍也皆不見其更置之始今天下之兵分屬
此兩司矣

盧革

盧革爲世名族即位拜平章素無季問除拜官
文多失其序革乃薦豈說爲相以能知則朝事故引以
佐已而說亦無學術徒以流品自高時莊宗內畏劉后
外惑宦官伶人郭崇韜雖盡忠又無學術說唯諾崇
韜而已唐梁之際仕官遭亂而吏部銓文書不全因緣
爲奸至有私鬻勅亂易昭穆而季父母舅反拜姪甥
者時唐新滅梁紀綱未立議者謂且革以漸而崇韜疾
惡果於必行選人吳延皓改亡叔告身行事事發延皓
及選吏尹致坐死判吏部銓崔沂等皆貶其偽濫駁放
而斃站羈旅號哭者不可勝數革自爲相遭天下

薦革說
爲相

父子同省

多故而方服丹砂鍊氣以求長生二人各以其子為拾遺父子同省人以為非遽改他官華以說子為弘文館李士說以華子為集賢院李士莊宗崩諫官希安重誨旨上疏誣之華坐請俸私入說賈官與選人竄為百姓賜自盡

任圜

代討張文札

圜京兆人明敏善談辯。李嗣昭節度碎圜觀祭使梁園潞州晉王薨晉兵救潞者解去圜勸嗣昭堅守。破梁園圜為嗣昭畫守計其嘉之從戰胡柳敗梁兵。圜有功莊宗勞曰儒士亦破賊邪仁者之勇也張文札弑王鎔嗣昭討之戰及圜代將號令嚴肅又礼子處球閉城堅守圜以禍福諭鎮人鎮人信之處球登城呼曰城中兵食俱盡而又抗王師若泥首自歸懼無以塞責幸公見哀指其生路圜曰以子先人固難容實然罰不及嗣子可從輕其如拒守經年傷吾天將一朝困竭方布款誠以此計之子亦難免然坐而待斃曷若伏而俟命願球涕曰公言是也乃遣人乞降人皆稱圜言不欺。後為北京懽留守為政有惠愛郭崇韜領成德軍節度使改圜為行軍司馬因以鎮州事託之而圜多違異由是有隙。明宗立同平章事兼判三司圜選辟才俊抑絕僥倖公私給足天下便之韋說豆盧革罷議擇相。圜意屬李琪而鄭珪孔循謂重誨曰宰相端方有器度者為之太常卿崔協可也他日明宗問而重誨以協對。圜爭曰重誨未諳朝廷人物為人所賣天下皆知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表號為波字碑相位有幾豈容更益。突端明宗曰韋肅各家子可置此位或未可則相馮書

任圜

議擇相

記譙議未決孔循拂衣去罵曰天下事一則任圜二則任圜謂重誨曰李琪才藝可兼時輩百人而詭夫沮害其能若捨琪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而取蠹娘之轉月餘協與馮道皆拜相然圜與重誨交惡自協始。故時使臣出四方皆自方部給券重誨奏請自出圜以故事爭之辯於帝前聲色俱厲明宗罷朝宮人奏曰妾在長安見宰相奏事未嘗如此蓋輕大家耳明宗不悅而使臣給券卒自內出圜不自安因請致仕退居磁州重誨誣與朱守殷謀矯制殺之

趙鳳

鳳幽州人少以儒孝知名劉守光黥燕人為兵鳳懼因覓為僧諱以為扈變孝士莊宗及劉后幸張全義第酒酣拜全義為父鳳極言不可又上書言郝繼孫為全

武甲

七

義養子雖犯法死不宜有別藉之財言皆不用。

武君不通文字四方章奏使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知書於是置端明殿李士以馮道及鳳為之初端明李士班在翰林李士下而結銜又在官下鳳遷禮部侍郎因諷任圜升李士於官上又詔班在翰林李士上圜為重誨所殺誣以謀反鳳號哭曰任圜天下義士豈有謀反而公殺之。術士周玄約以相法言人事多中重誨使明宗易服下坐召相之玄約曰內衛黃將也此不足當之乃指明宗於下坐曰此是也因為明宗言其後貴不可言明宗即位思召玄約鳳曰陛下神其術而召之傾國之人皆將奔走吉凶之說轉相惑亂遂不召。有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鳳言世傳佛牙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真偽因斧碎之時宮中施物因此乃止。安重

哭任圜

碎佛牙

趙鳳

誨為邊彥。溫等告變。明宗斬彥。溫鳳奏事。因及之。明宗曰。此閑事。朕已處置之。鳳曰。臣所聞者。數國利害。陛下不可為閑。因指殿臺曰。此殿所以尊嚴宏壯者。棟梁柱石之所扶持也。若折其一棟。去其柱。則傾危矣。大臣國之棟梁。柱石也。且重誨起微賤。歷艱危。致陛下為中興主。安可使姦人動搖。明宗改容曰。卿言是也。後重誨得罪。獨鳳言其盡忠。為安國軍節度使。所得俸祿。悉分將校。臨疾。自筮投著。數曰。吾家世無五十者。又皆窮賤。吾今壽過其數。而富貴復何求哉。

李襲吉

襲吉洛陽人。為晉王掌書。記博。李多知唐故事。晉與梁通。和使襲吉為書。諭梁。辭甚辨麗。梁太祖使人讀之。至於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數曰。李公僻處一隅。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傅虎以翼也。顧敬翔曰。善為我答之。

張憲

憲字允中。晉陽人。為人沉靜寡欲。少好琴。能鼓琴。素知其文辭。即位為租庸使。精於吏事。莊宗建號東都。以鞠場為即位壇。憲言。即位壇王者所以興也。漢鄼南魏繁陽壇。至今不毀。及莊宗毀壇為場。憲歎曰。不祥之兆也。郭崇韜伐蜀。薦憲為相。宦官伶人沮之。乃為太原尹。北京留守。趙在禮作亂。憲家在魏。在禮善待其家。遣人以書招憲。憲斬其使。莊宗遇弒。明宗入京。師王永存。霸奔太原。左右曰。今魏軍南嚮。主上存亡未可知。宜拘存霸侯。命憲曰。吾本書生。無尺寸之功。而人主遇我甚厚。豈有懷二心。以幸變乎。與之俱死。爾憲從事張昭。

遠教憲奉表明宗勸進憲拒之已而符茂超兵殺存霸
憲出奔見殺

○嗚呼子以死節之士得三人而失三人焉筆拜美揚
溫之死予已哀之至於張憲之事尤爲之痛惜也憲之
志誠可謂忠矣當其不顧其家絕在禮而斬其使涕泣
以拒昭遠之說其志甚明至其欲與存霸俱死及存霸
被殺反棄太原而出奔然猶不知其心果欲何爲也予
之於憲欲成其美志要在憲失其官守而其死不明故
不得列于死節也

蕭希甫

希甫宋州人機辯多矯激少舉進士爲袁象先節度巡
官希甫不樂變姓名之鎮州爲王鎰叅軍尤不樂又亡
之易州削髮爲僧○○滅梁遣宣慰青齊希甫始知
母死而妻改嫁○發哀服居魏州人有引李陵書以譏
之曰老母終堂生妻去室○○召爲諫議大夫復置
匭函以希甫爲使希甫建言自兵亂相乘王綱大壞侵
欺凌奪有力者勝凡畧人之妻女占人之田宅姦賊之
吏刑獄之寃何可勝紀匭函一出投訴必多至於功臣
貴戚有不得繩以法者乃自天成元年四月昧爽已前
大辟已上皆赦除之然後出匭函示衆豆盧革輩說爲
安重誨所惡希甫希白誣奏革說皆貶死○明宗有事
於南郊群臣習儀于殿廷宰相馮道趙鳳河南尹秦王
樞密使安重誨候班于月華門外希甫與兩省班先入
道等坐廊下不起既出希甫召堂頭直省朝堂驗使官
責問宰相樞密見兩省官何得不起因大詬詈是夜託
疾還第

議置匭
函

蕭希甫

劉贊

贊魏州人始就孝父衣以青布衫襦每食則父自肉食而以蔬食食贊於牀下謂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之則勤李問以干祿吾肉非爾之食也由是贊益力李舉進士。明時遷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守官以法權豪不可干以私。時秦王擢兵而驕言事者請置師傳以輔導之贊為王傳從容諷諫率以正道及秦王敗即白衣駕驢以俟人有告贊奪官而已贊曰豈有天子家嗣見殺而賓寮奪官乎已而長流嵐州。

○晉臣傳

桑維翰

維翰字國僑為人醜怪身短而面長常臨鑑自竒曰人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於公輔初舉進士

君日出
扶桑賦

主司惡其姓桑喪同音人有勸其不必舉進士者維翰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鐵硯示人曰硯弊則改而他仕卒以進士及第。晉自太原徙天平不受命而有異謀維翰贊成之因使為書求援於契丹往見耶律德光陳利害卒以滅唐興晉維翰之力。即位為翰林李士同平章兼樞密使出鎮相州。即位位景延廣用事與契丹絕盟維翰言不入乃陰使人說帝曰制契丹而安天下非維翰不可乃出延廣於河南拜維翰中書令樞密使魏國公事無巨細一以委之數月之間百度爰理初李瀚為翰林李士多酒過天福五年詔廢翰林李士按唐六典歸其職於中書舍人而端明殿李士樞密院李士皆廢及維翰為樞密使復奏置李士而用親舊為之維翰權勢既盛四方賂遺歲積鉅

萬李彥韜馮玉用事共讒之罷為開封尹契丹屯中渡
破欒城杜重威等入軍隔絕維翰曰事急矣見馮玉計
事而謀不合又求見帝帝調鷹於苑中不見維翰退而
嘆曰晉不血食矣自契丹與晉盟始成於維翰終敗於
延廣自兵興契丹書檄未嘗不以兩人為言張彥澤入
京師左右勸維翰避禍維翰曰吾為大臣國家至此安
所逃死安坐府中不動彥澤以兵入使人縊之

景延廣

延廣陝州人父建善射嘗教延廣曰射不入鐵不如不
發○晉書即位遷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天平立晉
大臣議告契丹致表稱臣延廣獨不肯但致書稱孫而
已契丹怒以責延廣延廣謂契丹使者喬彥瑩曰先皇帝
北朝所立今天子中國自冊且晉有橫磨大劍十萬口

尤甲

翁要戰則來他日不禁孫子取笑天下瑩知其言必起
兩國之爭因請載於紙延廣敕吏載以授瑩瑩藏衣領
中歸語契丹時天下旱蝗民餓死歲十數萬而君臣窮
奢極侈以相誇尚○契丹入寇延廣從出帝北征為御
營使相拒澶魏之間三將被圍數重昭公霸符帝救
出之延廣方握親兵恃功驕恣諸將由其節度帝不能
制也自延廣一言而契丹與晉交惡凡號令征伐一出
延廣又契丹去延廣為河南尹居洛陽鬱鬱不得志見
晉日削乃為長夜之飲契丹犯京師遣騎取延廣延廣
馳騎見德光德光責曰南北失懽皆因爾也喬彥瑩出衣
領所藏書乃以十事責延廣每服一事授一牙籌授至
八籌遂叱鎖之將送之北夜分引手扼吭死

嗚呼禍福成敗之理未有如晉氏之明驗也始以契

丹而興終為契丹所滅方其以逆抗順大事未集孤城被圍外無救援而徒將一介之命持片舌之彊能使契丹空國興師應若符契出危解難遂成晉氏維翰之力為多及少主新立釁結兵連敗約起兵爭發自延廣然則晉氏之事維翰成之延廣壞之二人之用心者異而其受禍也同蓋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福可不戒哉

吳巒

巒鄭州人少舉明經晉高祖以雲州入于契丹巒主州事而守城不下及出帝與契丹絕盟河北諸州皆警以貝州水陸之衝緩急可轉餉乃積芻粟數十萬以王令溫為水清軍節度使其牙將邵珂驕很令溫奪其職及入朝乃質其子自隨晉大臣以巒前守雲州遣代令溫守貝州珂因見巒願自效巒信之開運元年正月契丹寇圍貝州巒命河守南門珂引契丹入左右報珂反巒即投井死

漢臣傳

史弘肇

弘肇字化元鄭州人為人驍勇走及奔馬梁末調民七戶出一兵選弘肇為禁兵高祖起義之初弘肇行兵所至秋毫無犯後高祖疾與楊邠蘇逢吉同受顧命帝時李守貞王景崇趙思綰反弘肇出兵警察罪無小大皆死太白晝見民有仰觀及抵罪者吏白弘肇弘肇示以三指吏即腰斬之又為斷舌決口斫筋折足之刑周太祖出鎮弘肇議帶樞密行蘇逢吉楊邠以為不可弘肇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若毛錐子安足用哉王章曰無毛錐子軍賊何從集及李業郭允明

後贊聶文進等用事不喜執政以弘肇威震人主因其入朝擒弘肇楊邠王章斬之

楊邠

邠出於小吏不喜文士時蘇逢吉與蘇禹珪在中書以私賄除吏邠為相事無大小必先示邠邠以為可乃入白而深革逢吉所為凡門蔭出身諸司補吏者一切罷之雖長於吏事而不知大體謂為國家者務虛實甲兵全而已禮樂文物皆虛器也以故東太政而務苛細凡前資官不得居外天下行旅皆給過所旬日之間人情大擾邠與王章論事帝前曰事行之後勿使有言邠曰陛下但禁聲有臣在聞者鐵標李太后弟業求為宣徽使帝與太后問邠邠不可帝將立耿夫人為后邠又不可夫人死以後禮葬之邠又不可遂見殺

王章

章魏州人昌即位拜二司使漢方新造承契丹之後京師空之而關西三叛作周太祖用兵西方章供饋軍旅未嘗乏絕然征利剥下往時民租一石輸二升為雀鼠耗章乃增一石輸一斗為省耗緡錢出入皆以八十為陌章減其出者陌三州縣民訴田者必覆之以括其隱田天下由此重困尤不喜文士嘗語人曰此輩與一把筭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國百官俸廩取供軍之餘不堪者命有司高估其價估定又增謂之擾估民有犯盜磬酒麴無多少皆抵死吏緣為姦民不堪命遂見殺

劉銖

銖為人慘酷好殺昌以為勇斷特信之徙鎮平盧時江淮不通吳越使者汎海至中國濱海諸州皆致博易

務與民貿易民負失期者務吏擅致獄納賂民頗為苦
銖禁之銖用法刻深民有過者問其年卽隨其數杖之
謂之隨年杖每杖一人必兩杖俱下謂之合歡杖又請
增民租畝出錢二十以爲公用民不堪之銖嘗切齒於
史弘肇楊亦已而弘肇等死銖請李業曰諸君可謂僕
儼兒矣權知開封府周太祖犯京師銖誅太祖與王峻
等家屬太祖入京師責銖銖曰爲僕誅叛臣豈知其他
太祖欲歸人心乃貸其家屬止殺銖與李業梟首於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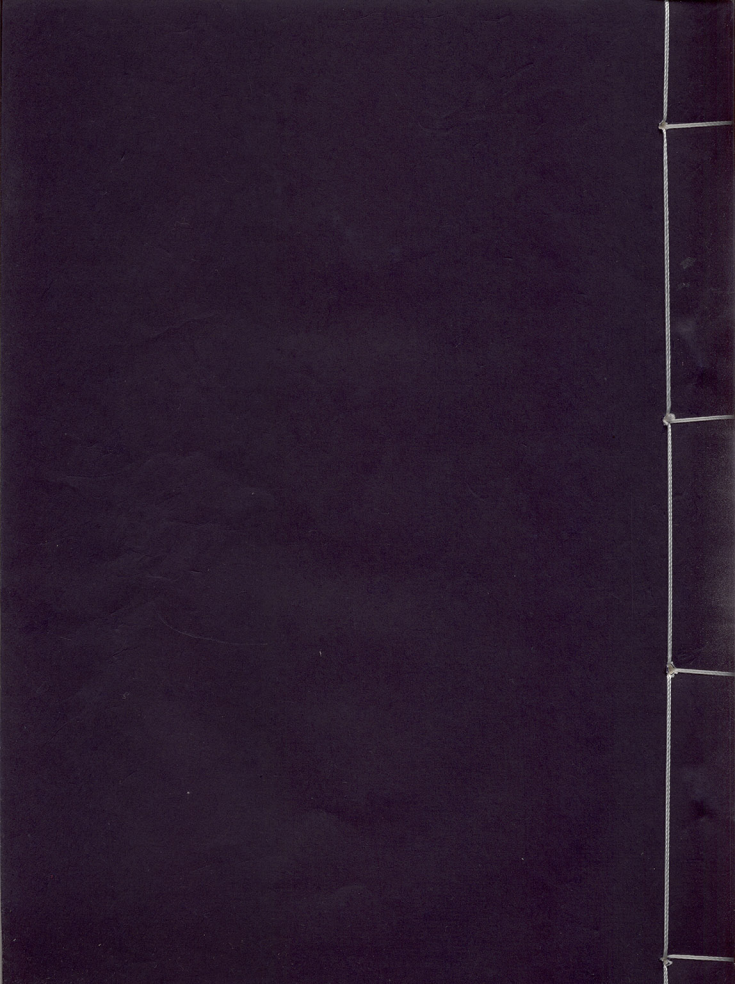
李業

業高祖皇后弟也（鳥）卽位用事無忌憚時天下旱蝗
河決大風按木宮中數見怪帝問司天趙延乂穰除之
法延乂曰臣職天象日時祭其變動若逆順吉凶而已
穰除非臣所知帝方與業等狎昵多爲度語相誚戲放
紙鳶宮中乃以詔殺郭威威遂舉兵反

京本增修五代史詳節卷之四

京本增修五代史詳節

一



京本增修五代史詳節

二



京本增修五代史詳節卷之五

周臣傳

王朴



欽平邊策

王朴字文伯少舉進士依漢楊仲弼為大臣與將相交惡朴知其必亂乃東歸周世宗即位獻平邊策曰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之由知所以平之之術當失之時君暗政亂兵驕民困近者姦於內遠者叛於外小不制而至于僭夫不制而至於濫吳蜀乘其亂而切其號幽并乘其間而據其地平之之術在乎反唐晉之失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徭役以時以阜其民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彊財足人安將和有必取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為之間諜知彼山川者願為之先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之功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衆之彊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撓之彼人怯弱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求應數大發則民困而國竭彼竭我利則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而平之得吳則桂廣皆為內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惟并必死之寇不可以風信誘必須以彊兵攻力已竭氣已喪不足為邊患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群下知法諸將用命一稔之後可

爲欽天
背

以平邊。卅宗統於征伐已撓群議親敗劉晏歸而益治兵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數頌大臣問治道選文學之士徐京付等二十人使作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平邊策朴在選中而當時文士皆不欲上急於用武以謂平定僭亂在修文德以爲先惟陶穀嘗儀與朴言用兵之策卅宗見其議論儻然益以爲奇引與計議天下事無不合遂決意用之遷樞密使時外事征伐內修法度朴爲人明敏多材智非獨當卅之務至陰陽律曆之法莫不通焉以歲軌離交朔望周變步日月五星爲欽天曆詔朴考正雅樂朴以十二律管互吹難得其真乃依京房爲律准以九尺之絃十三依管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爲均樂成而和凡所爲當時無敢難者然人亦莫能加也卅宗征淮朴留守京師廣新城通道路壯偉宏闊今京師之制多其規爲所作樂至今用之不變至言諸國興滅云淮南可先取并冠最後亡宋興平定四方皆如朴言顯德六年卒卅宗臨其喪以玉鉞叩地大慟者數四

鄭仁誨

仁誨字日新晉陽人初事唐將陳紹光紹光醉怒拔劍欲殺之仁誨植立不動紹光擲劍于地曰汝有器量必富貴非吾所及也周太祖與語甚懽每事有疑即從質問卅宗攻河東仁誨留守東都病卒卅宗將臨喪有司言歲不利卅宗乃先以挑蒯臨之仁誨自微時爲太祖謀畫及居大位未嘗有所聞而太祖卅宗親重之然能謙謹好禮不自矜伐爲士大夫所稱

扈載

史記
項鮮賦

載字仲與燕人初李進士高第常次歷代有國廢興治
亂之迹為運源賦又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
以文名一時王朴重其才薦於宰相李穀父而朴問曰
扈載不為舍人何也穀曰非不知其才然載命薄恐不
能勝朴曰公為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為朕何言命邪已
而召拜知制誥及為李士居歲中病卒議者以穀能知
人而朴能薦士時天子英武樂延天下奇才而礼重文
士載與張昭竇儼陶殺徐台符俱被進用論議雖不及
昭儼而不為穀之諛也

治國譬
於弈

嗚呼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
能君蓋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故曰治國譬之於弈
知其用而置得其外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外者敗
敗者臨碁注目終日而勞心使善弈者視為為之易置
其處則勝矣勝者所用敗者之碁也興國所用亡國之
臣也王朴之材可謂能矣不遇世宗何所施哉世宗之
時外事征伐攻取戰勝內修制度議刑法定律曆講求
禮樂之遺文所用者五代之士也豈皆愚法於晉漢而
材智於周哉惟知所用尔夫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於
上而彊其不能以暴其短惡置賢智於下而泯沒其材
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治國之君能置
賢知於近而置愚不肖於遠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
身享安樂治亂相去雖遠甚而所以致之者不多也反
其所置而已嗚呼自古治君少而亂君多况於五代士
之遇不遇者可勝歎哉

死節傳

語曰世亂識忠臣誠哉五代之際吾得全節之士三人

忠義

焉作死節傳

王彥章

彥章字子明鄆州人驍勇有力能跣足復棘行百步持一鐵鎗而馳突奮疾如飛軍中號王鐵錘梁晉爭天下為勅敵獨彥章心常輕晉王謂人曰亞次關雎小兒耳何足懼哉晉破潭州虜其妻子歸太原遣使招彥章彥章斬其使以自絕自梁失魏博與晉夾河而軍彥章常為先鋒時晉已盡有河北以鐵鑠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為兩城號夾寨而晉昏亂趙巖等用事宿將被護彥章雖為招討副使而謀不見用又晉取鄆州敬翔以繩內靴中入見末帝引繩自經曰事急矣非彥章不可乃召為招討使段凝為副末帝問破敵之期彥章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出馳兩日至滑州陰遣人具舟於楊

羅三日
破敵

村命甲士持巨斧載冶者具韞皮乘流而下彥章引精兵公河趨德勝舟兵爭鑠燒斷之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破蓋三日矣梁徹北城為柂下揚劉與彥章俱浮于河各行一岸每舟柂相及輒戰一日數十接彥章至揚劉攻之幾下晉人築壘博州東彥章攻之不克還擊揚劉戰敗乃罷歸勸還第唐兵攻兗州召彥章使守東路以兵少戰敗被擒彥章武人不知晝常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於忠義蓋天性也莊宗使人諭彥章彥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我豈苟活遂見殺

裴約

約潞州之牙將也莊宗以李嗣昭為昭義節度使約

王彥章 裴約

為裨將嗣昭卒其子繼韜以澤潞叛降梁約召州人位
曰吾事故使二十餘年欲報梁仇今郎君違背君親吾
死于此不能從以歸梁也莊宗聞繼韜叛有憂色及聞
約不叛喜曰吾於繼韜何薄於約何厚而約能分逆順
邪遣符存審救約未至而梁兵已破澤州約見殺

劉仁贍

仁贍字守惠事南唐周師征淮李穀攻壽春李景以仁
贍為清淮軍節度使使鎮壽州宗圍之數重攻之百
端自正月至四月不能下而歲大暑霖雨弥旬周兵營
寨水深數尺淮淝暴漲礮舟竹龍宗攻之具皆飄南岸為
景兵所焚明年景兵敗奉表稱臣割地輸貢而仁贍獨
堅守不下仁贍子崇諫幸其父病謀與諸將出降仁贍
命斬之病甚其副使孫羽詐為仁贍書以城降是日卒
壽州故治壽春世宗以其難寇遂徙城下蔡而復其軍
曰忠正軍曰吾以旌仁贍之節也

嗚呼天下惡梁久矣然士之不幸而生其時者不為
之臣可也其食人之祿者必死人之事如茂章者可謂
得其死哉仁贍既殺其子以自明矣豈有垂死而變節
者乎今周世宗載仁贍降書蓋其副使孫羽所為也當
世宗時王環為蜀守秦州攻之久不下其後力屈而降
世宗頗嗟其忠然止以為大將軍視世宗待一人之厚
薄而考其制書乃知仁贍非降者也自古忠臣義士之
難得也五代之亂三人者或出於軍卒或出於偽國之
臣可勝嘆哉

死事傳

嗚呼甚哉自開平訖于顯德終始五十三年而天下

守貝州

五代士之不幸而生其時欲全其節而不二者固鮮矣於此之時責士以死與必去則天下為無士矣然其習俗遂以苟生不去為當然至於儒者以仁義忠信為學享人之祿任人之國不顧其存亡皆恬然以苟生為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為榮者可勝數哉故吾於死事之臣有所取焉君子之於人也樂成其美而不求其備况死者人之所難乎吾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人其初無卓然之節而終以死人之事者得十有五人而戰沒者不得與也然吾取王清史彦超者其有自哉不離者五人馬交超附朱守殷傳宋今論李恩張玠玠鄭元業見於本紀而已

張源德

源德從李罕之叛晉降梁分魏相為兩鎮遣蜀將兵屯魏以虞夏源德為鄆守貝州時晉下全燕而鎮

定皆附自河以北山以東四百千里六鎮數十州之地皆歸晉獨貝一州圍之踰年不可下源德守既堅而貝人聞晉已盡有河北城中食盡乃勸源德出降源德不從遂見殺

夏魯奇

魯奇賜姓名曰李紹奇其後賜姓名者皆復其故初事梁為軍校後奔晉遷河陽節度使為政有惠愛徙鎮忠武河陽之人遊留不得行父老詣京師乞留徙鎮武信董璋反攻遂州魯奇閉城拒之旬月救兵不至城中食盡自刎死食死力斃死故異

姚洪

洪本梁小校嘗事董璋後事唐長中戍閬州董璋反以書招之洪投書廁中後被執璋曰爾為健兒我遇汝

厚何負我耶洪曰老賊爾昔為李七郎奴掃馬糞得一
鬻殘炙感恩不已今天子用爾為節度使何若反邪吾
能為國死不從人奴生瑋怒剖其肉洪至死大罵

王思同

思同為人敢勇善騎射喜為詩禮文士徙鎮雄武吐蕃
數為寇而秦州無亭障思同列四十餘柵以禦之居五
年來朝開宗問以邊事思同指畫山川陳其利害明宗
始知其材。潞王反鳳翔遣伶奴安十以五絃謂思
同以通其權思同執送京師會諸鎮圍鳳翔破東西關
及揚思權引軍降潞王思同未知猶督戰諸鎮兵潰思
同走潼關從珂追執思同責之思同曰非不知從王而
得生恐終死不能見先帝於地下從珂媿其言殺之開
東走將自歸于大
子與元行欽走異

張敬達 翟進宗附

敬達事唐為大同軍節度使廢帝疑石敬瑭有異志乃
以敬達為北面副揔管以分其兵敬瑭反即以敬達為
太原四面招討使兵圍太原敬達為長城連柵雲梯飛
礮以攻之所為城柵將成輒有大風雨暴至以壞之敬
瑭求救於契丹契丹兵圍敬達長百餘里關五十里副
使楊光遠勸敬達降晉敬達自以不忍背唐光遠促之
不已即斬敬達降晉翟進宗為淄州刺史楊光遠反以
不屈見殺

沈斌

斌為祁州刺史契丹犯塞過祁州趙延壽招斌斌罵曰
公父子候計陷于腥膻忍以犬羊之衆殘賊父母之邦
斌能為國死爾不能效公所為也已而城陷斌自盡其

王思同 張敬達 沈斌

家屬沒虜

王清

清初事唐後事晉為奉國都虞候（圖）二年從杜重威戰陽城清以力戰為步軍之最是冬重威軍中渡橋南虜軍其北以相拒虜以精騎出晉軍後斷晉餉道清謂重威曰晉軍危矣今去鎮州五里請以步兵二千為先鋒奪橋開路公率諸軍繼進以入鎮州可以守也重威遣與宋度筠俱別清與虜戰敗之奪其橋重威有二志不肯進筠亦退走清曰吾獨死於此矣因力戰死

史彥超

彥超周（人）拜感德軍節度使周兵圍漢太原契丹救漢卅宗遣符彥卿拒之以彥超為先鋒戰忻口彥超勇憤俱發左右馳擊解而復合者數四遂歿于陣時卅宗敗漢高平秉勝而進圍城之役諸將議不一故久無成功聞彥超死遂班師卅宗惜彥超而憤無成功憂忿不食者數日

孫晟

晟長於詩少為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常畫詩人賈島像置于屋壁晨夕事之簡寂宮道士以為妖以杖驅出之乃儒服謁唐（圖）為著作佐郎復為安重誨所惡乃奔吳李昇愛之與馬延已並為昇相晟輕延已為人常曰金枕玉杯而盛狗屎可乎晟事昇二十餘年官至司空每食不設几案使諸妓各執一器環立侍號肉臺盤卅宗征淮李景遣王崇質副晟奉表卅宗留之晟語崇質曰吾行必不免然而終不負永陵（昇）一杯土也卅宗待晟甚厚召問江南事終不對卅宗怒收下獄臨死神色

王清

史彥超

孫晟

怡然南望拜曰臣惟以死報國乃就刑

○一行傳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也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者無復廉耻之色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喪風俗墮壞至於如此然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韞于中而不見于外或窮君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各不彰况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脩節義而沉淪于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群麋鹿雖不足為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而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曰程福贊五代之亂人倫大壞天理幾滅有能以孝悌自修於一鄉而風行天下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

鄭遨

遨字雲叟滑州人敏於文辭舉進士不中見天下亂有拂求遠去之意欲携其妻子俱隱其妻不從遨乃入少室山為道士其妻數以書勸還家輒投之火遨與李振善事梁貴顯欲以祿遨遨不顧振得罪南竄遨徒步千里往省之遨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為藥能去三屍因徙居華陰求之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

善世以爲三高士。馭種田隱戶。賣藥道殷。有釣魚術。鉤而不餌。又能化石爲金。唐明宗以左拾遺晉高祖以諫議大夫召之。皆不起。賜號逍遙先生。然好飲酒。弈碁。爲詩章。落人間多寫以練素。相贈爲寶。或寫其形于屋壁。迹雖遠而名愈彰。與石門荷蓀之徒異矣。

張薦明

薦明少以儒學遊河朔。後爲道士。高祖召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妙萬物以爲言。得其極者。尸居柎席之間。可以治天下也。高祖大其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薦明聞宮中奏鼓。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音十二律。鼓無一焉。然和之者鼓也。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高祖善其言。賜號通玄先生。

石昂

昂家有書數千卷。士多就昂學。間符習召爲臨淄令。習入朝。京師監軍楊彥朗知留後事。昂以事至府上謁。贊者以彥朗諱石更其姓曰右昂。昂責彥朗曰。內侍奈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彥朗怒拂衣去。昂解官還家。語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亂世。果爲刑人所辱。子孫其以我爲戒。昂父平生不喜佛說。父死。昂於柩前誦尚書曰。此先人所欲聞也。禁其家不可以佛事汚吾先人。晉高祖詔天下求孝悌之士。召見以爲宗正丞。出帝即位。晉政日壞。昂數上疏極諫。不聽。耨疾歸。

程福贊

福贊少爲軍卒。以戰功爲都指揮使。出帝北征奉國軍。士縱火焚營。欲以爲亂。福贊救火滅之。亂者不發。以契丹至。天子在軍。不宜動搖。人聽因匿其事。李殷誣其與亂。

責內侍
更其姓

同謀出帝下福贊獄人皆以為冤福贊終不自辨以見殺

李自倫

自倫六世同居救以所居飛鳧鄉為孝義鄉旌表門閭

○唐六臣傳

甚哉白馬之禍悲夫可為流涕者矣然士之生死豈其一身之事哉初唐天祐三年梁王欲以嬖吏張廷範為太常卿宰相裴樞以唐常以清流為之廷範乃梁客將不可梁王大怒抑瓊希與王旨因殺樞等于白馬驛搢紳之士與唐不與梁者皆誣以朋黨坐貶死者數百人朝廷為之一空天祐遊梁遣張文蔚為冊禮蘇循為副撰涉為押傳國寶使張策為副薛貽矩為押金寶使趙光逢為副文蔚等自上源驛奉冊寶乘輅車導以金吾

以朋黨
誣殺數
百人

仗衛太常鹵簿朝梁于金祥殿夫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為重使樞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未必能存唐然必不亡唐而獨存也嗚呼唐之亡也賢人君子既與之共其餘在者皆庸懦傾險趨利賣國之徒不然安能蒙恥忍辱於梁庭如此哉

張文蔚

文蔚字右華初以文行知名昭宗時拜中書門下平章事抑瓊殺裴樞等七人蔓引朝士輒加誅殺縉紳相視以目皆不自保文蔚力講解之朝士多賴以全活後梁太祖仍以為相

楊涉

涉遭唐之亂拜相之日與家人相對泣下碩其子凝式曰吾不能脫此網羅禍將至矣必累爾等

張策

策少聰悟父同居洛陽浚井得古鼎銘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策年十三啓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建康是歲十月文帝受禪又改黃初是黃初元年無二月也同輩驚異之策好浮圖之說乃落髮為僧黃巢犯長安策返初服韓建遣策聘于太祖太祖喜曰張夫子至矣因薦于朝

趙光逢

光逢在唐以文行知名時人稱其方直溫潤謂之玉界又以亂世杜門絕人事柳璨起吏部侍郎末帝即位起為司空卒贈太傅

薛貽矩

貽矩字熙用河東人仕唐為兵部侍郎後遷御史大夫天祐三年太祖自長蘆還軍哀帝遣勞軍乃以臣禮見太祖及還趣哀帝遜位

蘇循

循巧佞無廉耻太祖急於禪代獨循倡言梁王功德後晉王欲即帝位未有贊成其議循乃入謁舞蹈呼萬歲嗚呼始為朋黨之論者誰放甚乎作俑者也子宜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群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于世又讀梁宕錄見文蔚等所為未嘗不流涕也當漢之亡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又以朋黨斥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

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爲君子者故嘗
寬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
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爲朋
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
黨可也官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
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夫善善之相樂以其
類同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
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則人主之
耳不聞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
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爲人主者俛俛然誰
與之圖治安之計哉一君子存群小人雖衆必有所忌
而有所不敢爲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
無所不爲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朋黨之說人主可不

察哉

五代史五

一三

義兒傳

世道衰人倫壞而親疎之理反其常干戈起於骨肉異
類合爲父子開平顯德五十年間天下五代而實八姓
其三出於丐養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將相豈非
因時之隙以利合而相資耶唐自號沙陀起代北其所
與俱皆一時雄傑虓武之士往往養以爲兒號義兒軍
至有天下多用以成功業及其亡也亦由焉太祖養子
多矣可紀者九人其一是爲明宗

李嗣昭

嗣昭本姓韓膽勇過人自鎮定絕晉而附梁晉外失大
國之援內亡諸州仍歲之間孤城被圍者再此時嗣昭
力戰之功爲多天祐三年與周德威攻梁潞州後攻張

義兒

李嗣昭

文禮於鎮州爲賊射中腦卒子繼韜立乃降梁及莊宗滅梁隨母朝京師莊宗斬之

李存孝

存孝本姓安名敬思援臂善射身被重鎧囊弓坐稍手舞鐵搥出入陣中以兩騎自從戰酣易騎上下如飛初存孝取潞州功爲多太祖以康君立爲潞州留後存孝負其功不食者數日徙邢州留後乃附梁通趙助晉擊之縛至太原車裂以徇

伶官傳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而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

五代史五

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夫夜呼亂者四應蒼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而皆自於人歟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作伶官傳

莊宗

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小字亞子人或謂之亞次自目曰李天下自

爲王至天子俳優雜戲于廷伶人由此用事劉后與諸

如爭寵恥其止家而諱其事莊宗爲其父劉叟衣服自負其囊藥艾使子繼及提破帽而隨之造其卧內曰劉山人來省女劉氏大怒答繼爰而逐之宮中以爲笑樂其戰於胡柳嬖伶周匝爲梁所得其後滅梁入汴周匝謁於馬前莊宗喜匝曰身陷仇人而得不死者陳修德源之力願乞二州報此兩人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封賞未及而先以伶人爲刺史恐失天下心因格黜其命踰年卒以俊爲景州刺史德源爲憲州刺史莊宗獵于中牟踐民田縣令切諫莊宗怒將殺之伶人敬新磨擒縣令責之曰汝爲縣令奈何縱民稼穡以供稅賦何不飢汝縣民而空此地以備天子之馳騁莊宗大笑縣令得免莊宗與群優戲于庭四顧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新磨以手批其頰莊宗失色群伶大駭新磨曰李天下一人而已復誰呼邪莊宗喜賜與甚厚新磨奏事殿中殿中多惡犬新磨去一大起逐之新磨倚柱呼曰陛下毋縱兒女嚙人莊宗怒將射之新磨急呼曰臣與陛下爲一體殺之不祥陛下開國改元同光若殺敬新磨則同無光矣同即敬新磨也莊宗釋之新磨雖善俳而不聞他過惡其敗政亂國者有景進史彥瓊郭門高三人進居中用事軍機國政皆與參史採郭美女以充後宮殺存義朱文謙皆進爲之也皇甫暉劫趙在禮作亂在禮得入鄴而叛者彥瓊啓之也郭從謙門高激軍士爲亂亂兵射帝傷足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莊宗好伶而戮於門高焚以樂器可不戒哉

宦者傳

嗚呼自古官文之禍深矣明者未形而知懼暗者患及而猶安焉至於亂亡而不可悔也雖然不可以不戒

張承業

承業唐信都宦者也為河東監軍晉王病以承業屬之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承業畜積金粟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功為多承業主藏錢而莊宗拍錢積曰和哥小字之錢可與錢一積承業曰臣老軟使非為子孫計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爾。

天忠

十八年莊宗將即帝位承業曰梁唐之仇賊天下所共惡也今王能為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讎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使唐之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士誰敢與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數曰此本朝

教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也莊宗不聽承業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恨老奴矣有輿歸太原不食卒

張居翰

居翰為唐范陽監軍魏王破蜀王衍行至秦州承業軍變于魏莊宗東征慮衍有變詔魏王殺之居翰視詔書言誅衍一行乃措去衍字改作一家蜀降者千餘人獲免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職廢於喪亂傳記小說多失其傳故其事迹終始不完而難以訛繆至於英豪奮起戰爭勝敗國家興廢之際豈無謀臣之畧辯士之談而文字不足以發之遂使泯然無傳於後世然獨張承業事卓卓在人耳目至今故老猶能道之其議論可謂傑然者歟殆非宦者之言也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為心也專而忍以小善

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共孤勢孤則懼禍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於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嚮所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而圖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而爲質雖有聖智不能爲謀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爲資至挾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昭宗信狎宦者有東宮之幽既出與崔胤圖之胤召梁兵至而宦者挾天子走岐而唐亡矣昭宗立詔求唐宦者宦者遂復用事馬紹宏頗見信用然誣殺大臣贖貨賂專威福以取怨天下莊宗疑胤有異志遣紹宏伺其動靜紹宏乃以情告明宗明宗及自紹宏始也明宗立詔天下悉補宦者殺之及病宦者孟漢瓊用事陷秦王於大惡而明宗以此飲恨而終後懿帝奔于衛漢瓊西迎廢帝于路廢帝惡而殺之

嗚呼人情處安樂自非聖哲不能久而無驕怠宦女之禍非一日必伺人之驕怠而侵入之明宗非佚君而猶若此者蓋其在位差久也其餘多武人崛起及其嗣續世數短而年不永故宦者莫暇施爲獨承業之論偉然可愛而居翰更一字以活千人君子之於人也苟有善焉無所不取吾於斯二人取其善而戒其惡所謂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也故并述其禍敗者著于篇

京本增修五代史詳節卷之六

雜傳

王鎔

鎔其先回鶻遺種曰沒諾干為鎮州王武俊騎將錄以
為子遂冒姓王氏三世為鎮州騎將沒諾干子未四世
為成德軍節度使廷泰元達景崇子鎔承祖父百年之
業士馬彊而蓄積富自晉兵出山東破孟遷取邢洛磁
三州乃大舉擊趙李匡威救之晉軍解去匡威劫鎔代
位為鎔所殺鎔既失燕援遂與晉和後梁下晉邢洛磁
三州得鎔與李嗣昭書道梁事人題自將傳城下鎔懼
判官周式曰此難與力爭可與理奪式見梁太祖曰梁
欲取一鎮州而止乎而欲成霸業於天下也且霸者責
人以義而不私昔曹公破袁紹得魏將吏與紹書悉焚

之今梁舉兵無名而假嗣昭為辭且王氏五世六公撫
有此土豈無死士而待嗣昭乎太祖喜與鎔和以子昭
祔為質太祖以女妻之封鎔趙王後又貳於晉而梁以
王景仁為招討使晉敗景仁于栢脚梁遂失鎮定而莊
宗益彊北破幽燕南并魏博鎔常以兵從然為人仁而
不武未嘗敢為兵先又好左道鍊丹藥求長生任其政
於官者石希蒙宦者李弘規遣親事軍將蘇漢衡殺希
蒙鎔怒使張文禮族弘規漢衡親軍懼文禮乃誘之為
亂斬鎔文禮為鎔表子

羅紹威

紹威工書屬文聚書數萬卷開館延四方之士通習吏
事為政有威嚴然其家世由牙將所立天祐二年牙校
李公儉作亂紹威誅之乃告梁乞兵盡誅牙軍牙軍死

魏兵悉叛。紹威勢孤，饋給梁兵，以此重困。**太祖**即位，將都洛陽，紹威取魏良材為五鳳樓，朝元前殿。太祖曰：「蕭何守關中為漢起未央宮，豈若紹威越千里而為此若神化然！」功過蕭何遠矣。劉守光囚其父仁恭，紹威馳書勸守光降與太祖，曰：「吾常攻燕不能下，今紹威折簡乃勝用兵十萬，紹威以魏久不用兵，願伐不安。楊淇門為船，自河入洛，歲漕穀百萬石，以供京師。丹未成而卒，子周翰襲位為揚師，厚所逐。」

王廩直

廩直為義武軍節度使，封太原王。後歸晉，晉北破燕南，取魏博與戰，河上十餘年。廩直未嘗不以兵從，有李應之妖妄人也，聞得小兒劉雲，即乃與廩直為子，更名都，其愛之。**註**討張文禮，廩直以鎮亡定，不獨存，乃招契丹入塞，以牽晉兵。定人皆言契丹不可召，恐自貽患。廩直不聽，及阿保機入寇，都因執廩直囚之，都為義武軍節度使，莊宗待之甚厚，及明帝立，都反，明宗討之，都與家屬自焚死。

劉守光

守光父仁恭能穴地為道，以攻城，軍中號劉窟頭。為李匡威將，匡威為弟匡儔所逐，仁恭擁兵攻幽州，行至居庸關，戰敗奔晉，及晉破匡儔，乃以仁恭為幽州留後。光化元年，取滄景德三州，請命於唐。**附**未即從，仁恭怒曰：「為我語天子，旌節吾自有，但要長安本色爾。」屢求不得，邪昭宗以守文仁恭也為橫海節度使，仁恭父子率兩鎮兵十萬，號三十萬，擊魏屠貝州，羅紹威求救於梁，梁遣李思安救魏，大敗守文，自魏至長河，橫屍數百里。

不救趙

仁恭復附晉天祐三年梁攻滄州仁恭調其境內凡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十以下皆黥其面文曰定霸都得一十萬人屯瓦橋求救於晉晉攻潞州梁軍解去仁恭幸世多故蔡宮大安山窮極奢侈選燕美女充其中又與道士鍊丹冀不死令燕人用堽土為錢米飲銅錢鑿山而藏之有愛妾羅氏其子守光慕之仁恭怒遂守光守光自稱盧龍節度使執仁恭幽之乃為鐵籠鐵刷人有過者坐之籠中外燎以火守光身衣赭黃謂將吏曰我衣此而南面帝天下乎梁攻趙王鎔求救於守光孫鶴以為救趙之兵先至者霸守光以兩虎方鬪可待之吾當為下莊子也遂不出兵晉果救趙大敗梁兵於柏鄉守光聞晉空國入梁乃治兵戒嚴遣人以語動鎮定曰燕有精兵二十萬率二鎮以從晉誰當王此盟者晉人患之謀曰昔夫差爭黃池之會而越入吳項羽貪伐齊之利而漢敗楚今吾越千里而伐人而彊燕在其後此腹心之患也乃班師守光以為諸鎮異其彊乃諷諸鎮推尊已於是晉王率天德宋瑤振武周德威昭義李嗣昭義武王處直成德王鎔以墨制冊尊守光為尚書令尚父守光曰此儀注何不郊天改元有司曰此天子之禮也尚父雖尊乃人臣耳守光怒曰我為尚父誰當帝者今天下四分五裂大者稱帝小者稱王我以二千里之燕獨不能帝一方乎乃械梁晉使者下獄自號大燕皇帝梁寬化元改元應天明年晉遣周德威會鎮定之兵以攻燕守光被圍經年晉王臨軍問將如何守光曰今日粗上肉耳惟王所為也晉軍破城執仁恭父子曳以組練獻于太廟仁恭至鴈門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

自號皇
帝

劉守光

後斬之

李茂貞

不奉詔

茂貞本姓宋名文通唐賜以姓名拜鳳翔節度使擅發兵破興元殺楊復恭父子昭宗徙茂貞自山南節度使茂貞不奉詔上表曰但慮軍情忽變戎馬難羈徒令旬服生靈因茲受弊未審乘輿播越自此何之昭宗以表辭不遂不能忍宰相杜讓能以茂貞地大兵彊且近京師易以自危而難於後悔他日雖欲誅晁錯以謝諸侯恐不能也昭宗怒曰吾不能辱彝彝坐受凌弱乃以覃王爲招討使令下京師市人皆知不可相與聚承天門遮宰相請無奉兵爭投瓦石擊宰相宰相下輿走亡其堂印覃王戰敗茂貞犯京師昭宗殺兩樞密以謝茂貞使罷兵茂貞請殺讓能遂賜死河中王重盈卒請于珂球爭

犯京師

武

立李克用請立珂茂貞與韓建王行瑜請立珙昭宗不

許茂貞率二鎮兵犯京師謀廢昭宗覃王亦率兵茂貞懼乃殺宰相韋昭度李璣晉兵至河中請擊茂貞昭宗

以晉遠茂貞近因欲庇之以爲德乃詔罷歸克用歎曰唐不誅茂貞憂未已也昭宗還募安聖捧宸軍萬餘人

茂貞謂唐將討已遂犯京師昭宗出居華州加拜茂貞

尚書令封岐王崔胤欲借梁兵誅官者韓全誨等倚茂

貞爲外援天復元年梁軍至同州全誨劫昭宗幸鳳翔

梁軍圍之逾年茂貞屢敗城中薪食盡米斗直錢七十

至燒人屎煮死而食人肉斤錢百狗肉斤錢五百天子

於宮中設小磨遣宮人屑且麥供御自後宮諸王十六

宅凍餓死者日三四茂貞窮急謀以天子與梁爲解昭

宗曰朕與六宮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安能不與梁和

李茂貞

平茂貞斬韓全誨等傳首梁軍梁圍解遂劫東遷而唐
二茂貞亦困茂貞居岐以地狹賦薄下令權油禁城門
無內松炬有誦之曰請并禁月初茂貞有地二十州其
被梁圍興元秦鳳階成入于蜀郾寧郾坊入于梁末年
所有七州而已同光二年卒子從贖有田千頃竹千畝
在鳳翔懼侵民利未嘗省理鳳翔人愛之

韓建

北蕃有
郭

建初不知書見玉篇喜曰吾以類求之何所不得因通
音韻聲偶暇則課學書史時諸鎮皆武夫獨建撫輯兵
民荆南成汭冒姓郭亦善緝荆楚當時號北韓南郭乾
寧三年李茂貞復犯京師明宗將奔太原建請幸華州
遂欲制之請罷諸王將兵及殿後諸軍昭宗登齊雲樓
望京作菩薩蠻辭二章以思歸其卒章曰野煙生碧樹
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酒酣與從臣悲
歌泣下建圍行宮請誅李筠二都將為衛者衆散殿後及二都
衛兵幽王於十六宅以兵圍之諸王登屋叫呼遂見殺
又欲發昭宗立德王裕其父叔豐謂建曰汝陳許間一
田夫爾遭時之亂蒙天子厚恩至此欲以兩州百里之
地行大事覆族之禍吾不忍見不如先死李茂貞梁太
祖欲發兵迎天子建恐乃止昭宗東遷建從至洛昭宗
幸酒屬太祖與建建躡太祖足太祖陽醉去出曰天子
與宮人眼語幕下有兵仗聲恐公不免梁時出鎮許州
軍亂見殺

溫韜

韜為義勝軍節度使在鎮七年唐諸陵在境內者悉掘
之取所藏金玉而昭陵最固惟乾陵風雨不可發來朝

李茂貞

韓建

溫韜

莊宗莊宗待之郭崇韜曰此劫陵賊罪不可赦明宗入洛賜死

嗚呼厚葬之弊自秦漢已來率多聰明英偉之主雖有高談善說之士極陳其禍福有不能開其惑豈非富貴之欲溺其所自私者篤而未然之禍難述於無形不足以動其心故周太祖鑿韜之禍其將終也為書遺世宗使以瓦棺紙衣而斂將葬開棺示人既葬刻石以告後世無作下宮無置守陵妾又使葬其平生衣服衾冕通天冠絳紗袍各二其一于京師其一于澶州又葬其劍甲各一其一于河中其一于大名者莫原其旨也

王師範

師範唐青州節度使好儒李聚書萬卷為政有威愛梁

圍昭宗於鳳翔

韓全誨等召諸鎮兵擊之

師範遣

張君厚聘梁因欲劫殺太祖不克太祖遣朱友寧攻之友

寧戰死後師範降太祖欲誅之未有以發友寧妻泣曰

陛下化家為國諸子皆得封而妾夫死讎人猶在朝廷太祖遣人族滅之使者掘坑師範設席為具與宗族飲酒謂使者曰死所不免然懼長少失序下愧於先人酒半令少長以次就戮於坑所

李罕之

罕之陳州人為入驍勇力兼數人少讀書不成去為僧以無賴所往皆不容乃乞食酸棗市中人皆不與罕之擲器于地裂其衣依黃巢為盜後歸諸葛葵葵死與張全義分據河陽以附梁既而與全義有隙乃歸太原日以兵鈔懷孟間啖人為食居民屯聚摩雲山罕之攻殺之立柵其上時人號曰李摩雲時晉徇地山東倚罕之為

杆蔽罕之自以功多於晉。私謂蓋。禹曰。吾脫身河陽。賴晉容我。今老矣。若與一小鎮使休兵歸老。幸也。當告克。用克用曰。吾於罕之。豈惜一鎮。然鷹鳥之性。飽則颺矣。後叛晉歸梁卒。

孟方立

方立邢州人。少為軍卒。以勇力選為隊將。後為昭義軍節度使昭義所節制。澤潞邢洛磁五州而治。潞州方立以潞州山川高險。而人俗勁悍。自蠻貊以來。嘗逐其帥。且已。邢人也。因徙軍于邢州。而潞人怨之。因以澤潞歸晉。晉遣李克修為澤潞節度使。方立以邢洛磁三州自為昭義軍。晉數遣李存孝等出兵窺山東三州之人。俘掠殆尽。赤地數千里。無復耕桑者。累年。方立以孤城自守。求救于梁。梁方東事。充鄆不能救也。乃乞兵于王鎔。攻晉其將石元佐善兵。而多智。為晉將安金俊所得。金俊厚遇之。間以攻邢之策。元佐曰。方立善守。而邢城堅。若攻之。必不得志。宜攻其磁州。方立來救。可以敗也。金俊以為然。方立果來救。為金俊所敗。馳入邢州城中。食尽。乃飲酖卒。

趙犇 弟珣附

犇其先青州人。幼與羣兒戲道中。部分行伍。指顧如將帥。諸大兒皆聽其節度。父見之。驚曰。大吾門者。此兒也。及壯。善弓劍。為人勇果。重氣義。黃巢起。陳州豪傑以犇為刺史。及巢陷長安。犇語將吏曰。巢不為長安市人所誅。必駭眾東走。吾州適當其衝。乃治城池。為守備。遷民六十里內者。皆入城中。選其子弟。配以兵甲。巢敗。果東走。悉眾圍犇。置春磨。藥之。肉為食。犇曰。吾家三世陳。

將必能保此爾曹當於死中求生建功立業巢柵城此三里為八仙營聚糧餉欲以火熨之陳舊有巨弩數百皆壞因理之弩矢激五百步入馬皆洞以故巢不敢近梁救之解圍去太祖入陳州雙陰識太祖必成大事乃為自託之計以其子巖尚太祖女唐（德）以陳州為忠武軍拜雙節度使雙卒弟（明）代立乃求鄧艾故迹决程王陂就民田兄弟居陳二十餘年陳人賴之後卒于家陳人為之罷市

嗚呼禍福之理豈可一哉君子小人之禍福異也老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後世之談禍福者皆以其言為至論也夫為善而受福焉得禍為惡而受禍焉得福惟君子之罹非禍者未必不為福小人求非福者未嘗不及禍始孽以先見之明深結梁太祖及其子孫皆享其祿利自謂知所託矣安知其族卒與梁俱滅也孽之求福於梁盖老氏之所謂禍也非君子之所求也可不戒哉

馮行襲

行襲字正臣均州人為戎昭軍節度使熈嚴酷少恩而所至輒天幸境旱有蝗則飛鳥食之歲凶田中鹵鹵自

李振

振字興緒唐拜台州刺史盜起不果行以策干梁（太祖）奏事長安舍梁邸宦官劉季述謀廢昭宗以告振振曰百歲奴事二歲主而敢爾邪今梁王方仗大義尊天子君等無為此不祥也振還謂太祖曰豎刀伊突之乱所以為霸者資也今天子危辱此王仗義立功之時太祖

人目為
鴟梟

悟遣振詣京師見崔胤謀出昭宗昭宗返正太祖執振手曰卿謀得之王師範以青州降梁遣振往代師範疑懼振曰漢張繡與曹公為敵然不歸袁紹而歸曹公者知其志大不以讎殺人也今梁王方成大事豈以故怨害忠臣乎師範乃歸梁昭宗遷洛振往來京師朝臣皆仄目振視之若無人有小怒必加譴謫故振一至京朝廷必有貶降時人目為鴟梟太祖之弑昭宗遣與朱友恭李茂威太祖養子冒姓朱氏叔琮謀之昭宗崩太祖問振所以待友恭等振曰晉司馬氏殺魏君而誅成濟不然何以塞天下口太祖乃殺友恭振嘗率進士不中尤憤唐公卿及裴樞等七人賜死白馬驛振謂太祖曰此輩自言清流可投之河使為濁流也太祖即位遷戶部尚書友珪時代敬翔為崇政院使莊宗滅梁振謁郭崇韜崇韜曰人言振一代奇才吾今見之乃常人爾已而伏誅

裴迪

迪字昇之河東人為人明敏善治財賦精於簿書通鑑用兵四方留迪以調兵賦太祖自岐還將吏皆賜迎蓋叶贊功臣太祖曰叶贊之功惟裴公有之他人不足當也

孔循

循少孤始冒姓朱又冒姓趙與弑昭宗何后殺柳璨蔣元暉張廷範仕梁至租庸使通鑑時知汴州明宗自魏兵反而南莊宗東出汜水循持兩端迎明宗於北門迎莊宗於西門戒曰先至者入之明宗先至遂納之即位為樞密使留守東都民有犯魏者循族其家明宗知其寃詔天下除魏蓋許民得造魏明宗欲以皇子娶安重

李振 裴迪 孔循

調兵賦

誨女重誨問循循曰公為機密之臣不宜與皇子婚而循陰使人白明宗求女妻皇子重誨惡其為人出循為忠武軍節度使卒。

孫德昭

德昭當劉季述幽昭宗宰相崔胤陰求義士而德昭與孫承誨董從實應胤裂衣襟為書及斬季述昭宗反正賜姓李璣扶頌濟難忠烈功臣與承誨等皆拜節度圖形凌煙閣號三使相恩寵無比。

劉知俊

知俊字希賢徐州人姿貌雄傑勇出諸將仕梁為大彭郡王時王重師以無罪見殺知俊遂叛臣於季茂貞左右忌之乃奔蜀王建以為武信軍節度攻伐貞取秦鳳階成四州建忌之知俊色黑而生威在丑里巷為謠曰黑牛出圈撥繩斷建乃殺之。

閻寶

寶字瓊美鄆州人自梁降晉為招討使梁晉戰胡柳晉軍敗莊宗欲引兵退保臨濮寶曰夫決勝料勢決戰料情情勢既得斷在不疑今梁兵倉蹙其勢可破勝而驕怠其情可知此不可失之時莊宗乃整軍復戰遂敗梁兵。

康延孝

延孝代北人為梁先鋒指揮使見末帝任用群小乃奔于唐且言末帝懦弱趙巖張漢傑用事忠言勇士皆見疎斥（忠）又問梁計如何曰臣聞其議期以仲冬大幸遣董璋以陝魏澤潞之眾出石會以攻太原霍彦威以關西汝洛之兵掠邢洛以趨鎮定王彥章以京師禁衛

誠攻梁

征蜀

擊鄆州段凝以河上之軍當陛下莊宗懼曰何以禦之
 延孝曰梁兵雖衆分則無餘待其既分以鐵騎五千自
 鄆趨汴出其不意擣其空虛不旬日天下定矣其後董
 璋等不出兵而梁悉屬段凝于河上京師無備莊宗自
 鄆入汴凡八日而滅梁以功賜姓名曰李紹琛
 蜀爲先鋒排陣斬所使降興州與王衍戰三京衍敗走
 斷吉栢江浮橋延孝造船以渡進取綿州衍斷綿江
 浮橋延孝謂李嚴曰吾遠軍千里入人之國利在速戰
 東衝破膽之時得百騎過鹿頭關彼將即降若修繕橋
 梁數日使衍閉關爲備勝負未可知也因上嚴乘馬浮
 江軍士隨之濟者千餘人遂入鹿頭關下漢州居三日
 後軍始至衍弟宗弼以蜀降時董璋位在延孝下見重
 於郭崇韜崇韜有軍事獨召璋議延孝怒責璋曰吾有
 平蜀之功公等僕數相從反俛首郭公之門吾爲都將
 獨不能以軍法斬公邪崇韜解璋軍職表爲東川節度
 使延孝愈怒曰吾冒白刃犯險阻以定兩川璋有何功
 而得旄節及崇韜死延孝以朱友謙無罪見殺遂擁衆
 反入蜀任圜追之與孟知祥夾攻之戰敗被擒檻至鳳
 翔殺之

張全義

全義少以田家役于縣縣令困辱之後事蹟甚多
 與李罕之分據河陽罕之性貪暴以冠鈔爲事全義勸
 儉督民耕殖罕之仰給全義全義不能給罕之出兵攻
 晉絳全義襲取河陽晉助罕之圍全義全義乞兵于梁
 梁敗罕之於沈水後爲河南尹披荆棘勸耕殖躬載酒
 食勞民畎畝之間築南北二城以居之數年人物全盛

勸耕植

張延孝 張全義

聽訟以
先訴者
為直

朱友謙

全義初名言唐高宗賜名全義及事梁高祖賜名宗顛
梁與晉戰河北兵數敗全義鬼卒伍鐔馬月獻之以補
其缺太祖兵敗還洛避暑全義妻女迫淫之其子繼作
欲刺刃太祖全義止之仕梁累拜中書令封魏王莊宗
入汴全義自洛來朝厚賂劉皇后以自託莊宗至洛幸
其弟命皇后拜為父莊宗欲掘梁太祖墓斷棺戮屍全
義以剖棺之戮非王者以大度示天下也莊宗以為然
鏹去墓闕而已全義監軍得李德裕平泉醒酒石德裕
孫因託全義復求之監軍怒曰自黃巢亂後洛陽園宅
無復能守豈獨乎泉一石哉全義嘗在巢賊中以為譏
已奏發殺監軍天下冤之其聽訟以先訴者為直民頌
苦之後勸莊宗遣明宗討趙在禮明宗反全義以憂卒

表象先

友謙初名簡後梁太祖更名友謙叛梁附晉莊宗賜姓
名曰李繼麟時伶人用事求賂于友謙友謙不能給景
進告友謙反因族其家

象先太祖妹之子為馬步軍指揮使引禁軍入宮攻友
珪友珪死出鎮宣武在宋州十餘年誅斂其民積貨千萬
表象先威梁象先輩戾員數十萬賂唐將相伶官宦者及劉
皇后莊宗賜姓名為李紹安改宣武軍為歸德軍曰歸
德之名為鄉設也象先積財產數十萬邸舍四千間其
卒也不以分諸子而悉與正辭廢帝時獻錢五萬緡領
衢州刺史晉高祖立復獻五萬緡求為真刺史積錢盈
室室中嘗有聲如牛人以為妖勸其散積以禳之正辭
曰物之有聲求其同類宜益以錢聲必止聞者笑之

室中有
聲如牛

張全義

朱友謙

表象先

朱漢賓

漢賓字績，巨亳州人。有膽力，梁攻兗鄆，鄆州朱瑾募饒勇，歿雙鴈于頰，號鴈子都。太祖選勇士數百人，號落鴈，都以為漢賓為指揮，使人以為朱落鴈。及莊宗滅梁，漢賓為右龍武統軍。莊宗出遊，幸其第，漢賓妻有色，因侍左右。莊宗留至夜而去，自此有寵，為將無戰功而臨政，能守法，好施惠，人頗愛之。

段凝

凝，開封人，妹為梁太祖美人，故親信之。末帝昏亂，凝依附趙巖為姦主。彦章為昭討使，三日用奇計破唐德勝南城，而巖匿。彦章功狀悉歸功於凝，凝納金巖等代彦章為招討使。已而梁亡，凝率精兵五萬降唐。秦趙巖張漢傑侮弄，摧柄殘害，生靈請族之。因景進納賂，蜀皇后以求恩寵。莊宗賜姓名曰李紹欽，以為秦軍節度使。明宗即位，賜死。

趙在禮

在禮字幹臣，涿州人。莊宗為指揮，使脅于皇甫暉，又自貝州攻魏。及明宗軍變，與在禮合。明宗即位，自魏徙鎮橫海，歷鎮泰寧、天平，所至邸店羅列，積貲巨萬。在宋州人尤苦之，已而罷去。宋人喜相謂曰：「眼中按釘，豈不樂哉！」既復居職，乃籍管內口率錢一千號拔釘錢。

霍彥威

彥威字子重，洺州人。仕梁為行營招討使，與晉相持，河上敗降晉。晉宗賜姓名曰李紹真。明宗入洛陽，首率群臣勸進內外機事，皆決彥威。及即位，徙鎮平盧，宋守殷反，誅彥威。遣使者馳騎獻兩箭為賀。明宗賜兩箭以報之。夷

狄之法起兵令衆以傳箭爲號令然非下得施於上也
明宗本出夷狄而彥威武人君臣皆不知禮動多此類

旁知溫

知溫字伯玉兖州人爲隨軍指揮使莊宗賜姓名曰李
紹英明宗自魏反兵南向知溫首馳赴之天成元年拜
泰寧軍節度使屯于盧臺明宗遣烏震往代知溫其効
節軍將龍旺等攻震殺之魏州自羅紹威誅衙軍揚師
厚爲節度復置銀鎗効節軍及後劫賀德倫降晉劫趙
在禮入魏皆此軍也明宗遣効節九指揮北戍盧臺旣
遣震代知溫知溫不樂盧臺戍軍夾水東西爲兩寨震
與知溫會東寨方博効節軍亂殺震知溫即渡河入西
寨以騎軍尺殺亂者明宗詔悉誅其家屬于魏州凡九
指揮三千餘家數萬口驅至漳水上殺之漳水爲之變

十四

色魏之驕兵由是而尺歷鎮太平平盧廢帝立封東平
王太常上言策拜王公皇帝臨軒遣策其在外者正衙
命使而鹵簿鼓吹輅車法物不出都城考之故事無明
文今北平王德鈞東平王知溫受封遣策請下兵部太
常太僕給鹵簿鼓吹輅車法物赴本道禮畢還有司知
溫在鎮厚飲其民積貲鉅萬及卒子彥儒獻父錢三萬
緡絹布參萬匹金百兩銀千兩茶千五百斤絲十萬兩
拜沂州刺史

京本增修五代史詳節卷之七

○雜傳

王晏球

晏球字瑩之洛陽人梁太祖選富家子之材武者置帳下號驪子都晏球為驪子都指揮使後降唐高祖賜姓名曰李紹凌明宗立定州王都反晏球為招討使契丹遣禿飯將萬騎救都晏球敗之橫刀奔甲六十餘里契丹又遣惕隱以七千騎益都晏球擊走之為趙德鈞擒送京師中國之威大震而契丹衰伏自晏球始為將有機略善撫士卒其擊禿飯既因敗以為功先張始謂將皆欲乘勝取之晏球返不動卒以持父弊之

王守恩

王守恩相漢為西京留守周太祖以樞密使將白文珂等軍過洛陽守恩以使相自輿肩輿出迎太祖怒即日以頭子命文珂代守恩為留守守恩罷去後隱帝殺史弘肇等召群臣慰諭之守恩曰陛下始睡覺矣聞者皆縮頭

以頭子
代使相

殿契丹

○嗚呼道德仁義所以為治而法制綱紀亦以維持之也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之亂與壞相乘至蕩然無復綱紀則必極於大亂而後返此勢之自然也五代之際若文珂守恩皆位兼將相而周太祖以一樞密使頭子易置之如更成卒是時太祖與漢未有間隙其無君叛上之志宜未萌於心而其所為如此者何哉蓋習為常事故特發於喜怒頤指之間而文珂不敢違守恩不得拒太祖既歎之不疑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其上下安然而不怪者豈非朝廷法制綱紀

王晏球 王守恩

壤亂相乘其來也遠既極而至於此故是以善為天下
應者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也可不戒哉

康福

福事晉王為偏將莊宗曰吾家以羊馬為生福狀類胡
人乃令牧馬逾年馬大蕃滋安重誨惡之以雲武深入
夷境乃拜福涼州刺史至首岡峽遇雲因襲呼蕃殺之
獲玉璞綾錦羊馬甚眾威聲大振蕃夷畏服福世本夷
狄夷狄貴沙陀嘗有疾卧閣中察佐入問疾見錦衾相
戲曰錦衾爛方福怒曰我沙陀種也安得謂我為奚聞
者笑之

郭延魯

延魯父饒為沁州刺史為政有惠愛延魯以善藥為將
遷復州刺史歎曰吾先君為沁州者九年民到于今思

公廉平
自勵

之吾敢忘先君之志以廉平自勵民甚賴之秩滿州人
遮道攀號當時刺史皆以軍功拜言事者以民力困蔽
之時不宜任武夫恃功縱下為害而延魯父子特以善
政聞

○嗚呼五代之民何以堪之上輸兵賦之急下困剝斂
之苛自莊宗以來方鎮進獻之事其添都助國之物動
以千數計至於來朝奉使宴贖罪莫不出於進獻而
功臣大將不幸而死則子孫率以家貲求刺史其物多
者得大州善地蓋自天子皆以賄賂為事矣於此之時
循廉之吏如延魯之徒者誠難得而可貴也

華溫琪

溫琪從黃巢敗顧狀貌魁偉懼不自容乃投白馬河流
數十里不死河上人援出之又經于桑林桑枝折田父

康福 郭延魯 華溫琪

曰子狀貌堂堂非常人也乃匿于家後募為兵在梁唐累為節度使

袁從簡

從簡世本屠羊善用禦兵用兵攻城從簡多為梯頭莊宗與梁對陣梁軍有執大旗出入陣間者莊宗曰彼猛士誰能取之從簡馳入梁軍奪旗而還嘗中流矢鏃入髀骨命工鑿之左右視者不勝其毒從簡言笑自若為人剛暴難制明宗戒曰富貴可惜汝不能守也先帝能貸尔吾恐不能也從簡好食人肉所至屠捕民間小兒以食許州富人有玉帶欲之而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之卒踰垣隱木間見夫婦相待如賓二卒歎曰吾公欲奪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告使以帶獻遂踰垣去

張筠

筠初代康懷英為永平節度使掠其家貲又於唐故宮掘地得金玉貨鉅萬出帝時居洛陽擁其貲以酒色聲妓自娛者十餘年人謂之地仙

嗚呼五代反者多矣吾於明宗獨難其辭莊宗遇弒繼爰以元子握重兵死于外而不得立此大事而前史不書其所以然夫繼爰之存立於張錢無所利寧錢何為拒之不使之東乎錢筠之弟守京兆繼爰班師至興平而明宗起錢乃斷河陽浮橋拒繼爰豈其有所使而為之乎然明宗於符君超深為德而待錢無所厚此又可疑也不然好亂之臣望風而響應乎使錢不斷浮橋而繼爰得以兵東明宗未必能自立則繼爰之死由錢之拒其所繫者豈小哉

李周

方順隆
準

周字通理邢州人父矩遭亂不仕嘗謂周曰邯鄲用武之地今世道未平汝當從軍旅以興吾門盧嶽徙家太原妻梁靈充斥道路周送之嶽曰子方順隆進有疎微身長七尺真將相也吾占天象晉必有天下宜留事晉以圖富貴後為節度使歷四鎮

劉廙諱

廙字德謙滄州人唐制樞密使以官者為之自梁用敬翔李振至宗始用武官而樞重將相高祖以宰相桑維翰李崧兼樞密使廙諱與諸臣者心不平之楊光遠之討范延光也以晉重兵在已掌握其所求請高祖裁抑之廙諱言於光遠此非上意皆維翰崧等嫉公光遠大怒訴維翰等高祖罷維翰以廙諱為樞密使及丁母憂遂不復拜樞密使以印付中書廢其職

張希宗

希宗字德峯幽州人宗為靈武節度使開屯田教耕種軍足食而省轉饋頗知星曆天福三年月掩畢口大星希宗歎曰畢口大星邊將也我其當之明年卒

皇甫遇

遇常山人為人有勇力虬髯善射歷四鎮節度使契丹入寇杜重威為都招討使遇為都指揮使屯於中渡重威陰送款于契丹伏兵幕中召諸將坐告以降虜遇等不能對重威出降表遇等俛首以次書名即麾兵解甲降契丹遣遇與張彥澤先入京師遇行至平棘絕吭死

○嗚呼梁亡而敬翔死不得為死節晉亡而皇甫遇死不得為死事梁之篡唐用翔之謀為多由子佐其父而弑其祖可乎其不戮於斧鉞為幸免矣夫晉兵之降虜

也士卒初不知及使解甲哭聲震天則降豈其欲哉使
過奮然攘臂而起殺重威於坐中雖不免見害猶為得
死矣其義烈豈不凜然哉既俛首聽命相與下人之國
矣雖死不能贖也豈足貴哉君子之於人或推以恕或
責以備恕故迂善自新之路廣備則難得難得故可貴
焉然知其所可恕與所可貴豈不難哉

王弘贄

弘贄唐明宗時為衛州刺史潞王反昭宗夜以百騎奔
衛州東七八里遇晉高祖將朝京師愍帝下馬慟哭曰
潞王反康誠義叛長公主教我逆尔于路高祖曰弘贄
宿將多知事請就圖之即見弘贄曰主上危迫吾戚傷
也何以圖全弘贄曰天子遊狄自古有之然將相大臣
從乎曰無也國寶乘輿諸物從乎曰無也弘贄歎曰所
謂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公萬乘之主以百騎出奔而
將相大臣無一人從者則人心去就可知也雖欲興復
得乎即從高祖上謁於驛舍高祖以弘贄語曰愍帝弓
箭庫使沙守榮奔弘進謂高祖曰主上明宗愛子公愛
婿公於此時不能報國而反問大臣國寶所在公亦助
賊反邪乃抽佩刀刺高祖高祖親將陳暉扞之守榮戰
死弘進自刎高祖因殺帝從兵獨留帝于驛弘贄奉帝
居州廨弘贄子亦為殿直廢帝立遣亦鴉廢帝

劉審交

審交字求益幽州人時晉高祖分戶部度支鹽鐵為三
使歲餘三司益煩弊乃復合為一拜審交三司使議者
請檢天下民田宜得益租審交曰租有定額而天下比
年無閑田民之苦樂不可等也遂止不檢而民賴以不

擾汧陳州以禦使出視民田見民耕器薄陋乃取河北耕器為範為民更鑄

王周

周魏州人歷涇州節度使張彥澤為政苛虐民多流亡周更為寬恕去苛弊二十餘事歷汧四鎮皆有善政定州橋壞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修刺丈過也乃償民粟為治其橋杜重威降契丹契丹兵過鎮州呼周出降周曰受晉厚恩不能死戰而以城降何面目南行見人主與士大夫乎後迫降之

安叔千

叔千字胤宗拜昭武軍節度使歷四鎮狀貌堂堂而不通文字所為鄙陋人謂之沒字碑契丹犯京師晉官迎見邪律德光德光勞曰是安沒字否汝在邢州已通誠款吾當與汝一喫飯慶拜鎮國軍節度使

五七十一

六

馮暉

暉魏州人天福中拜義成軍節度使鎮靈武靈武自唐明宗已後市馬權粟招來部族給賜軍士歲用度又錢六十萬自關以西轉輸供給民不堪役氏羌剽掠道路暉始至則推以恩信部族懷惠止息侵奪然後廣屯田以省轉餉民不加賦管內大治拓拔彥超常璩來謁暉留之為起第於城中賜予豐厚而諸部爭以羊馬為市易暮年有馬五千匹撫綏邊部凡十餘年恩信大著

廣屯田

皇甫暉

皇甫暉魏人唐莊宗失政暉與其徒劫其都將揚仁晟曰唐能破梁而得天下者以先得魏而尺有河北兵也魏軍甲不去駉馬不解鞍者十餘年今天下已定而天子

王周

安叔千

馮暉

皇甫暉

不念魏軍久戍之勞。今將士思歸。不可遣。持卒戍焉。屬關當歸。公當與我俱行。不幸天子怒吾軍。則坐據一州。足以起事。仁晟曰。今英主在上。天下一家。精甲銳兵。不下數十萬。公何出此不祥之言。軍中知不可強。遂斬之。推一小校不從。又斬之。乃詣裨將趙在禮。在禮從之。乃焚其州。入魏。暉擁甲士數百騎。大掠城中。至一民家。問其姓。曰。國暉曰。吾當破國。不殺之。又至一家。問其姓。曰。萬。暉曰。殺萬家足矣。又尺殺之。及明宗與在禮合謀。莊宗之禍自暉始。明宗即位。暉自軍卒擢陳州刺史。在禮已秉旌節。罷鎮來朝。暉曰。與公俱起。甘陵卒成大事。由我發也。公今富貴能恤我乎。不然禍起坐中。在禮出器幣數千與之。而飲以酒。暉飲自若。不謝而去。

王進

進幽州人。爲人勇悍。走及奔馬。漢高祖鎮河東。每有急遣。進至京師。往反不過五六日。遷都。指揮使從周太祖起魏。遷懿德節度使。

嗚呼。予述舊史至王進之事。未嘗不廢書歎曰。甚哉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與俱。勇夫悍卒。各裂土地。封侯王。何異豺狼之牧斯人也。雖其附託。遭遇出於一時之幸。然猶必皆橫身陣敵。非有百夫之勇。則必一日之勞。至如進者。徒以疾足善走。而秉旌節。何其甚矣。豈非名器之用。隨世而輕重者歟。世治則君子居之。而重世亂則小人易得。而輕歟。抑因緣僥倖。未始不有。而尤多於亂世。既其極也。遂至於是。故當此之時。爲國長者。不過十餘年。短者二四年。至一二年。天下之人。視其上。易君代國。如更戍長。無異。其輕如此。况其下乎。坊不暴。

消長君子小人常相上下予書進事所以哀斯人之亂而見當時賢人君子之在下者可勝道哉

劉詞

詞字好謙唐莊宗與梁戰夾河以功迂團練使徙房州為政不苛人頗便之詞暇日嘗披甲枕戈而卧謂人曰我以此取富貴豈可一日忘之且人情易習若一墮其筋力有事何以報國

披甲枕
戈而卧

王環

環為蜀鳳州節度使開運之亂秦鳳周世宗攻之為環所敗世宗曰吾欲一天下以為家而聲教不及秦鳳兵出無功吾有歎焉乃決意攻之及秦成階相繼降獨環堅守百餘日然後克之世宗見環歎曰三州已降環獨堅守吾數以書招之而環不答至力屈就擒雖不能事亦忠其所事也用之可勸事君者乃拜右驍衛將軍

范延光

延光字子環相州人為宣徽使明宗幸汴朱守殷反延光曰守殷反迹始見若緩之使得計則城堅而難近故乘人之未備者莫若急攻臣請騎兵五百馳至城下以神速駭之明宗乃以為然遂乃以騎兵五百人日暮疾馳至半夜行二百里戰于城下遲明明宗至汴兵望見天子乘輿乃開門守殷死汴州平安重誨死與趙延壽並為樞密使明宗問延光馬數幾何對曰騎軍三萬五千明宗撫髀歎曰太祖在太原時馬數不過七千莊宗取河北與梁戰河上馬纔方匹今有馬三萬五千不能一天下吾老矣馬多奈何延光曰一馬之費可養步卒五人三萬五千匹馬十五萬之食也明宗曰肥戰馬而

對馬數

劉詞 王環 范延

夢蛇入腹

瘠吾人吾所愧也明宗有疾不能視朝京師之人異議藏窟山谷寄匿軍營或勸延光以嚴法制之延光曰制動當以靜且少待之已而明宗疾間京師乃定時秦王擢兵驕宋王弱在外議者屬意潞王延光延光壽求罷而朱弘昭馮斌為樞密使已而秦王見誅明宗崩潞王殺愍帝唐室大亂末帝詔延光為樞密使討平劉延皓為天雄軍節度使延光夢大蛇自臍入腹半入而掣去之以問術士張生生齋曰蛇龍類也入腹中王者之兆也由是頗畜異志晉天福二年延光反于魏高祖以楊光遠為招討使延光降封東平郡王致仕居京師後挈帑歸河陽楊光遠利其貲脅使投水死詔歸葬相州已葬墓輒崩破其棺槨頭顱皆碎初祕瓊殺董溫琪取其貲鉅萬延光又殺瓊取之而終以貲為光遠所殺而光遠亦不能免也當延光反以李彥珣為步軍都監使守城光遠遣人之邢州取彥珣母至城下示彥珣以招之彥珣望見自射殺之又延光降高祖拜彥珣房州刺史大臣言彥珣殺母當誅高祖以赦令已行不可失信後坐

賊誅

嗚呼人性之謹於習也故聖人於仁義深矣其為教也勤而不怠緩而不迫欲民漸習而自趨之至於久而安以成俗也然民之無知習見善則安於為善習見惡則安於為惡自唐之衰于戈饑饉父不得育其子子不得養其親其始也骨肉不能相保蓋出於不幸因之禮義日以發恩愛日以薄其習久而遂以大壞至於父子之間自相賊害夫人情莫不共知愛其親惡於不孝然彥珣彎弓射其母高祖從而赦之非徒彥珣不自知為

范延光

大惡而高祖恬不為怪則晉出帝之絕其父宜其舉世不知為非也

安重榮

重榮朔州人善騎射晉高祖起太原使張頴陰招重榮其母兄以為不可重榮曰吾當卜之乃立一箭百步射之曰石公為天子則中發輒中又立一箭射之曰吾為節度使則中一發又中叛入太原高祖即位拜成德軍節度使重榮雖武夫而曉吏事有夫婦訟其子不孝重榮拔劍授其父使殺之其父泣不忍其婦從傍詬罵奪其劍而逐之問之乃繼母也重榮叱其母出後殺之重榮起於軍卒暴至富貴見晉高祖自藩侯得國嘗謂人曰天子寧有種邪兵強馬壯者為之時高祖與契丹約為父子重榮以謂誑中國以尊夷狄困已敝人民而充無厭之欲此晉万世恥也契丹使者過鎮州重榮慢罵或執殺之又引吐渾入塞招集亡命課民種稗食馬萬疋重榮以金魚袋不足貴刻玉為魚佩之天福六年契丹拽刺過鎮重榮執之上表言契丹可取高祖報曰前世與虜和親皆為天下計今吾以天下臣之亦以一鎮抗之小大不等無自辱焉重榮以晉無如我何乃反其母又為不可重榮曰為母卜之指堂下幃竿龍口仰射之曰吾有天下則中之一發而中其母乃許饒陽令劉巖獻水鳥五色重榮曰此鳳也畜之又使人為大鐵鞭以獻詭民曰鞭有神指人人輒死號鐵鞭即君遂舉兵杜重威擒之漆其首送契丹

安從進

從進初從莊宗於兵間後出鎮山南晉高祖取天下不

安重榮 安從進

順常歎藩鎮多務為姑息藩臣慕高祖所為謂李可成
事故在位七年而反者六起自范延光反鄴從進已畜
異志恃江為險招集二命與安重榮結為表裏及重榮
反高祖幸鄴和凝曰臣聞兵法先人者奪人願為空名
宣勅十數通授鄭王時鄭王重貴留守京師有急則命將以往從
進聞高祖北遂反鄭王以空名勅授李建宗討之從進
敗自焚死

楊光遠

光遠字德明為莊宗騎將戰契丹于新州折一臂明宗
時為媿瀛寧易四州刺史以治稱晉高祖起太原末帝
以光遠佐張敬達招討為契丹所敗乃殺敬達降邪律
德光見之斬曰爾輩大是惡漢兒不用鹽酪食一萬匹
戰馬以被契丹敗圍及降光遠歎伏晉圖以為宣武

節度使光遠進見佯為愷悒之色高祖使人問之對曰

臣於富貴無不足也惟不及張生鐵死得其所常愧爾

以劉蕡敬達降故云高祖以為忠頗親信之。天福五年鎮平盧

封東平王即位拜太師時晉馬少括天下馬佐軍

景延廣取光遠前所借馬三百匹光遠怒謀為亂出帝

賜玉帶御馬以慰安之光遠乃召契丹入寇周儒亦叛

降契丹儒博州刺史嘗儀曰今不以重兵大將守博州渡使

儒得引契丹東過河與光遠合則河南危矣出帝乃遣

李守貞皇甫遇以兵沿河下儒果引契丹濟河守貞擊

敗之遂與光遠隔絕出帝遣守貞東討光遠嬰城固守

自夏至冬其子承勳勸出降光遠曰我在代北嘗以紙

錢祭天池投之輒没人言我當作天子承勳劫幽之遣

人奉表待罪守貞遣客殺之漢高祖立贈尚書令命張

正撰其碑銘。碑石既立，天大雷電，擊折之。光遠病禿而妻跛，足人爲語曰：自古豈有禿瘡天子、跛足皇后邪？然召夷狄爲天下首禍，卒滅晉氏，墮隕中國者二十餘年，皆光遠爲之也。

杜重威

重威朔州人，其妻石氏，晉高祖女弟，命典禁兵。安重榮反，重威逆戰于宗城。重榮爲懷月陣，重威擊之不動，欲少却以伺之。王重胤曰：兩兵方交，退者先敗。乃分兵爲三，重威先以左右隊擊其兩翼，戰酣，重胤以精兵擊其中軍，重榮大敗。契丹入寇，重威爲北面行營招討使，乃陰遣人詣契丹請降。契丹許以中國與之，爲帝重威出降表，使諸將書名，乃令軍士陣于柵外。軍士猶喜躍以爲決戰，又告以出降軍一解，甲大哭，聲振原野。契丹犯京師，重威以晉兵屯陳橋，士卒凍餓，市人詬之。漢高祖定京師，拜重威太尉，懼不受命。高祖攻之，食盡，出降。將及崩，乃誅其父子於市。

李守貞

守貞河陽人，出帝即位，領義成節度使楊光遠反。守貞破之，當杜重威爲北面招討使，守貞爲都監。契丹寇鎮定，守貞軍中渡，遂與重威降契丹。後漢高祖崩，重威死，守貞自以漢新造，易圖乃與趙思綰、王景、崇反。爲帝乃遣郭威率禁兵攻之，諸將請先擊思綰，景、崇、彥珩曰：三叛連衡以守貞爲主，守貞敗則他可傳聲破矣。威過馮道問策，道曰：君知博乎？錢多則多勝，錢少則多敗，非不善博，所敗者勢也。今合諸將兵以攻一城，較其多少，勝負可知。威大悟，謀以父困之，乃與諸將分爲三柵，柵

其城三面而闕其南發丁夫築城以連三柵守貞出爭
之丘常失而食盡乃攻破之初守貞召僧摠倫問以濟
否僧始以方術干守摠倫以王當有天下分野方災侯
殺人垂盡則事濟矣守貞會將吏飲指畫虎圖曰君有
天命者中其掌一發中之守貞益自負及城破與妻子
自焚死漢斬其首梟南市

張彥澤

彥澤爲人驍悍殘忍目睛黃而夜有光顧視如猛獸善
射爲騎將周時爲鎮國節度使嘗辱其子上章請殺
之其掌書記張式不爲作章乃出奔彥澤得式剖心決
口斷手足而斬之王周奏彥澤所爲不法者二十六條
式父鐸詣闕訟冤皆不省自契丹與晉戰河北彥澤數
立戰功後與杜重威李守貞叛降契丹邪律德光犯關
遣彥澤以千騎先入京師遷帝於開封府以兵監之又
德光至京師聞彥澤劫掠怒鎖之百官及都人爭訴其
惡乃殺之

嗚呼晉之事醜矣而惡亦極也其禍亂覆亡之不服
蓋必然之理爾使重威等雖不叛以降虜亦未必不亡
然開虜之際自一景延廣而卒成晉禍者此三人也視
重威彥澤之死而晉人所以甘心者可以知其憤疾然
怒於斯人者非一日也至於爭已戮之屍鬻其肉剔其
髓而食之擗裂蹈踐斯須而盡自古未有也嗚呼是時奉
晉之兵皆在北面國之存亡繫此三人之勝敗其在可
謂重矣蓋天下惡之如彼晉方任之如此而終以不悟
豈非所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歟

慕容彥超

李守貞

張彥澤

慕容彥超

彥超漢高祖同產弟也冒姓閻氏黑色胡髯號閻崑崙
杜重威反高祖命高行周討之彥超爲副行周用兵持
重彥超欲進速戰數凌辱行周行周見宰相以柔塞口
自訴高祖召彥超責之周兵犯京師侯益謂隱帝曰此
兵之來其家屬皆在京師宜閉門以挫其銳遣其妻子
登陴以振北兵可使解甲彥超曰此懦夫之計也乃大
言曰北兵何能爲當於陣前喝使歸營及隱帝遇弒周
太祖立乃謀反判官周度諫曰魯詩書之國也自伯禽
以來未有能霸者然以禮義守之而長世者多矣今公
英武一代之豪傑也若量力而動可保富貴李河中安
襄陽杜令公近歲之龜鑑也彥超怒未有以害之乃令
度監括閻弘魯家貲犒軍度曰公命之死生繫財之多
少願無隱也及鄙掘無所得彥超下弘魯度獄斬之彥
超好聚斂在鎮置庫貨錢有野民爲偽銀質者王吏覓
之已而得質爲銀者寘之深室用鐵爲質而包以銀號
鐵胎銀其被圍也勉城守者曰吾有銀數千挺當悉賜
汝軍士私相謂曰此鐵胎爾何用哉明年太祖親征彥
超夫妻投井死

京本增修五代史詳節卷之七



禮義治
人大法

京本增修五代史詳節卷之八

○雜傳



傳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
 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
 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亂敗
 亡亦無所不至況為大臣而無所不取不為則天下其
 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叙見其
 自述以為榮其所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
 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怪
 士之被服儒者以李古自名而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
 多矣然使忠義之節獨出於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
 其人哉豈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於
 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孔子以謂十室之
 邑必有忠信豈虛言也哉予嘗得五代時小說一篇載
 王凝妻李氏事以一婦人猶能如此則知世固常有人
 而不得見也疑家青齊之間為魏州司戶參軍以疾卒
 于官疑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携其子負其遺骸以歸
 東過開封止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携一子而疑之不
 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
 氏仰天長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執邪
 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
 聚而嗟之或為彈指或為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
 于朝官為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答其主人者嗚呼士
 不自愛其身而忍取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

哉

馮道

馮道

能列若
儉約

替為人
耕田

仁義無
形之寶

道字可道瀛州人事劉守光為參軍守光敗事官者張承業為巡官薦為晉王掌書記能宗即位道為翰林學士能刻苦儉約當晉與梁夾河而軍道居軍中為一茅菴不設牀席卧一束芻所得俸祿與僕厮同器飲食意恬如也諸將有掠得人之美女者以遺道道實別室訪其主還之其解學士居父喪遇歲飢悉出所有以贖鄉里而退耕于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者與力不能耕者道夜往潛為之耕人來愧謝道不以為德服除召為翰林學士行至汴州遇趙在禮亂明宗兵犯京師孔循勸道少待道曰吾奉詔豈可自留乃疾趨至京師明宗雅知道所為曰此真吾宰相也拜端明殿學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成長興之間歲屢豐熟中國無事道戒明宗曰臣為河東掌書記時奉使中山過井陘之險懼

五代史

馬蹙失不敢怠於銜轡及至平地謂無足慮遂跌而傷几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人情之常也明宗曰天下雖豐百姓濟否道曰穀貴饑農穀賤傷農凶誦聶衷中田家詩其言近易曉明宗錄其詩常自誦水運軍將於臨河縣得玉盃有文曰傳國寶萬歲杯明宗以示道道曰此前世有形之寶尔王者固有無形之寶明宗問之道曰仁義者帝王之寶也明宗嘉之道相明宗十餘年乃相愍帝廢帝即位拜司空晉滅唐道晉加司徒封魯國公相出帝加大尉封燕國公契丹滅晉又事契丹朝耶律德光於京師德光責道事晉無狀問何以來朝對曰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德光誚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德光喜以道為大傅漢高祖立乃歸漢以太師奉朝請周滅漢道事周

馮道

章四姓
十君

月號長
樂老

太祖拜太師兼中書令道少能矯行以取稱於世及為大臣尤務持重以鎮物事四姓十君必舊德自歎然當世之士無賢愚皆迎道為元老德光問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為俳語對曰此時併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為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周兵反犯京師隱帝崩太祖謂漢大臣必行推戴及見道道殊無意太祖拜道道受之如平時太祖意少沮知漢未可代遂陽立湘陰公贇為漢嗣遣道迎之贇未至太祖北至澶州擁兵而反議者謂道能沮太祖之謀而緩之終不以晉漢之亡責道也然道視喪君亡國未嘗屑意時天下大亂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於倒懸道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已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勳官爵以為榮自謂孝於家忠於國為子為弟為人臣為司長為夫為父有子有孫時開一卷時飲一杯食味別聲被色老安於當代老而自樂何樂如之蓋自述如此道前事九君未嘗諫諍即位劉晏致上黨世宗自將擊之道切諫不可世宗曰吾見唐太宗平定天下敵無小大皆親征道曰陛下未可比唐太宗世宗曰劉晏為令之眾若遇我師如山壓勿道曰陛下作得山定否世宗卒敗晏于高平至取淮南定三關威武之振自高平始道卒年七十二謚封瀛王時人稱與孔子同壽其喜為之稱譽如此

李琪

琪燉煌人少舉進士博學宏辭事梁為翰林學士東兵征伐四方詔書皆琪所為下筆輒得太祖意梁滅梁欲相琪梁舊臣嫉之乃為太常卿同光三年大水詔百

馮道 李琪

議改國號

明宗五日一見

寮上封事。琪上書數十言。曼然無足取。莊宗重之以爲國計。使莊宗崩。琪入霍彥威孔循等請改國號。絕土德。琪議曰。殿下宗室之賢立功二世。今興兵赴難。而易統號。使先帝便爲路人。則然。梓宮何所依。往明宗乃發喪成服。而後即位。自唐末喪亂。天子未嘗視朝。而入閣之制。亦廢。常參之官。日至正衙傳聞。即退。獨大臣奏事。日一見便殿。而侍從內諸司。日再朝而已。琪即位。乃詔羣臣五日一隨宰相入見。內殿謂之起居。琪以非唐故事。請罷起居。而復朔望入閣。明宗曰。五日起居。吾思所以數見羣臣也。不可罷。而朔望入閣。可復。然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羣臣曰。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憂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曰。入閣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閣。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閣門而入。百官俟朝于衙。因隨以入。見故謂之入閣。然衙朝也。其禮尊閣。宴見也。其事殺自閣已後。因亂。禮闕。天子不能日見群臣。而見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閣。有仗其後。習見以入閣爲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閣。其後亦廢。至是而復然。有司不能講正其事。凡群臣五日一入見中興殿。便殿也。此入閣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丈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閣。琪皆不能正也。琪又建言。入閣有待制。次對官論事。而內殿起居一見而退。欲言者無由自陳。明宗乃詔起居曰。有言事者。許出行自陳。又詔百官以次轉對。時安重誨專權用事。即臺門斬馬延琪爲御史中丞。不敢彈糾。又懼諫官論列。乃託任園白重誨。而後糾。猶依違不敢正言。及丘胤輩罷。相任園欲

相琪北循沱之遷右僕射明宗討王都破定州還洛琪帥百官奉迎奏章言敗契丹之寇黨破真定之逆城坐誤以定州為真定罰俸一月琪少以文章知名既貴乃刻牙板為金字曰前鄉貢進士李琪常置坐側為入少持重不知進退數為當時所沮

李愚

愚字子晦好學為古文舉進士宏辭魏王繼夏伐蜀辟愚為都統判官蜀道阻險議者謂宜緩師待變而進愚曰王術荒怠乘其倉卒其利在速不可緩也任圜罷拜愚為相不治第宅惜延賓館以居愚有疾明宗遣官者視之見其敗瓊弊席四壁蕭然命以供帳物賜之時兵革方興天下多事而愚為相欲依古以創理乃請頒唐六典示百司使各舉其職州縣貢士作鄉飲禮時以為迂闊廢帝嘗目宰相曰此粥飯僧爾以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也

粥飯僧

盧導

導字肥化舉進士明宗時遷中書舍人路王兵犯京師愍帝奔衛州宰相馮道李愚崔百官將迎路王請道草牋勸進導曰今天子蒙塵于外遽以大位勸人若路王守節以忠義見責其將何辭以對且上與路王皆太后子也不如率百官詣宮門取太后進止語未終報路王至安從進催百官班迎百官紛然而去路王止于正陽門外道又促導草牋導對如初李愚曰吾輩罪人盧舍人言是也

劉昫

昫美風儀明宗愛其風韻自端明殿李士拜相當時為

李愚 盧孟尊 劉昫

降璽有

榮廢帝命昫兼判三司昫性察而嫉三司蠹蔽乃句計
文簿覈其虛實殘租積負悉蠲除之往時吏幸積年之
負蓋而不發因以把持州縣求賄及昫蠲除民間歡然
為德而三司吏沮怒先是馮道與昫為姻家而同為相
道罷李愚代之愚惡道為人凡事有失必誚昫曰此公
親家翁所為也遂相詆詬時三司諸吏提印聚立月華
門聞宣麻罷昫相皆歡呼相賀曰自此我曹快活矣

盧文紀

文紀字子持奉進士明宗時為御史中丞初上事百官
臺參吏白諸道進奏至客次通名勞以茶酒而不相見
相傳為故事文紀曰吾雖德薄敢隨舊制因遣吏諭之
進奏宜奮臂喧然不得已入見文紀據牀端笏臺吏通
名贊拜既出怒訟于朝明宗問趙鳳進奏吏比外何官
鳳曰州縣發遞知後之流明宗曰乃吏卒尔杖而遣之
○廢帝立欲擇宰相采書清望官內疏礪餅中夜焚香
呪天以筋挾之首得文紀欣然相之。晉高祖起太
原廢帝比征顧文紀曰自卿為相詢于輿議皆云可致
太平今日至此卿宜如何文紀皇恐謝罪。

馬胤孫

胤孫字慶先舉進士廢帝入立拜平章事不通世務時
馮道罷節度使拜司空司空自唐以來無特拜者有司
不知故事或曰司空三公宰相職也當參與大政盧文
紀以司空之職祭祀掃除而已

劉嶽

嶽字昭輔敏於文辭舉進士明宗時為吏部侍郎故事
吏部文武官皆身背輪朱膠紙軸錢然後給其品高者

請自官
皆賜告
身

定礼

令有五
服自盡
始

賜之貧者不能輸錢但得勅牒而無告身中書但錄其制辭編為敕甲獄建言以制辭或任材能或襄功行或申以訓誡而受官者既不給告身皆不知受命之所然非王言所以告詔也請一切賜之百官皆賜告身自獄始宰相馮道本田家狀貌質野道入朝任贊與獄在其後道行數反頌贊以問獄獄曰遺下兔園冊爾主卿於卿誅散子道聞之怒後遷天常卿初鄭餘慶採唐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為書儀兩卷明宗見其有起復冥昏之制歎曰儒者所以隆孝弟而敦風俗無金革之事起復可乎婚吉禮也用於死者可乎乃詔獄選文李通知古今之士共刪定之獄與太常博士段顥田敏增損其書而事出鄙俚皆當時家人女子傳習所見往往轉失其本然猶時有禮之遺制其後亡失命宗可究婚禮親迎有女坐婿轎合巹之說為不經公卿之家頗遵用之至其久也訛謬可笑

馬縞

縞舉明經宏詞莊宗時判太常卿明宗入立繼唐太祖莊宗而不立親廟縞言漢光武立四廟于南陽諸如故事立廟以申孝享劉嶽修書儀有所損益皆文于縞凡喪服皆以開元為定下太常具五服制度附于令令有五服自縞始也

崔悅

有孔英
父第

樂
定禮

悅字子文深州人舉進士甲科初為李士冑草制為澤
相彛維翰所改悅以唐故事當罷職乃引經據爭之悅
專於文李不能泄事維翰乃命知貢李素有醜行為時
所惡悅既受命往見維翰維翰尊貴而語簡謂悅曰孔
英來矣悅不諭其意以謂維翰以孔英為言乃考英及
第物議非之遷太常卿高祖詔大常復文武二舞詳定
正冬朝會禮及樂章自唐末之亂禮樂制度亡矣悅與
竇貞固等草定之其年大福八年冬至會朝崇元殿廷
設宮縣二舞在北登歌在上文舞舞昭德武舞舞成功
之曲禮畢高祖大悅賜悅金帛然制作簡繼以龜茲
部實裳法曲參亂雅音明年正月復奏于廷而登歌發
聲悲離頹慙如薤路虞殯之音舞者行列進退皆不應
節聞者悲憤其年高祖崩開運二年陶穀奏廢二舞明
年契丹滅晉邪律德光入京師太常請備法駕奉迎樂
工教習鹵簿鼓吹都人聞者為之流涕

李澤

澤京兆人工文辭天成中張文寶知貢事所放進士中
書有覆落者乃請下李士院作詩賦為貢李格命澤為
之時澤為中書舍人翰林李士澤笑曰予少李進士登科蓋偶然爾
後生可畏來者未可量假令予復就禮部試未必不落
第安能與英俊為准格聞者多其知體

和疑

疑字成績軍人幼聰敏形神秀發察賀環辟為從事環
與唐戰敗走獨疑隨之環顧見疑鷹之使去疑曰丈夫
當為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爾已而一騎追環幾反疑

山崔悅 李澤 和疑

知貢舉

射殺之。環由此得免。環歸乃戒其諸子曰：和生志義之士，後必富貴。爾謹事之。因妻以女。天成中，拜翰林李士知貢舉。時進士浮薄，喜為諂譁，以動主司。主司每放榜，則圍之以棘，閉省門，絕人出入。疑徹棘開門，而士肅然。所取皆一時之秀。天福五年，拜平章事，請為宣敕命將以敗安從。進見從漢高祖時，封魯國公。疑為文章以多為富，日鏤板以行，世識者非之。然性樂善，好稱後進。唐故事，知貢舉者所放進士以已及第時名次為重。疑舉進士及第時第五，後知舉選范質為第五，而質位至宰相，封魯國公，與疑同。當時榮之。

呂琦

琦字輝山，明宗時為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廢帝時拜端明殿學士。時晉高祖鎮河東，有二志，廢帝患之。琦

言太原之患必引契丹為助，不如先事制之。因言方今之勢，不如與契丹通和，歲給金帛，妻之以女，使強藩大鎮外無引援，可弭其亂心。松以琦語語三司使張延朗，欣然曰：苟紆國患，歲費懸官十數，焉緝責吾取足可也。因共建其事。廢帝以語薛又遇，又遇誦我皇社稷依明主，安危託婦人之詩，以誚琦等。廢帝怒琦曰：臣等為國計，非與契丹求利於中國也。帝曰：卿等佐朕，欲致太平，朕一女尚幼，弃之夷狄，金帛所以養士，扞國輸以資虜，可乎？議遂寢。後晉起太原，果引契丹為助，以亡唐。

何澤

澤廣州人，為洛陽令。明宗好獵，數踐民田，澤潛身伏草間，伺莊宗當馬諫之。莊宗為止獵。明宗時數上書言事，及幸鄴，人情不便，澤伏閤切諫。明宗嘉之，然外直言而

議據

和疑 呂琦 何澤

內邪佞聳於內殿起居班退獨留以笏叩額北望呼曰
明主明主聞者哂之五代之際民苦於兵往往因親疾
割股或既喪而割乳廬墓以規免州縣賦役戶部歲給
蠲符而課州縣出紙號為蠲紙澤上書言其敝明宗詔
廢戶部蠲紙

史圭

圭為直學士故事直學士職雖清而承顧文書參掌庶
務與判官無異女重誨不知書倚圭以備顧問始曰許
圭升殿侍立樞密直學士升殿自主始

李崧

崧深州人明宗時為端明殿學士契丹入鴈門明宗選
將以捍太原崧曰太原國之北門宜得重臣非石敬瑭
不可也高祖德之遣謝崧曰為浮屠者必合其尖欲使

五代八

崧終始成已事也高祖立拜平章事數稱杜重威之材
又信趙延壽之詭晉遂以亡邪律德光悅京師謂人曰
吾破南朝得崧一人而已漢高祖秦不悅崧又為從者請入
京師以崧策賜蘇逢吉因誅之

張允

允當晉高祖即位屢赦天下允為駁赦論引管子兵漢
事以自古有水旱則降德音而宥過開墜牢以出囚冀
感天心以救災也若有罪者見捨無罪者墮冤乃致災
之道非救災之術高祖覽之大喜

裴晦

晦字司東河東人裴氏自晉魏以來為名族居燕者號
東眷居涼者號西眷居河東者號中眷仕後唐為禮部
侍郎陳朝廷闕失多斥權臣宰相馬胤孫桑維翰自晦

禮部所放進士後胤孫知舉放榜引進士詣暉暉喜作詩曰門生門下見門生維翰過暉暉不迎送人間之暉曰我見桑公於中書庶寮也桑公見我於私第門生也何送迎之有

王仁裕

仁裕字德輩天水人曉音律晉高祖初定雅樂宴群臣於水福殿奏黃鍾仁裕聞之曰音不純肅而無和聲當有爭者起於禁中已而兩軍校鬪昇龍門外聲聞于內人以為神喜為詩少嘗夢人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篆籀由是文思益進乃集平生作詩萬餘首號西江集仁裕與和疑以文章知名嘗知貢舉仁裕門生王溥凝門生范質皆至相

王延

飛八

延字世美鄭州人拜中書舍人知貢舉吏部尚書盧子紀與故相崔協有隙時協子頊舉進士文紀謂曰貢舉選士當求實効無以虛名昔有越人善泗生子方睟其母浮之水上人怪問之則曰其父善泗子必能之若是可乎延退曰盧公之言為崔協恨其父遂及其子明年選頊甲科人稱其公

馬重績

重績字洞微少學數術明太一五紀八象三統大曆晉高祖以太原拒命廢帝兵圍之勢危急命重績筮之遇同人曰天火之象乾健而离明乾西北也离南方也其同我者自北而南及契丹助晉擊唐遂有天下天福三年上言曆象王者所以正一氣之元宣萬邦之命宣明氣朔正而星度不驗崇玄五星得而歲差一日以宣明

之氣朔合崇玄之五星二曆參合創為新法以唐大寶十四載乙未為上元雨水正月中氣為氣首詔班行之號調元曆行之數歲輒差又為刻漏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為一百刻六十分刻之二十為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為正此古所用也今失其傳以午正為時始下侵未四刻十分而為半由是晝夜昏曉皆失其正請依古改正從之

趙延義

延義字子英父溫瑋事蜀王建為司馬監每為建占吉凶小不中輒加誥責及卒戒子孫曰數術吾世業然仕亂國得罪而幾死數矣子孫以他道仕進者不必為也周太祖兵入京師召延義問漢祚短促者天數邪延義言王者撫天下當以仁恩德澤而漢法深酷刑罰枉濫天下稱冤此所以三時太祖以兵圍蘇逢吉劉鐸等聞延義言因貸之

京本增修五代史詳節卷之八

京本增修五代史詳節卷之九

十國世家

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黥髡盜賊交梟我魏晉六暨南唐姦豪竊據蜀險而富漢險而貧閩陋荆楚開蠻服剝荆弗堪吳越其尤牢牲視人嶺蛋遭劉百年之間並起爭雄山川亦絕風氣不通語曰清風只群陰伏日月出燭火息故真人作天下同

吳世家 據廬州二十八

揚行客

行密字化源廬州人有力能手舉百斤唐中起兵為亂據廬州後敗孫儒收兵數千衣以皂衣蒙甲號黑雲都其兵皆江淮人輕弱及朱瑾來奔得瑾勁騎而兵益振天二年封吳王初田頎及安仁義朱延壽斬人

兵號黑雲都

殺從行密楚微賤及江淮甫定三人猛悍難制頎欲除之頎因行密諸將求賂遂反仁義聞之亦反行密遣李神福擊頎頎敗死遣王茂章米志誠圍仁義夫之軍中推朱瑾善禦志誠善射仁義嘗自負曰志誠之弓十不當瑾禦之一瑾之禦十不當仁義弓之一茂章穴地道而入執仁義斬之頎之將叛行密陽為目疾謂夫人曰吾業成而喪目吾兒不足任事得延壽付之無恨矣夫人召延壽至行密殺之

楊渥

渥行密長子也行密病出渥宣州及卒時天復渥輦宣州庫物歸留兵二千以陳璠范遇將之既立惡徐溫典牙兵召璠等自衛而溫與張顥有立渥之功乃斬璠遣盜入寢殺渥

揚行客 楊渥

楊隆演

隆演行密第二子也初溫顥之弑渥約分其地以臣梁及渥死顥欲背約自立召諸將議之溫客敵可求曰今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恐為之太速不若輔幼主漸以歲時然後可也因出渥母史氏教言隆演當立顥由此與溫有隙諷隆演出溫潤州可求曰今捨衛兵而出外郡禍將至矣可求因從顥與諸將造溫陽責溫曰古人不忘一飯之恩况公楊氏三世之將今幼嗣新立乃求居外以苟安乎溫陽謝曰公等見留不願去也顥覽可求附溫使客刺之不中可求詣溫謀殺顥以弑渥之罪歸之溫由是專政隆演備位而已溫出鎮潤州留其子知訓秉政知訓以隆演幼懦陵侮之知訓為朱瑩所殺溫請隆演即天子位改元武壽六年十溫為大丞相溫之從鎮金陵也以知諾守潤州敵可求曰二郎君非徐氏子而推賢下士人望願歸若不去之恐為後患溫不用其言及知諾秉政可求懼詣溫謀迫隆演僭號隆演以權在徐氏建國非其意快快疾卒

楊溥

溥行密第四子也徐氏立之改元順壽二年魏德元及徐溫等勸溥為皇帝改元乾正明宗天成元年三年改元大和成天知徐知諾出鎮金陵七年改元天祚二年時請泰三年十月神位後卒李昇昇迁其子孫於海陵號永安宮敵兵守之久而男女自為匹偶吳人哀怜之顯德三年世宗征淮南詔抗楊氏子孫昇聞之遣人盡殺其族自南景福六年蒙貞四十六年

徐溫

溫字元孫

即天子位

神位子
李昇

温字敦美海州人少販鹽為盜行密起合肥隸行密帳
下行密所與起事劉威陶雅之徒號三十六英雄獨温
未嘗有戰功及行密欲殺朱延壽温用其客嚴可求教
行密陽為目疾事成遂預立渥之功温客尤見信者惟
駱知祥嚴可求可求善籌畫知祥長於財利温以軍旅
間可求國用問知祥吳人謂之嚴駱

○嗚呼盜亦有道信哉行密之書稱行密為人寬仁班
信能得士心其將蔡儔叛於廬州悉毀行密墳墓及儔
敗諸將請毀其墓以報之行密嘆曰儔以此為惡吾豈
復為耶嘗使從者張洪負劍而待洪挾劍擊行密不中
洪死復用洪所善陳紹負劍不疑又嘗罵其將劉信信
忿奔孫儒行密戒左右勿追曰信醉而去醒又復來明
日果來行密起於盜賊其下皆驍武雄暴而樂為之用

者以此故二世四主垂五十年及渥已下政在徐温於
此之時天下大亂中國之禍篡弒相尋而徐氏父子區
區詐力裴回三主不敢輕取之豈其恩威亦有在久者
歟

○南唐世家 據金陵統三十五州

李昇

昇字正倫初揚行密養為子諸子不能容乃乞徐温冒
姓徐氏名知誥温子知訓為朱瑾所殺温居金陵未及
聞昇居潤州即以兵渡江定亂遂得政乃寬刑法拮恩
信引宋齊丘駱知祥王令諫等為謀客及受吳禪復姓
李氏改名昇自言唐憲宗子建王恪之後天祐三年郊
祀昊天不許州縣言民孝悌五代同居七家者皆表門
閭復繇役其尤盛者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

席長幼以次坐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為之不食錢氏自吳時素為敵國昇見天下亂久常厭用兵及將篡國先與錢氏約和通好不絕昇答馮延巳好論兵大言嘗謂昇曰田舍翁安能成大事而昇志在守吳舊地無復經營之畧然吳人賴以休息七年卒

李景

破妖賊

景昇長子也嗣位改元保大開天福破妖賊張遇賢

羅縣初有神降羅縣與人言禍福輒中遇賢禱之神曰

遇賢是羅漢可留事我時南海劉龔死嶺南盜起閩神

當為王者神言遇賢遂共推為帥號中天八國王過嶺

取虔州據白雲洞景遣邊鑄攻降之景以馮延巳常晏

錫為翰林學士馮延巳曾為中書舍人陳覺為樞密使魏

岑查文徽為副使晏錫專掌密命而延巳等以邪佞用

五鬼

五鬼用事

事吳人謂之五鬼夢錫屢言五人不可用景不納初宋

齊丘為昇謀袁楊氏昇有力及事成乃陽入九華山昇

招之乃出宋幾罷相景立復召之而陳覓魏岑皆齊丘

引用齊丘又罷相歸九華山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

閩王氏兄弟連兵累年景遣查文徽攻之克建汀泉漳

四州分延平劍浦富沙三縣置劍州迁王延政之族于

金陵景欲罷兵而查文徽等欲盡取之又李仁達

逆款吳越吳越以兵應仁達覓等不相應而馮延巳嘗與

吳越戰敗景流齋斬州延魯舒州江文蔚劾奏馮延巳

魏岑亂政景怒貶文蔚福州詠言吳越弑兵亂殺

李仁達請建節度查文徽應之進至西門被擒九年景

遣邊鑄攻楚破潭州蓋迁馬氏之族于金陵分洪州高

安清江萬載上高四縣置筠州三年周師南征取滁

李昇并 本李昇

獻江
左地

州景懼秦書陳凡事之禮又奉表稱臣割壽陵泗苑光
海六州求罷兵世宗皆不報又表盡獻江北地世宗許
之宋齊丘陳竟以割地無益遣齊王景達與陳竟邊錫
許又鎮率兵趣壽春周師在揚滁和者皆却諸將請要
其險隘擊之宋齊丘曰擊之然深不如縱之以為德
五年世宗復南征宋元降周許文綽邊錫被執景達還
金陵劉仁贍死孫羽以壽州降周十月**復南征步**
騎數萬水陸齊進軍士作檀來之歌聲聞數十里**秦**
元年鎮聽四破楚州取海泰揚州景遣陳竟秦表請傳
國與世子初周師南征無水戰之具已而屢敗景兵獲
水戰卒乃造戰艦數百艘命王瓌將以下淮長淮之舟
皆為周兵所得又造齊雲舡數百艘開老鵠河通至大
江景初自持水戰以周師非敵及竟秦使見舟師列于

奉周正
朝

江次甚盛以為自天而下乃請還國取景表盡獻江北
諸州世宗許之時楊秦滁和壽漫楚 光海等州已為
周得景遂獻廬舒蘄黃畫江為界景去帝泥奉周正朔
時顯德五年也世宗遣鐘謨馮延魯歸國謨魯為陳都
別讓奉朝見當延魯用事常夢錫每排斤之景既
割地以周為大朝夢錫笑曰君等嘗欲致君如堯舜今
日自為小朝邪謨還言竟故詐景怒流竟饒州殺之宋
齊丘坐竟賜死景困於用兵鐘謨請鑄大錢以當十文
曰水通泉貨韓貶載又鑄鐵錢以一當二景謀遷都洪
州唐錫贊之乃升洪州為南昌建南都于之時建隆而
州迫隘景怒錫發疾卒

李煜

煜字重光景第六子豐額駢齒一目重瞳子景遷南都

李煜景 太子煜

遣徐鉉
朝京師

留煜監國景卒煜嗣位于金陵乾德二年始用鐵錢商賈多以十鐵錢易一銅錢出境官不可禁煜因下令以一當十煜嘗以韓熙載忠直欲用為相而卒熙載北海將家子也與李穀相善明宗時熙載奔吳穀送至正陽酒酣臨訣熙載曰江左用吾為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國用吾為相取江南如探囊中物及周征淮命穀為將以取淮南而熙載不能有所為也開寶四年遣弟從善朝京師遂留不遣七年詔煜赴闕煜稱疾遣徐鉉奉表求緩師八年王師克金陵九年煜俘至京師封違命侯初太祖南征煜遣徐鉉朝京師鉉居江南以名臣自負其來也欲以口舌馳說存其國及入見大臣先入言鉉博學有才辨宜有以待之太祖笑曰非爾所知明日鉉朝仰而言曰李煜無罪陛下師出無名太祖徐召之使畢其說鉉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其說累數百言太祖曰爾謂父子者為兩家可乎鉉無以對嗚呼大哉何其言之簡也蓋王者之興天下必歸於一統其可來者來之不可者伐之僭偽假竊期於掃蕩一平而後已予讀周世宗征淮南詔擇其區區攢撫前事務較曲直以為辭何其小也然世間之英武有足喜者豈為其辭之過歟自晉天福二年至開寶八年周滅凡二十九年

前蜀世家 據成都統四十八州

王建

建字光圖許州人隆眉廣額狀貌偉然少屠牛盜驪販私鹽里人謂之賊王八後為軍卒迂都將迎僖宗於蜀為田令孜養子文德元年韋昭度為西川節度分印蜀黎雅為永平軍拜建節度使建殺昭度親吏昭度恐留

字臣 王建

因瑞即帝位

符節與建而東建即以兵扼劔門兩川由是阻絕天後三年唐封建蜀主七年梁滅唐因其有巨人鳳凰黃龍白雀白鹿甘露之瑞乃即帝位改元武成年號以元懿為太子三年改元永平元軌化歐陽忞得唐傳國璽以獻二年殺元懿立次子宗衍為太子五年改元通正梁貞明二年改元天漢三朝二年改元光天四朝六月建卒年七十二

王衍

衍字化源方曠大口垂手過膝顧目見耳能為浮豔之辨既立尊母為皇太后后姊為皇太后妃以教令賣官自刺史以下每一官闕數人爭而入錢多者得之通都大邑起邸店以奪民利衍年少荒淫委政於宦者起宦華苑重光太清延昌會直之殿清和迎仙之宮降王真蓬萊

代九

丹霞之亭飛鳶為之閣瑞獸之門與諸狎客婦人日夜酣飲嘉王宗壽建壽子也以社稷為言言發泣涕韓昭等紳曰

禁危懼

嘉王酒悲不當王氏晚年俗競為小帽謂之危腦帽衍禁之戴大帽尖巾缺後宮戴金蓮花冠衣道士服酒

酣免冠其髻盤然更施朱粉號醉粧衍立之明年改元勸時唐既滅梁遣李嚴聘蜀歸乃獻伐蜀之策明年

郭崇韜伐蜀是歲改元咸康衍行幸至梓潼大風拔木

太史曰此貪狼風也當有敗軍殺將者衍不省及至縣

谷唐師入境所至迎降王宗弼姓魏建送款於唐

莊宗賜衍詔曰固當列土而封必不薄人于險三辰在

上一言不欺衍忻然就道行至秦州驛莊宗用景進計

遣問延嗣誅其族自唐入曠三年滅凡三年至同光

嗚呼自秦漢以來李者多言祥瑞雖有善辨之士不

王建 王衍

能祛其惑也。予讀蜀書至龜龍麟鳳騶虞，世所謂王者之嘉瑞，莫不畢出其國，異哉！然考王氏之所以興亡成敗者，可以知之矣。或以爲一王氏不足以當之，則視天下治亂可以知之矣。龍之爲物，以不見爲神，以升雲行天爲得志，今偃然暴露，其形是不神也，不上于天而下見於水中，是失職也。鳳凰鳥之遠人者也，昔舜治天下，政成而民悅，命夔作樂，樂聲和鳥獸聞之，皆鼓舞。鳳凰適至，史因爲美。後世因以鳳來爲有道之應，其後鳳凰數至，或出於庸君謬政之時，危亡大亂之際，果爲瑞哉？麟獸之遠人者也，魯哀公出獵，蓋索而獲之，非其自出也。春秋書西狩獲麟，譏之也。西狩非其遠也，獲麟惡其不取也。聖人已沒而異說興，乃以麟爲王者之瑞，而附以符命讖緯詭怪之言，治世如堯禹湯文武之世未嘗一出其一，出於亂世，孰知其爲瑞哉？龜玄物也，汙泥川澤不可勝數，其死而貴於卜官，用適有宜而戴禮以在宮，沼爲王者難致之瑞，戴禮雜出於諸家，其失多矣。騶虞吾不知何物也，賈誼以爲騶者文王之圃，虞虞官也，然爲獸者其近世之說乎？夫破人之惑者，難與爭於篤信之時，待其有所疑焉，然後從而攻之。麟鳳龜龍而出於五代之際，又皆牽于蜀，此雖好爲祥瑞之說者，亦可疑也。因其可疑者而攻之，庶幾惑者有以思焉。

○後蜀世家 據成都統四十六州

孟知祥

知祥邢州人，爲晉王中門使。唐兵破蜀，郭崇韜素德知祥，以懿嬭中臨行，奏曰：「蜀平，擇帥無如知祥。」同光二年十二月，爲成都尹、西川節度使。明宗立，知祥訓練兵甲。

陰有王蜀之志置義勝定遠驍銳義寧飛棹等軍十萬餘人命李仁罕趙廷隱張業分將之初魏王班師知祥率成都富人及王氏故臣家錢得六百萬緡以犒軍餘者猶二百萬明宗以趙季良為三川制置使督蜀犒軍餘錢知祥留季良而不奉詔安重誨疑有異志以李嚴為監軍知祥斬之天四年明宗遣李仁矩責助禮錢知祥不肯出安重誨又以仁矩為保寧節度使及重璋殺仁矩而知祥遂舉兵反明宗命石敬瑭討之大敗乃班師知祥復攻重璋殺之遂并有東川明宗崩知祥乃即帝位國號蜀改元明德精元是年六月卒

孟昶

昶知祥子也昶立不改元仍稱明德至五年改元廣政昶自天福二好打毬走馬為方士房中之術年少不親政

事而將相大臣皆知祥故人知祥寬厚多優縱之及事昶益驕蹇踰法度而李仁罕張業尤其昶執仁罕殺之九年趙季良率張業用事置獄于家醉法厚斂昶執業殺之始親政事於朝堂置醜以通下情時契丹滅晉漢高祖起大原中國多故而何建以秦成階三州附蜀昶遣攻下鳳州於是悉有王衍故地十八年周周伐蜀而秦成階鳳復入于周昶幸晉漢之際中國多故而據險一方君臣務為奢侈以自娛至于溺哭皆以七寶裝之宋興已下荆潭昶懼遣孫遇以蠟丸書間行東漢約出兵以撓中國遇為邊吏所得太祖遂詔伐蜀遣王全斌崔彥進出鳳州劉光義曹彬出歸州昶遣王昭遠等拒命昭遠好讀兵書以方畧自許手執鐵如意拍揮事自比諸葛亮酒酣謂李昊曰昭遠行吾之

遣王昭遠拒命

孟昶 孟昶

是行何止克敵當領此二三萬雕面惡少兒取中原如反掌爾及王全斌敗昭遠擒之蜀兵所在奔潰祖聞計於左右而石顥以東兵遠來勢不能久宜堅守以敵之祖嘆曰吾與先君以溫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一旦臨敵不能為吾東向放一箭雖欲堅壁誰與吾守乃命李昊草表以降自興師至降昶凡六十六日初昊為王衍草降表至是又草為蜀人夜表其門曰世脩降表李家傳以為突相至京師封秦國公自同光三年入蜀至乾符七年南漢世家據黃州統四十七年

劉隱

隱上蔡人代父謙為封州刺史梁開平三年封南平王遭世多故立功嶺南遂有南海乾化元年封南海王是年卒

劉龔

龔隱弟也母段氏生龔於外舍謙妻韋氏怒拔劔欲殺之及見而劔墮地曰此非常兒也因養為己子身長七尺垂手過膝龔封南海王梁貞明三年即帝位國號大漢改元乾亨為刀鋸支解剗剔之刑視殺人則朵頤垂涎呀呷人以為直蛟蜃也又聚南海珍寶為王堂珠殿龔初名巖更名陟有胡僧言識書漏劉氏者龔也龔乃採周易飛龍在天之義為龔字巖以名焉四年改元大有一說楚攻封州乃生之十五年卒

劉玢

玢龔子也龔病召王鞠以子洪熙皆不任事惟洪昌類我吾欲立之吾子孫不肖後世如鼠入牛角勢當漸小爾蕭益諫曰少者得立長者爭之禍始此矣卒立洪度

孟祖 劉隱 劉龔 劉玢

垂手過膝

更名玢改元光天

晉天福七年王真

玢立果不能用事遂見殺

劉晟

晟襲子也初名洪熙玢自立改元順壽

八年

又改乾

和殺其弟洪采洪采謂玢前祝曰洪采謀念來生王宮今見殺矣後世當生民家以免屠害晟立十六年卒

劉鋹

鋹晟子也既立改元天壽

天壽

委政於宦者龔澄

推

等鋹將邵珣言於鋹曰漢乘唐亂居此五十年幸中國有故干戈不及而漢盜驕於無事然兵不識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亂久而治自然之勢也今真王已出必將盡有海內其勢非一天下不能已勸鋹修兵為備不然悉珍寶奉中國遣使以通好鋹憤然莫以為慮開寶四年鋹敗降自唐天祐二年至開寶四年

楚世家

馬殷

殷字霸圖許州

鄢陵人也初為孫儒裨將敗乃隨劉

建峯攻豫章直趨

潭州因建峯死眾推為師

拜潭州刺史

辛寅從揚行密攻戰有功行密以歸殷寶

謝曰臣孫儒敗卒也幸公待以不死非殺身不足報行

密歎曰昔吾愛子之兒今吾得子之心然為吾合二國

之權亦難也乃遣寶孺梁大祖即位封殷楚王呂師周

者行密將也自言五世將家懼行密察其動靜謂基毋

章曰吾與楚人為敵境望其營上雲氣甚佳馬公仁者

待士有禮吾欲逃死於楚章曰公自圖之章古可斷語

不泄也師周以兵奔楚殷喜曰吾方圖嶺表而得此人

足矣殷請依唐太宗故事開天冊府置官屬太祖拜殷

劉晟

劉鋹

馬殷

天冊上將軍殷以弟實為左相存為右相廖光圖等十
八人為學士莊宗滅梁殷遣子希範修貢京師莊宗問
洞庭廣狹對曰車駕南巡才堪飲馬爾莊宗嘉之殺初兵
寡與揚行密成泐劉龔為敵國問策於高郁郁曰成泐
地狹兵寡不足與吾患劉龔志在五管揚行密孫儒之
仇雖萬金交之不能得其權心然尊主仗順霸者之業
今宜內奉朝廷以求封爵而外誇鄰敵然後退修兵農
畜力而待於是修貢京師然感貢不過所產茶茗而已
乃自京師至襄唐鄂復等州置邸務以賣茶其利十倍
郁又諷殷鑄鉛錢以十當銅錢一又令民自造茶以通
商而收其筭歲入萬計由是地大力全天咸二年請建
行臺以潭州為長沙府建國承制自置官屬長興元年
卒

馬希聲

希聲殷父子也荆南高季昌間高郁教設計策楚患之
使謀者語希聲曰季昌間楚用高郁大喜以為亡馬氏
者必郁也希聲素患奪郁兵職矯令殺之是日大霧四
塞殷怪之及聞郁死拊膺大哭明年薨希聲立聞梁太
祖好食雞蒸之日烹五十雞以供膳殷葬希聲不哭泣
食雞肉數器浦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而食蒸豚世豈
乏賢耶

馬希範

希範希聲弟也龍封楚王命劉勅攻降溪州立銅柱為
表李皇銘之南寧州酋長率本部十八州都雲酋長率
十二部牂柯率夷播七州皆附於希範希範作會春園
嘉宴堂其費鉅萬始加賦於國中又作九龍殿以八龍

馬殷 馬希聲 馬希範

統柱自言身一龍也是時契丹滅晉中國大亂丁思觀諫曰先王起卒伍以攻戰得此州倚朝廷以制隣敵傳國三世有地數千里養兵十萬今天子囚辱中國無主真霸者立功之時城能悉國之兵出荆襄以趨京師倡義於天下此威文之業也奈何耗國用為兒女之樂乎希範謝之開運四年卒

馬希廣 希範附

希廣希範同母弟也柘拔常勸希廣以位奉其兄希範希廣不從希範怒遂殺于李景舉兵攻長沙魏順天將軍因擒希廣縊之希範自立遂臣於李景以軍政任其弟希崇舊將徐威縛希範遷于衡山而立希崇亦請命於李景景遣邊鑑

入楚盡遷馬氏之族于金陵時周廣順元年也封希範楚王居洪州希崇領舒州節度

使居揚州世宗征淮下揚州希崇牽其兄弟十七人歸

京師

京本增廣五代史詳節卷之九

京本增修五代史詳節卷之十

吳越世家 據杭統十三州

錢鏐

斗牛間
有王氣

錢鏐將

好玉帶
名馬

鏐字具美杭州人臨安里中有大木鏐幼與群兒戲木
 下坐大石拍麀群兒為隊伍號今有法群兒憚之及壯
 販鹽為盜豫章有善術者望斗牛間有王氣因遊錢塘
 之臨安以相法隱市中及見鏐驚曰子骨法非常因與
 鏐起事也鏐曰吾求其人非有所欲直欲賞吾術矣黃
 巢掠浙東鏐與勁卒二十人伏山谷中巢先鋒度險鏐
 伏弩射殺其將引勁卒跡之斬數百級鏐曰此可一用
 爾大眾至何可敵邪乃引兵趨八百里名告道旁媪曰
 後有問者告曰臨安兵屯八百里之巢聞媪語遂不敢
 犯臨安高駢聞而壯之召董昌及鏐表昌為杭州刺史
 鏐為都指揮使昌與越州觀察使劉漢宏有隙鏐攻斬
 之奏昌代漢宏而自居杭州光啓三年拜鏐杭州刺史
 乾寧二年越州董昌反鏐遣顧全武攻執之昭宗拜鏐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改鏐所居營曰衣錦營又升為衣
 錦城鏐游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號所戲大木
 曰衣錦將軍天復二年封越王梁太祖即位拜吳越王
 客有勸鏐拒梁命者鏐笑曰吾豈失為孫仲謀也遂授
 之大祖問吳越進奏吏曰鏐平生有所好乎吏曰好玉
 帶名馬太祖笑曰真英雄也賜以玉帶一匣打毬御馬
 十匹信州危仔倡奔於鏐鏐惡其姓改為元開平四年
 鏐游衣錦軍作還鄉歌曰三節還鄉兮掛錦衣父老遠
 來相追隨斗牛無亭人無欺吳越一王駟馬歸唐莊宗
 入洛陽鏐玉冊金印長興三年卒年八十一歲

錢鏐

錢元瓘

元瓘，銀子也。襲封吳越國王。善撫將士，好學工詩。立十年，因大火病狂卒。

錢佐

佐，元瓘子也。立時年十三。諸將皆少佐，佐初優容之。諸將不法，佐乃黜之。王延羲延政兄弟相攻，其將朱文進、李仁達相篡殺，附于李景。而又叛，景攻之。仁達求救於佐，佐召諸將討事，皆不欲行。佐曰：「諸將吾家所畜，養不肯身先我乎？」有異言議者，斬之。遣張筠等率兵三萬，水陸赴之。遣將誓軍，號令齊整。筠等大敗景兵，取福州。而還，諸將皆伏。佐立七年，襲封吳越國王。卒年二十。

錢俶

俶，佐弟也。歷漢、周、襲封吳越國王。自唐末有國而揚行密、李昇據有江淮，吳越貢賦朝廷，遣使皆由登萊泛海。然兼有兩浙，幾百年，其人比諸國號為怯弱而俗喜淫侈。自銀世重，歛民下至雞魚，必家至日取，人不勝苦。及山宗平淮南，宋興荆楚，歸命興國。年詔俶來朝，季族歸于京師。自唐乾寧二年，至明二年，凡八十四年。

嗚呼！天人之際為難言也。非徒自古術者好奇而幸中至於英豪章竊亦多自託於妖祥，豈其欺惑愚眾，有以用之歟？蓋其與也，非有功德漸積之勤而黥髡盜販，徂起於王侯，而人亦樂為之傳歟？考錢氏之始終，非有德澤施其一方，百年之際，虛用其人甚矣。其動於氣象者，豈非其孽歟？以牛斗間，自生氣。是時四海分裂，不勝其暴。又豈皆然歟？是皆無所得而推歟？術者之言，不中者多而中者少，而人特喜道其中者歟！

錢元瓘

錢佐

錢俶

錢李仁

閩世家 接福州統五州

王審知

審知字信通光州人兄潮唐末盜起王緒攻鴨固始召潮兄弟置軍中緒為秦宗權所攻乃自南康入臨汀陷漳浦有眾數萬而緒以猜忌被廢眾乃推潮為主唐以潮為福建觀察使審知為副審知狀貌雄偉隆準方口常乘白馬軍中號白馬三郎諱四年潮卒審知代立為威武軍節度使封琅珊王梁封閩王為人儉約好礼下士建學四門以教閩士之秀者招來海中蠻夷商賈海上黃崎波濤為阻一夕風雨雷電震擊開以為港閩人以審知德政所致號為甘棠港同光三年卒

王延翰

延翰審知長子也四年唐拜節度使時莊宗逼弒中國多故延翰取史記閩越王無諸傳不其將吏曰閩自古王國也吾今不王何待之有遂建國稱王稟唐正朔為人長大美哲如玉妻崔氏陋而淫姦妄歲中死者八十四人延稟養子延鈞弟延翰以兵入執延翰殺之

王鏐

鏐審知次子也延翰唐封閩王延稟與鏐之謀殺延翰也推鏐立之延稟還建州臨訣謂曰善繼先志毋煩老兄復來鏐銜之延翰二年延稟兵擊鏐攻西門使其子繼雄轉海攻南門鏐遣王仁達拒之殺繼雄及延稟遂絕朝貢村道家之說道士陳守元以左道見信建寶皇宮以居之守元謂曰寶皇命王少避其位後當為六十年天子鏐遣守元問寶皇六十年後將安歸守元傳寶皇語曰六十年後當為大羅僊人鏐乃即皇帝位受冊

王審知 王延翰 王鏐

於寶皇改元龍以黃國號閩地狹國用不足以薛

文傑為國計使文傑致富人於罪籍沒其貲以佐用閩

人皆怨又薦妖巫徐茂以計殺樞密使吳英英得軍士

心軍士聞英死皆怒時吳人攻建州鏐遣王延宗救之

兵士在道不肯進曰得文傑乃進鏐述文傑軍中軍士

鏐文傑於市龍啓二年改元永唐肅三王仁達為

鏐救延稟有功而曲親兵鏐忌問曰趙高指鹿為馬以

愚二世果有之乎仁達曰秦二世愚故高指鹿為馬非

高能愚二世也今陛下聰明朝廷官不滿百起居動靜

必知之敢有作威福者族滅之鏐慙退謂人曰仁達智

畧在吾世可用不可遺後世患平殺之鏐立十年為子

繼鵬與李傲所殺

王繼鵬

五代史一

繼鵬鏐長子也更名昶改元順以李傲判六軍諸衛

事故既弒君心常自疑昶因擒傲殺之昶亦好巫拜陳

守元為天師後都將連重遇迎延義立之延義令子繼

業執昶殺之

王延義

延義審知少子也更名曦改元順四年鑄大鐵錢以

一當十曦自昶世徭疆難制昶相王俊每抑折之新羅

遣使聘聞以寶勳昶舉以示俊曰此將何為俊曰不忠

不孝者斬之曦居秀色鑾曦既立新羅復獻劔曦思俊

前言而俊已死命發家戮其屍俊面如生血流被體曦

弟延政為建州節度使封富沙王自曦立不叶數舉兵

相攻曦淫虐常為牛飲群臣侍酒醉而棄者輒殺之六

年曦出游連重遇等殺之

王鏐 王繼鵬 王延義

王延政

延政審知子也。以建州建國稱殷。改元天德。大福連重遇殺。贓集閩群臣。掖宋文進。升殿。率百官而臣之。文進以重遇判六軍諸衛事。王氏子弟在福州者皆殺之。開元以黃紹顛守泉州。程贇守漳州。許文鎮守汀州。泉州軍將留從效。詐州人曰。富沙王兵取福州矣。吾屬世為王氏。臣安能交臂事賊乎。州人殺紹顛。迎王繼勳為刺史。漳人亦殺贇。迎王繼成。為刺史。文鎮懼。以汀州降于延政。延政已得三州。重遇亦殺文進。傳首建州。林仁翰又殺重遇。迎延政都福州。延政遣子繼昌守福州。而南唐急攻延政。福州將李仁達殺繼昌。乃自立。送款于李景。景兵攻破建州。迁延政族於金陵。封鄱陽王。留從效聞延政降。唐執王繼勳。送于金陵。景召李仁達入朝。

仁達降于吳越。

自唐景福元年至五十四年凡六十七年

南平世家

魏荆統三州

高季興

季興字貽孫。陝州人。為汴李讓家僮。開元元年拜荆南節度使。荆南節度十州。當唐末為諸道所侵。季興始至江陵一城而已。季興招緝綏撫。未帝封為渤海王。梁亡。莊宗入洛。季興入朝。莊宗欲留之。郭崇韜諫遣之。及歸。謂季興曰。吾行有二失。來朝一失。放還一失。主上百戰。取河南。對功臣誇手抄春秋。又曰。我於手拍上得天下。其自矜伐而荒游。政事多廢。吾可無慮。同德三年封南平王。魏王破蜀。得金帛四十餘萬。至峽而莊宗之難作。季興恐邀留蜀物。而殺其使者。莊宗立季興。諱懷忠。為屬郡。唐與之。猶自除刺史。季興拒不納。唐克其。懷忠萬

王延政 高季興

三州季興以荆歸峽三州臣于吳天咸三年卒

高從誨

從誨季興長子也以父自絕于唐乃奉表進贖罪銀三千兩明宗封從誨渤海王為入明敏多權詐晉高祖時求郢州為屬郡高祖不許漢周起太原遣人奉表勸進願乞郢州高祖亦不與從誨終攻郢州為君實所敗荆南地狹兵弱介於吳楚為小國白吳稱帝而南漢閻楚奉梁正朔歲時貢奉假道荆南季興從誨嘗激留使者掠取其物而諸道以書責誨或發兵加討即還之而無愧其後南漢與閩蜀皆稱帝從誨所向稱臣蓋利其賜予故諸國皆目為高賴子俗語謂拿獲尚得死關耻者為賴子乾祐元年卒

高保融

保融從誨子也德元年封南平王荆南自後唐以來常數歲一貢京師而中間兩絕及世宗時無歲不貢矣初季興之鎮梁以兵五千為牙兵衣食皆給於梁至明宗時歲給以益萬三千石後不復給建隆元年卒

高保勗

保勗從誨子保融弟也立三年卒保融子繼冲立德元年朝于京師德元年開平元年至乾統十一年

東漢世家據太原統十一年

劉昊

昊漢高祖母弟也初名崇美鬚髯重瞳子為太原尹北京留守周太祖討三叛立大功而昊更有隙昊謂判官鄭珙曰主上幼弱政在權臣吾與郭公不叶時事如何珙曰晉陽英雄天下而地形險固十州征賦足以自

高從誨 高保融 高保勗 劉昊

給公爲宗室。不以此時爲計，後必爲人所制。旻乃罷上供，征賦收豪傑籍，丁民以益兵。及隱帝遇弒，旻乃謀舉兵。周太祖自魏入陽，立旻子寶爲漢嗣。旻喜曰：「吾兒爲帝矣。」乃罷兵，遣人至京師。太祖少賤，驟其頸上爲飛雀，世謂之「郭雀兒」。太祖見旻使者，具道所以立寶之意，因自掐其頸以示使者，曰：「自古豈有雌青天子？幸公無疑。李讓曰：『太原郭公犯順，其勢不爲漢臣。』因勸旻以兵下太行，控孟津，以俟變。旻罵曰：『腐儒欲離間我父子，命斬之已。』而周果代漢。旻乃即帝位于太原。順元遣使于契丹王元兀欲，與旻約爲父子之國。旻以叔父事之。兀欲以黃驢報聘。太祖崩，旻乞兵于契丹，契丹以十萬助旻。旻自將騎兵三萬攻潞州。世宗親征，與旻戰于高平，旻敗，獨乘黃驢歸，爲治廐飾以金銀食，以三品料號自在將軍。世宗攻太原圍之，自四月至六月，攻不克，乃班師。旻以憂卒。時顯德二年十月

劉承鈞

承鈞旻次子也。旻立，遣人奉表契丹，稱「男初旻謂張元徽等曰：『吾以高祖之業，贊之究竟，不爲郭公屈。』期與公等復國家之讎，至於稱帝，一方豈獲已也？故其僭號仍稱「乾祐」，不改元，不立廟。四時之祭，用家人禮。承鈞立，始改元。天會立七廟，及宋興，李筠叛，命遣將太原已而筠敗，死衛融，融被執，太祖問融承鈞所以助筠反狀，融言不遜。太祖命以鐵槌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太祖曰：「忠臣也。」釋之。遣融致書于承鈞，承鈞不報。乃以郭無爲參謀，國政承鈞自李筠敗，失契丹之援，無南侵之意。地狹產薄，以歲輸契丹，故國用日削。太

不改元

祖因謀者謂承鈞曰。吾家與周爲世讎。宜其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爲困此一方之人。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承鈞復命曰。河東之地。甲兵不足。當中國之十。然承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故終其世。不加兵。承鈞立十三年病卒。

劉繼恩

繼恩

承鈞子

立爲侯霸。梁所殺。郭無爲迎繼元立之。

亦承鈞養子

子改元廣運。王師北征。太祖以詔書招繼元。出降。許以平盧軍節度。使無爲安國軍節度。使無爲捧詔。色動而繼元及井人皆欲堅守。以拒命。乃益殺無爲。至興國四年。王師復北征。井人猶欲堅守。而繼元窮窘。乃降。並天順元年。至興國四年。凡一十八年。

四夷附錄

嗚呼。夷狄居處飲食。隨水草寒暑徙遷。有君長部號。而無世族文字。記別。至於弦弓毒矢。疆弱相并。國地大小。興滅不常。爲足述哉。惟其服叛去來。能爲中國利害者。不可不知也。自古夷狄之於中國。有道未必服。無道未必不來。蓋自因其衰盛。雖常置之治外。而羈縻制馭。恩威之際。不可失也。得之未必爲利。失之有足爲患。可不謹哉。

夷狄種號多矣。其地環九州之外。而西北常彊。爲中國患。三代儉狃。見於詩書。秦漢以來。匈奴著矣。隋唐之間。突厥爲大。其後有吐蕃。回鶻之彊。五代之時。契丹最盛。得鮮卑之故地。爲鮮卑之遺種。當唐之世。其地北接室韋。東隣高麗。西界奚國。南至營州。分爲八部。部之長號。

阿保機立

會兵擊

博覽皇立

何家規中
國志

大人而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統八部自遙輦立不任
事八部選阿保機代之阿保機多智勇善騎射時劉守
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機乘間入塞攻
昭城邑依唐州縣置城以居之用其妻述律策盡殺諸
部大人梁將慕容季克用使人聘之阿保機以兵三十
萬會克用於雲州約為兄弟期共擊汝既歸背約克用
病臨卒以一箭屬莊宗期滅契丹莊宗與梁爭天下而
盧文進亡入契丹契丹攻破新州以劉殷守之莊宗遣
周德威擊殷而文進引契丹數十萬至德威大敗走幽
州契丹圍之幽薊之間虜騎遍滿山谷文進又教契丹
為火車地道起土山以攻城城中鎔銅鐵汁揮之中者
爛墮德威拒守百餘日李嗣源救之契丹解去契丹比
他夷狄尤頑傲父母死以不哭為勇載其屍深山置大
木上後三年取骨焚之酌而祝曰夏時向陽食冬時嚮
陰食使我射獵指鹿多得至阿保機多用漢人漢人教
以隸書之半增損之作文字數千以代刻木之約置官
號僭皇帝自號天皇王以所居橫帳地名為姓曰世里
譯音謂名年曰天贊所居為上京好鬼而貴日每月初
東向拜日會聚視國事皆以東向為尊莊宗討張文禮
圍鎮州定州王廙直懼其擊已遣子郁說契丹入塞以
牽晉兵阿保機大喜其妻述律不肯曰我有羊馬之富
足以娛樂今捨此而遠赴人急我聞晉兵強天下且戰
有勝敗後悔何追阿保機曰張文禮有金玉百萬待皇
后可共取之於是空國入寇莊宗自將鐵騎五千乘之
虜散走雖無所得而歸自此頗有窺中國之志患女真
渤海在其後乃遣使聘唐以通好同光之間使者再至

虎

德光立

立石敬瑭

莊宗崩明宗遣姚坤告哀於契丹阿保機大哭曰晉王
 與我約為兄弟河南天子莊宗即吾兒也我兒沒理當取
 我商量新天子安得自立坤曰新天子將兵二十年所
 領精兵三十萬天時人事其可得違其子突欲在側曰
 使者無多言蹊田奪牛豈不為過坤曰應天順人豈比
 匹夫之事阿保機即慰勞坤曰埋正當如是因戒坤曰
 爾當先歸吾以甲兵三萬會新天子幽鎮之間共為盟
 約與我幽州則不復侵汝矣阿保機攻渤海取其扶餘
 一城以為東丹國以長子突欲為東丹王阿保機病死
 立次子耀德光立三年改元天顯突欲自扶
 餘泛海奔于唐明宗賜其姓為東丹更名曰慕華契丹
 自阿保機時侵滅諸國稱雄北方及救王都為王晏球
 所敗喪萬騎夫名將由是卑辭厚幣數聘中國之威幾
 振石敬瑭反唐遣張敬達討之敬瑭求救於德光約為
 父子遂敗敬達德光謂敬瑭曰吾三千里赴義義當徹
 頭乃築壇晉城南立敬瑭為皇帝晉高祖自太原入洛德
 光北歸契丹當莊宗時攻鴈營平二州及立晉又
 得鴈門以北幽州節度管内合十六州乃以幽州為燕
 京攻天顯十一年為晉高祖元年國號大遼晉每歲輸絹
 三十萬匹其餘寶玉珍異中國飲食諸物使者相屬於
 道無虛日晉高祖即位德光責其不先告而表不稱臣晉
 大臣皆恐而景延廣對使者語不遜開運元年德光傾
 國南寇西攻并代東陷博州南攻貝州出帝親征遣李
 守貞擊敗之二年復傾國入寇南掠邢洛磁千里之內
 焚剽殆盡見大桑木罵曰吾知紫披襖出自汝身吾豈
 容汝活耶束薪於木焚之契丹與杜重威戰于陽城大

敗德光喪車騎一白橐駝而走述律謂晉人曰南

朝漢兒爭得一向卧耶自古開漢來和蕃不聞蕃去和

漢若漢兒實有回心則我何惜通好晉以書招趙延壽

光為德守貞張彥澤出兵為延壽應西屯中渡被圍糧絕遂幸

兵降出帝與太后降德光詔孫兒勿憂管取一喫飯處

四年正月封出帝為負義侯遷於黃龍府改晉國為大

遼國開運四年為會同十年及漢高祖起太原所在州

鎮多殺契丹守將漏漢德光大懼留蕭翰守汴乃北歸

登愁死岡謂高勳曰我在上國以打圍食肉為樂自入

中國心常不快若得復吾本土死亦無恨德光至臨洛

見井邑荒殘笑謂晉人曰致中國至此皆燕王為非首

實以盜載而北晉人謂之帝起

元欲東丹王突欲子也突欲奔唐元欲留不從號永

康王唐廢帝殺突欲晉高祖追封為燕王德光滅晉元

欲後至京師及死柩城元欲與趙延壽諸大將入鎮州

因鑿延壽宣德光遺制即皇帝位于中京鎮州蕭翰聞

德光死棄汴州而北元欲已立遣人報其祖母述律怒

曰我兒平晉取天下有大功業其子在我側者當立而

尔父背我歸中國豈得立邪乃率兵逆突欲將發之元

欲乃幽述律於祖州鞠麻機初德光擊晉述律非之曰

吾國用漢人為主可乎德光曰不可述律曰汝得中國

不能有後必有禍悔無及矣德光死載其屍歸述律不

哭而抚其屍曰待我國中人畜如故然後葬汝已而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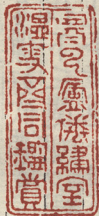
欲囚之後死於木葉山元欲號天授皇帝改元天祿立

五年為述軌所殺德光子述律立改元應曆號天順皇帝多獵好飲酒晝常睡國人謂之睡王顯德六年世宗北伐下三關關口關瀛漢兵不血刃述律謂國人曰此本漢地今還之又何惜耶述律後為危者殺之

嗚呼自古夷狄服叛雖不繫中國之盛衰而中國之制夷狄則必因其疆弱予讀周日曆見世宗取瀛漢定三關兵不血刃而史官識其以王者之師馳千里而襲人輕萬乘之重於雀臺之間以僥倖一勝夫兵法決機因勢有不可失之時世宗南平淮甸北伐契丹乘其勝威擊其昏殆世徒見周師之出何速而不知述律有可取之機也時述律謂周之所取皆漢故地不足顧也然則十四州之故地皆可麾而取矣不幸世宗遇志不尤世遇冥三復為中國之人而十

五代史詳節十為呂祖謙十七史詳節之一傳世者多元明刊本惟天祿琳琅有字中箱本其標題各史不同或曰諸儒校正或曰東萊先生校正或曰校正諸史皆自成一書其中五代史標曰校正五代史詳節与此本標京本增修者異此本刊刻精嚴整潔諸墨尤為沉疇是南字坊本之首選雖經刪節非歐陽氏之完書而未見著錄之秘刻亦當躋百宋之上乘

乙卯十一月初六日寒雲記於三琴齋



書名 京本增修五代史詳節(全二冊)
著者 〔宋〕呂祖謙 輯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發行 Tel: (010) 66151313 Fax: (010) 66174391

E-mail: Btshxb@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造紙 華寶齋

印刷 杭州富陽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三六·七五

版次 二〇〇六年六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二〇〇

書號 ISBN 7-5013-3071-9 / K·1348

定價 一—八〇圓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京本增修五代史詳節/[宋]呂祖謙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6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3071-9

I. 京… II. 呂… III. 中國—古代史—五代(907-960)—紀傳體 IV. K243.1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6)第033597號

ISBN 7-5013-3071-9



9 787501 330713 >

http://www.nlc.gov.cn

E-mail: btshxb@nlc.gov.cn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電話: (010) 66151313 傳真: (010) 66174391

郵政編碼: 100034 郵政信箱: 6118

印刷: 杭州富陽古籍印刷廠

地址: 北京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